



國學基本叢書  
中興小紀  
下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24331

94506

T7

v-2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登記號	5949
分類號	94506 / T7 v.2
來源	

52

77 V.2  
625.2102  
2140  
76 V.2

書叢本基學國

紀 小 興 中

(下)

撰 克 熊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紹興七年

歲在丁巳

春正月癸亥朔詔朕將親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時左司諫陳公輔勸上幸建康甚

力公輔又論今世尙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爲伊川之文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習此則爲賢而舍

是皆非也上因詔學者令以孔孟爲師時錄黃下禮部吏欲鏤版中書舍人董弅權侍郎曰少俟之郎官

黃次山申臺謂弅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弅出之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

趙鼎雜記曰其後給中事胡世將舉次山自代

朝廷擬脩注上曰非告訐董弅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除湖南提刑當國者意甚沮丁巳歲九月鼎再相卽除弅次對

旣而翰林學士朱震求去徽猷閣待制

胡安國聞之與其子中書舍人寅書曰子發求去晚矣當輔公之說纔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

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旣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

語遇緩急卽是爲偷生免死計豈能爲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爲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

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興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

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則鄙言怪語豈

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

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

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仍詔館閣

哀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丙寅。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爲區別良否。皆不差。張浚曰。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其良否。上曰。然。因論觀墨。惟李廷珪墨有骨有肉。昔道君令潘谷及蔡京令張滋造墨。皆用廷珪法。而谷止得其肉。滋止得其骨。雖暗中入亦可知也。浚曰。物有易知。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張守曰。惟以爲難。則用捨必不苟。浚曰。孔子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此兩言爲要。上曰。是孔子於人。其始未能無失也。浚曰。聖人待人以誠。故聞其言而信之。至爲小人所給。而後加察焉。故必觀其行。上以爲然。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轉運司於經制權酤。征商等數內。逐月椿辦。因號月椿錢。然所椿不能什之二三。餘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錙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戊辰。戶部郎官霍蠡言。月椿錢病民最甚。乞詔守臣具所椿窠名。幾何。與臨時措置者若爲而辦。朝廷召諸路漕臣稟決其可否。而罷行之。又江西南認發岳飛軍月椿錢。亦令具申省。己卯。吏部尙書孫近請詔三省樞密院。凡所以靖中原制敵國者。日夜講求。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諭宰執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可付之六曹。張守言六曹有常法。故不敢專決。而朝廷則可取旨行之。上曰。六曹長貳不任責。則事巨細皆取決於朝廷。若任責。則朝廷事自然清簡。要當遴擇長貳而已。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與僞境淮陽軍對壘。引兵攻之。未能下。世忠奏已回楚州。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沈與求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至。癸未。以翰林學士陳與義爲參知政事。與求爲同知樞密院事。乙酉。詔案此下繫年要錄有樞密二字。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而知同僉書。亦皆仍舊。



初以道君遠在沙漠。乃遣問安使何薜等往金國通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丁亥。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是時禮儀皆正。字權禮部郎官眉山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獨著作佐郎王蘋以謂若子發建明。是已取名而歸過於上也。子發之意。或出於此。此據呂大臨見聞志以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卽時歸第。是日以何薜等回。留檜議事。不許歸第。初。馬軍帥解潛與樞密院都統制王彥不協。兩軍之士嘗交鬪於通衢。中外訥訥。是月。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入入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有旨兵士免推治。管轄使臣劉舜臣案繫年要錄李堯臣降兩官。給事中胡世將駁奏曰。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詔罷潛及彥。以浙西淮東制置副使劉錡主管馬軍。併兩軍以屬之。初。河南布衣尹焞。漸之孫也。師故程頤。得其師學。靖康初。召至京。授和靖處士。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聘之。不就。徙居長安。劉豫僭立。使僞帥趙彬招以厚禮。焞逃去。遂入蜀。止於涪。先是范冲在經筵。力薦。召之不赴。遂用程頤故事。授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先是焞至九江。值左司諫陳公輔論學程氏之弊。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於是右僕射張浚顯言其嘗拒劉豫之節。焞始就職。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詔者。原案此節詞意未足疑有脫文二月。戊午。詔太尉湖北京西安撫副使岳飛爲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己下之。書數通。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飛參議官薛弼。雖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

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庚申上發平南府。幸建康府。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岳飛下將士功賞。上曰。諸將每奏乞功賞。朕未嘗許之。一切付之有司。所以抑其僥求也。功有大小。賞有厚薄。朕何敢私。亦戒諸將不可容私。若私則有功者解體。緩急何以使人。張浚曰。陛下誠得御將之道。三月甲子。上次鎮江府。丁卯。以吏部侍郎呂祉爲兵部尙書。仍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己巳。上次下蜀鎮。上謂宰執曰。道中閱韓世忠背嵬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因言諸將之才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然之。初臨安行宮留守呂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朝。乃隨上西來。至是始見。上撫諭遣之。及頤浩回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始奏浙江渡。以舟之大小定人數多寡。後遵用之。辛未。上至建康府駐蹕。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先是上謂宰執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張浚等曰。聖孝如此。可以格天矣。己卯。詔宜尊爲皇太后。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麟窺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攜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諸軍。且築廬州城。時議者謂淮西宜撫使劉光世昨退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嚴。士卒恣橫。浚歸亦言光世不卹國事。語以恢復。則意氣怫然。於是光世屢辭疾。乞解兵柄。乃從而罷之。甲申。除光世檢校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趙鼎事實曰。初。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呂社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其兵盡附岳飛爲北向之舉。是月。金右副元帥烏珠自黎陽北歸燕山。夏四月丙申。權主管馬軍劉錡言。得旨撥行營前護副軍侍衛馬軍。今欲併爲十二將。每二



將爲一軍。餘兩將爲遊奕軍。從之。丁酉，詔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以武經大夫高公繪副之。皇太后禮物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初，靖康執政孫傅、張叔夜從二聖北狩。至是，樞密使秦繪因言：「二人家屬在敵中甚貧，宜有賑給。」上詔依宇文虛中例與之。上曰：「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憚行，則威以軍法。及既行，身分所請多不給，家屬至狼狽比還，恩澤又復鵲滅。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先是，上批內侍鄭謏除帶御器械。己亥，復諭宰執未須行。朕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謏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集有徐郎徐甥，後胡直孺薦俯自代，質之汪藻，藻以爲然，遂召用之。今謏新命，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癸卯，詔諸路天寧萬壽寺觀，並以報恩廣孝爲額。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及棄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權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爲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藉藉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議官薛弼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未幾，汝輩壞軍法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勅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戰，讀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嘗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朱勝非開居錄及野記與薛季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

計弼請之。鵬云：近謬報金人，以儲貳大事入京闕，爲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弼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故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丁未，上與宰執言，飛求解帥事。上曰：飛頃入對，請由商虢取關陝，欲併統淮甸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以三年。朕諭飛駐蹕於此，以淮甸爲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臥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宗元乃還。左司諫陳公輔言：昨今月初四親奉聖語，說及岳飛。臣前此探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別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蠢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爲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爲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二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爲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懦怯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初，建康府通判楊邦乂不肯降金，爲金所害。已賜田二頃，及銀絹各一百。癸丑，詔加賜田三頃，仍贈待制。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可不厚褒，以爲忠義之勸乎。度

支郎官莊必強言，聞廬壽間微有邊警，蓋因將臣入覲，而逆雛乘間渡淮。我師初不知之，則斥堠不明甚。



矣。往歲維揚之變。前監不遠。又聞淮上之師。頗有離次而去者。此必有姦人陰間以誘我之師。願詔諸將。悉以實聞。毋有所諱。甲寅。詔關都督府。知湖州汪藻。再進大觀政和詔旨。凡六年事。且言已置史館。見修日曆。此後臣不當豫。詔藻仍續編進。都官郎中馮康國言。今天付吳蜀於陛下。爲中興之基。然蜀地狹而民貧。昔諸葛亮苦食不足。運以木牛流馬。而兵遂久駐。自兵興餽餉。已八年矣。亮所苦者。無歲無之。前年陸運始行。成都潼川利三路。調夫十萬。縣官部役。先至者賞。貪姦之吏。俾夜作晝。莫卹民苦。多斃於道。運糧一石。民間費錢數十千。夫養兵所以保蜀。而民苦如此。蜀可以保乎。嘉陵江險。夏漲冬澁。終歲水運。誠莫能給。故時起陸運之役。兼將佐請米甚厚。米價高而銀絹平。旣缺正米。不免折支。所以歲費浩大。錢糧兩不給也。臣謂宜遣官諭吳玠。於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防關外。且移兵於內郡就糧。則蜀民稍寬。可免後患。丁巳。詔關都督府。上嘗問權左司郎官孫道夫曰。卿蜀人。宜熟知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言。水運遲而費省。陸運速而役煩。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旣便。自當行之。兵國之武備。不可不養。民乃邦本。不可不恤。恤民乃所以養兵也。初。都督府議合兵北討。命參議軍事劉子羽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子羽還。奏敵未可圖。宜治兵廣屯田。以俟機會。至是欲以子羽領光世兵。子羽復以爲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時金人以尼雅滿悟室爲相。左副元帥達蘭居祁州。右副元帥烏珠已歸燕山。左丞高慶裔者。尼雅滿之腹心也。皇伯領三事。省宗磐欲挫尼雅滿。伺慶裔以賊敗。下之大理寺獄。具當斬。尼雅滿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國主亶不從。遂斬於都市。臨刑。尼雅滿哭。

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至今日我死公其善保之蓋慶裔嘗教尼雅滿反也尼雅滿於是絕食縱飲未幾病而死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水淺而漕舟艱至是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取唐韋損劉晏考覈狀建言欲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迹度費萬緡庶爲水利詔從之子諲又請於德勝橋置倉和糴因以平價且免腳乘欠折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開占舟而坊坊摺運綱兵亦復侵耗乞置倉以轉般爲名諸路綱至卽令卸納從之五月乙丑上與宰執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後數日左司諫陳公輔因對以南兵不可用爲疑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彊諸國亦豈必北方士馬耶戊寅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未嘗以私怒降人一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便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所以成功秦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也初淮西一軍皆故羣盜平時驕悍自恣劉光世罷後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督張浚乃請回兵部尙書呂祉往廬州視師及浚還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回而尙未置帥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沈與求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置武帥時統制官王德、鄺瓊二人交惡而德乃光世愛將遂除德爲都統制於是瓊等大噪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先是劉豫後苑有梟鳴又烏數十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



募能捕獲一梟者賞錢五千。是月無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豫亟命修之。初，神宗實錄已成書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掄刊正譌謬。六月甲午，詔前所修詳略失中，去取未當，不足垂世。令本省官簽貼進入。趙鼎事實曰：初，因臣僚上言，裕泰二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卻恐非便。既而著作郎張嶠對罷，申左右史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爲是，故實錄多舛誤。時冲申先並爲史館脩撰，攔正閱途再辭，史館從之。又曰：後趙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史事曰：止是修譌錯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卿自可見。鼎又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嶠小人也，乃敢爾耶。上駭甚，謂鼎曰：嶠所記不得存留。鼎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爲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曆，當論史官除去之上，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

丙申，羣臣詣南郊，請道君尊諡，宜天錫之。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知樞密院沈與求卒。時王德亦訟酈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復命兵部尙書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於是中書舍人張燾見張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右司諫王縉乃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又直祕閣詹至，前在都督府機幕時已去，亦貽書於浚曰：呂尙書之賢，固一時選。然如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及前人。前此軍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耳。恐其下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浚雖然其言，未及行也。戊戌，以祉撫諭淮西諸軍。時建康有未起左藏庫錢帛，奏乞免諭。癸丑，以侍御史周祕爲中丞。上殿官趙子琇頗知蜀中事宜，因言今四川財貨茶鹽權酷，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者，經度措置固已曲盡。在今日無復理財之策，惟有惜財之術爾。願下明詔，使主兵者念民力之易

殫。凡不急支用。當有以蠲裁。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凡經費之須。務有以贍給。則兩司相通。恤民贍軍。同濟國事。丙辰。詔劄與宣撫副使吳玠。及都轉運使李迨。宰執奏上殿。官蜀人蒲贄。乞駐蹕江陵事。上曰。荆南形勢。自古吳蜀必爭之地。故杜甫江陵望幸詩云。地利通西蜀。天文照北秦。宜諭帥臣王庶。練兵積粟。及治城塹。招流移。爲悠久之計。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如贄者。極不易得也。時方盛暑。張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某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必竟有患失之心。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爲然。



# 中興小紀卷二十二

紹興七年秋七月乙丑。宰執奏知虔州張巖。所陳羣盜事。張浚曰。巖有材必能辦。秦檜曰。巖向知南劍州。平賊有功。而言者以爲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爲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人察之爾。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上曰。士大夫少時爲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知改。朕爲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自今不忘。常自悔責。浚等曰。陛下德過堯舜。而猶記往時一言一行之失。以自悔。此聖德所以日躋也。丁卯。湖北宣撫使岳飛。遣其屬官王敏來奏事。委曲感恩。戊辰。上語宰執曰。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前日陳奏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譴。太祖所謂若犯吾法。惟有劍爾。所以復令卿典軍。而任以恢復之事。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朕語。胸中無疑。故耳。張浚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有餘矣。初。上因論館閣人材。以祕書郎張戒。好資質而未更事。可令作一任。後召用之。至是戒請外補。遂除提舉福建市舶。參知政事陳與義曰。陛下惜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卻召用。又曰。士大夫須令更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旣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其材之用。卻復召歸也。壬申。宰執奏都督府榷辦公事官邵溥。進其父祕閣修撰伯溫所著辨誣書。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邢恕爾。數十年來。士大夫攻詆。幾分爲國。幾分爲民。皆緣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紛紛之議。可止矣。上平日惡士大夫之用私意。思所以厚風俗如此。

癸未以旱詔求直言。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外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先是起居郎永康樓炤言：「唐重理財之職，故宰相兼鹽鐵轉運使。今若使宰相兼有司」

之職，則不可。若參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蓋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路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案租庸，則事皆親覩，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復疑矣。上從之。戊子，乃詔戶

部長貳時輪一員出案，以攷州縣財賦。右僕射張浚之兄滉奉其母自蜀至上，以浚有功，將言慰其母

心，乃命滉入對，賜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張燾曰：「政宣以來，姦臣挾子弟，往往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復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而滉首蒙賜第，則何以塞公議？」改送著作郎何掄行下。掄奏曰：「滉賢良之子，丞相

之兄，賜以出身，不爲過也。」此據張浚彈何掄章修人於是言者論燾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然滉之命亦寢。右正

言李誼言：「古者天子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朝諫員並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綿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也。」是月，校書郎高闈言：「春秋之法，莫

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歸都督府。若曰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當以宰相主之。是朝廷之上，兵柄自分爲三。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

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儻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

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



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爲臺官而實無言責凡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兵部

尙書呂祉至淮西軍統制官酈瓊復訟王德於社社密聞於朝瓊等遂謀叛八月戊戌擁兵衆數百謁社

外階取中軍統制官張景併行營左護軍喬仲福殺之遂執社及廬之新舊二帥趙康直趙不羣皆北去

社謂瓊曰爾等如此負朝廷壬寅到淮岸社曰豫逆臣爾乃降之遂爲瓊所害統領官尙世元持其首去

於是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趙鼎逸事曰張浚獨當國引呂祉爲援除兵部尙書復用韓璣爲淮南

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社代爲宣撫判官社爲人剛復自任昧於應變既代光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

璣亦狠傲志在復仇李著王默光世所厚也悉以罪去王德者光世之形心也酈瓊者光世舊招來之盜

也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社慮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悅軍情瓊不自安會社密奏朝廷乞

罷瓊及斬瓊軍樞書吏朱照漏謀於瓊瓊饗懼翼日殺社舉軍奔僞齊鄭克作呂祉行述曰社乞吳錫一

軍駐廬州以備緩急又遣轉運判官韓璣詣建康言諸將反側已定而錫猶未至璣以疾作滯留時有旨

除張浚楊沂中劉錡三人爲淮西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金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次

日瓊等遂叛然是時說者皆謂社簡倨自處將吳國長公主奏妾選尙潘正夫三十年矣切見祖宗以

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圍城中首

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豫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於檢

校少保落檢校字己亥詔付本位都監此後不得輒有陳請壬寅淮西奏至右僕射張浚等惶懼上曰

失三萬人不繫國之安危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盡心職事以爲後圖浚曰軍將時有叛亡亦所不免

要是臣等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趙鼎事實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軸者俾

使上往何地避之與義始議移駐建康氣勢不同矣。案繫年要錄注引趙鼎事實無王德都統句云楊沂中制置使攷北盟會編是時王德已來朝遣張俊楊沂中往分其兵後爲淮西宣撫使沂中爲淮西制置使此

初劉豫連遣使乞兵於金欲併力南下金懲兩淮之敗不肯輕動豫又遣僞戶部郎官韓元英

再往以我師進臨長淮爲辭元英未回而酈瓊降豫又遣僞皇子府參謀李師雄將兵納之甲辰起居

郎樓炤請奉祠上謂宰執曰朕固深知炤但言者不已須暫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朕於人

材惟恐傷人張浚等奉詔退而歎曰上愛惜士類如此中書舍人傅崧卿言今歲明堂祖宗並配外請增

設徽宗以配上帝詔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孫近等議以爲於經及兩漢故事皆不合兼梓宮

未還宜俟恢復然後定郊明堂之議庶不失禮經之正禮部侍郎陳公輔獨言今日祇當前期一日奏告

先帝暫假吉服行事事畢喪服如初期合禮意從之右僕射張浚求去上不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不對

上曰秦檜如何浚曰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爲萬

壽觀使兼侍讀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議批召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已就閣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丞相疑留上使人趣始進入

檜之交 既而鼎奏蒙恩還經幄方再辭而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趣行且諭以圖治

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材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

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

則臣何所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

下擇之九月十日 丁未宰執奏事張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上



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可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井陘以破趙軍。要是險不足恃也。酈瓊之叛也。有將官張遇。不從逆黨。率其麾下。自拔而歸。辛亥。至建康。詔遇轉一官。又統領官劉永。史衡。皆不從叛。爲瓊所殺。乃詔贈喬仲福。承宣使。張景。永。衡。並觀察使。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招叛卒。始聞呂祉守節而死。癸丑。詔贈資政殿大學士。時上於宮中行三年之喪。禮部侍郎陳公輔。以謂若臨講筵。恐妨退朝悲慕之情。乞只令講讀官供口義以進。而講讀官孫近等。援引古今。請依舊開講。詔侍從官詳議。於是右正言李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言之。切見真宗嗣位。首命崔頤正。講尙書於廣福殿。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以謂陛下初臨大寶。宜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是祖宗於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又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之時。樂章外皆可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是居喪時。自樂以外。皆可言也。況天子之孝。與衆人異。儻自同於曾閔之行。豈神人所望之意乎。望聖志依舊間日一開經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以增聖德。天下幸甚。九月丁卯。陳與義奏。俊載老少船未足。欲捐萬緡與俊。自僱。上曰。萬緡可惜。不若令楊沂中。以所有借之。上之愛民惜費如此。辛未。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淮西兵叛。因勸上以五事。其一兼聽。上深以爲然。謂朕讀鄒陽傳。常記其兩句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最當。以一人之聰明智慮。豈能周天下之變。誠不當偏聽獨任也。詔龍圖閣直學士章誼。爲戶部尙書。兼提領權貨務。異時國用稍匱。則更鹽法。誼以對帶之法。信於民。故不復改。給事中胡世將。不爲趙鼎所知。時鼎猶未至。改世

將爲兵部侍郎。壬申，鄺瓊至汴京。劉豫僞授靜難軍節度知洪州，以靳賽等爲統制官，次爲諸州副鈐轄。餘授準備使、喚之類。正軍所請皆不及在朝廷之日，人人悔恨。獨瓊以爲得策。中丞周祕言：右僕射張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鄺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尙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尙居宰府，何以率百寮。右正言李誼亦謂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爲相，而尙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鄺瓊以數萬衆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散。而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鄺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旣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與樞密院，於是參知政事張守力開陳上前，未減浚罪。壬申，罷浚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旣而祕等再論乞投遠方以爲誤國之戒，遂詔落職。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於俊。右正言李誼言：張浚在陝，得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



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爲員郎。自借官爲遙刺。自副甲頭而至橫行。蓋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之衆。朝廷加厚遠人。隨其所授。與換給真本。可謂寬矣。然不可不審。今累勞當遷者。吏部必寸量尺度而後與。其他折馘執俘。上功幕府一級或差。文吏必繩以法。何獨於此闊略之甚。臣請除軍士外。文武官更攷其濫冒者。量折減之。癸酉。詔三省權以參知政事當筆。俟除相仍舊。湖北宣撫使岳飛。以酈瓊軍叛。乞提全軍進屯淮甸。降詔獎之。大理少卿薛仁輔奏。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乞委提刑親問。一年未決者。具事因申省。乙亥。執政張守等言。累降聖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滯。如仁輔所奏。則許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爲然。且曰。獄重事也。朝廷須當留意。舜之戒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死者不可復生。朕未嘗送一人入獄。秦檜等曰。陛下好生。實與天地同德。此舜之用心也。先是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何如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爲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爲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上以爲然。至是公輔又言。臣嚮者妄奏。偶合聖心。則今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感聖聰。無一可取。當退俟竄殛。然尙有餘說。若遂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此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遣行。若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

怒陛下言者乘此擊而去之。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以爲不可。臣向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立。臨安又豈能保。聖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起置諫垣。今又列在侍從。乞骸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公輔未幾。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中營寨未辦。執政乞增支錢。上因言財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實不得已。苟可已者。須極惜之。張俊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朕卽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爲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莫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況失賊之家。方知防賊。兼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入鮮。有不遭逐。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官觀望在相公包容之爾。鼎以爲然。鼎卽對於內殿。首論及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謂因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肆驕。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窺。上以爲然。丙子。以鼎爲左僕射兼樞密使。吏部尙書孫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爲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懼失措。反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靜。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爲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



爲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趙鼎事實曰：自鼎被召，張浚每以回鑿一事爲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鼎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豈知陛下聖算初不如此，今固不可戶曉。唯是他日淮上有警，卻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司，使民間豫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之意。蓋自十一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然。下貼。

乙酉，交趾郡王李陽煥卒，以印付其長子天祚。既而上遺表及貢方物，詔追封陽煥爲南平王，封

在明年三月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力請刻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從官。從之。戊子，以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遂召提舉太平觀解潛爲主管步軍司公事。自金主晟旣卒，高慶裔伏誅，而尼雅滿繼亡，劉豫已失助矣。至是因酈瓊投彼，豫復遣僞皇太后府參謀馮長寧乞兵於金主亶，且言瓊欲過江自效，請用爲鄉導，乘勢併力南下。時亶已議廢豫，慮其有兵之多，陽許豫行，因遣使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等奉使至睢陽，劉豫授館鴻慶宮，遲之不遣，移文取國書及問所傳何命，倫報豫國書非金主面受不授。若所銜命，卽祈請梓宮是已。彌旬而金迓使至，是月倫渡河，見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於涿州，達蘭問倫入境久，顧來遲何也。倫具言豫邀索國書，因曰：齊豫營私，民皆嗟怨，且其心忍負本朝厚恩，使得志能保其不背上國乎。達蘭曰：我委劉齊於宋，度能制其死命乎。倫曰：吾君神武，劉齊犯天下不義，以順討逆，掃除何難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紹興七年冬十月中丞周祕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論張浚不已丙申夜御批浚謫散官安置  
嶺表趙鼎雜記曰是月初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了  
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十月七日夜內降周詔等彈章後批浚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制凡御批即時  
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卽行明日鼎奏曰前日趙令矜之言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  
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不恤也由於諸將卽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諸將雖非諸將之言  
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若宰相不恤也由於諸將卽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諸將雖非諸將之言  
至漏舍約諸人救解至榻前二參泛泛爲言秦檜曰前日御批張浚謫散官安置嶺中書舊制雖非諸將之言  
不答鼎開陳至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  
母爲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  
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其一失便實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  
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遂令分司居永州趙鼎事曰鼎一日朝退召禮刑工部郎官  
勾龍如淵馮康國及馮熾至都堂三人皆蜀士張浚之客也見鼎蹶蹶退縮鼎慰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  
負鼎三人愧謝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公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  
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既而除如淵起居郎康國右司郎官熾太常少卿如淵永康人也左師諫  
縉求外補除直祕閣知溫州於是石公揆言縉懷姦願  
望且有後圖望縉職還之銓曹丁酉詔落職與宮觀上直禁宮自有日課早朝退卽閱章疏食後學  
書未後讀春秋史記晚食閱內外奏牘夜讀尙書率以二鼓罷是日因前給事中胡安國乞宮祠左僕射  
趙鼎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鼎  
曰陛下聖學如此今雖寒士亦鮮能之非異代帝王所及戊戌張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  
住都官郎中馮康國求去庚子趙鼎言自張浚之罷蜀士多不自安今留者十數人皆一時選臣恐臺



諫或以浚里黨論之。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正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之，如罷一相，則凡所薦不問才否，一時俱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鼎曰：陛下聖慮如此，羣臣敢不自竭。御史中丞周祕累乞外任，辛丑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先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圖上淮東形勢，云賊於彼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其屬官溫濟諗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旣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旣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爲當。濟悚然懼，奉詔而退。癸卯，左僕射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略戒之矣。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辛亥，趙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參知政事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趙鼎言：士人有不可爲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時有進士劉瑜上書，乙卯，上謂宰執曰：瑜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而行之。趙鼎曰：所論皆善，然法已具，但當申嚴。上曰：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爲善。如向來浙右困於水腳錢，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寮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準建隆故事，日輪二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例。丁巳，詔遇六參日日輪一員。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

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詔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爲禮部侍郎。時趙鼎所薦者。皆以次用之。閏十月。庚申。資政殿學士王綯卒於平江府。先是詔知廣州連南夫。條市舶之弊。辛酉。南夫言市舶司惟藉蕃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訥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勸其歸國。運蕃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癸亥。上曰。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爲然。趙鼎事實曰。初劉豫軍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紛。臺諫文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唯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俊出不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人廢豫。乃已。淮上卒不遣兵。竟以無事。上御諸將。凡事皆留意。而聖意無彼此輕重。時殿前楊沂中乞三綱馬。丙寅。上謂宰執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意。悉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卽謂朕有偏矣。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遂以兩綱付沂中。一綱付浚。己卯。龍圖閣學士知處州劉大中爲禮部尙書。庚辰。趙鼎奏淮東安撫使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居平議論。多有補於世忠。時通亦隸世忠軍。



上駕馭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材之所長。蓋照臨無遺如此。戶部尙書章誼言。自權貨務。復置提舉官。見係臣獨領。緣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隸戶部。壬午。詔從之。時權貨務。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宰執欲付之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苛於民矣。趙鼎等曰。不限以數。則無此弊。上曰。宜嚴爲約束。毋使民受患。初。江西大旱。而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李綱。乃課民修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恣爲苛擾。初。張浚謫居於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爲己援。近乃遣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知已用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再詔綱提舉洞霄宮。旣而公揆等再論。乞鑄職。上曰。前宰執朕所禮貌。已罷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心圖報。安節。欽縣人。次膺。掖縣人也。是日。宰執奏復置川陝茶馬官。舊有主管。有同提舉。有都大提舉。凡三等。上曰。此轉運副使判官之比。當擇人考其資歷而命之。茶本以博馬。而近乃易珠玉紅髮之類。須禁止之。趙鼎奏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趙鼎因奏事。論及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議定者。鼎曰。起居記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卽詔嶠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祕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掄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卻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聖。不應引嫌避史職。令依舊兼之。上曰。未勾去者。大宄。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

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圭傳載有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爲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自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莫有正論否。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爲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爲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怒。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爲然。是月。工部尙書李彌大出爲廣西安撫使。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爲酈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去僞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悽悽有不足之歎。上卽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也。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丙午。俊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脩武郎。是時貲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旣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惶懼頓首。至於流涕。誓死以報。乙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盡矣。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遺火。豈可同罪。大凡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延燒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非朝廷美事。先是川陝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犒賞。上諭政曰。



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已撥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他所闕可具奏。朕一一應副。又諭以川茶自來博馬。今聞盡易珠玉紅髮無用之物。政曰。吳玠則不敢。諸將恐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日上語宰執。以此趙鼎等曰。玠聞聖訓。不惟感激眷遇。亦仰服聖德矣。壬寅。上謂宰執曰。張俊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數鑄諭。莫能改也。比因入對。面諭以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寢殿之後。雖庖溷皆無。朕不免葺數間爲居。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俊曰。略加雅飾。不過三二千緡。朕諭以財方艱窘。不忍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飾。俊感歎而去。有使臣李發者。齎到奉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秦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金主亶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尙書省劾豫治國無狀。亶詔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寇江爲名。徑之東京。廢豫。而豫方請兵入寇。金示以難色。而豫請愈堅。金若不得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於淮上。約其子麟。以二百騎至濬滑間。卽爲金所擒。二帥徑引從騎入東華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廢爲蜀王。時豫弟益守陝西。又別遣左監軍薩里罕。提兵聲言攻蜀。卽長安擒益。其廢豫之詔。略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尙勤吾戍。何以爲國。豫旣廢。達蘭逼其北行。至上京。給舊夫子廟以居之。張浚行述曰。浚嘗遣人齎手榜入僞地。誘劉豫。略曰。如能誘至金人使之。榜以疑豫。八月。豫聞王師北向。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己。益疑之。會劉瓌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僞地。故遣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瓌等降。而豫再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徑

領兵來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

豫初僭立。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蓋其數已兆。

矣。金遂於汴京建行臺尙書省。以張孝純、蕭三寶弩。原作蕭三寶。今改正。爲左右丞相。張通古爲左丞。又恐汴人

不安。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

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物不在此數。初。達蘭久

居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爲己有。其立豫也。深有悔割山東之意。故達蘭屢畫山東河北

圖。獻議於故主晟。曰。膏腴之地。鹽鐵桑麻所出。盡在舊河以南。我初與議。以河爲界耳。今新河且非我決。

彼自決之。以與我。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爲界。晟不從。及達蘭專權。遂議取山東。諸將曰。獨取山東。恐驚豫

之心。不若廢豫以取之。豫之廢也。不惟結怨於諸帥。亦以山東爲累耳。初。薩里罕在雲中。嘗因軍事。召知

府州折可求至。密諭以將廢豫而立可求之意。至是。達蘭之意。欲割河南以歸本朝。薩里罕恐可求失望。

生變。罪歸於己。一日。燕可求而寘毒。可求食之。既去。卒於路。初。宣和間。進士王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

上卽位。有越州布衣諸葛行仁。亦因進書得迪功郎。至是。吏部以爲不倫。追問兩官訴之。詔與改正。中書

舍人李彌遜。以爲不當改正。丙午。上謂宰執曰。求遺書自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賞薄。宣和承平。

留意墳典。授京秩。不爲過。然既有論駁。可鑄一官。十二月己巳。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仍

留兵守楚州。樞密使秦檜曰。老小旣得所。萬一有警。諸帥當盡力捍寇。上曰。朕竭民膏血以養之。緩急豈

容不盡力。正使無內顧之憂也。於是世忠奏乞留全軍於楚。以蔽江淮。從之。先是紹興初。劉大中宣諭



江南薦臨川布衣鄧名世召對。賜出身。除刪定官。是月。以名世爲校書郎。禮部侍郎常同。請令大臣屏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趣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尙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冤。乃求差遣耳。政由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劉豫旣廢。金國左副大帥達蘭。送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旣道途無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還。丙子。泗州奏至。上鑿鑿謂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未嘗去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丁亥。以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官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繪副之。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爲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爲御史中丞。

劉豫之將有宋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廬州劉錡。降詔。錡帶兵入奏事處。超等旣定。錡復還合肥。

旣廢鼎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措置。未進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盛可謂過人矣。

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祀。於是綿

蕪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爲禮儀使。金主亶以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先主晟之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堯王宗雋。案繫年要錄作宗嶽即亶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旻晟以來。雖名爲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園。遶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於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旣卽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舊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見。盡失女真之故態。至是宗雋入相。顧與宗磐等合謀而亂作矣。



# 中興小紀卷二十四

紹興八年

歲在戊午

春正月。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

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遇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

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陛。乃所以尊朝廷也。奉使王倫之還也。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發之。癸

已。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日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祕。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

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曰。此固臣之所不知。如淵導江

人也。參知政事張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且留建康。以爲遠圖。

議不合。戊戌。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趙鼎事實曰。張浚永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廡。起身至鼎坐榻前。喜見顏間。謂鼎曰。檜今日告上。求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二參在坐。聞之。極不懌。二人既銜怨而去。其後秦檜獨相。鼎亦不免。辛丑。詔復幸浙西。初。龍圖

閣直學士汪藻。罷知撫州。奉祠而去。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集。未成而中止。恐

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今藻就間。願詔令勿輟。俾三朝文物。著在方策。非小補也。詔許藻辟官屬二員。

且賜史館修撰錢。力辭不受。至是。藻又進政和三年以後詔旨。未成者。乞從史館論譏。癸丑。藻仍就纂

集。先是以歸朝官馬欽。人馬。隸張俊軍。既而親筆欽差江南鈐轄。俊堅欲留之。不遣。乙卯。樞密院奏趣

欽赴任。上曰。昨俊入見。朕嘗諭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欲留之。軍中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於

欽赴任。上曰。昨俊入見。朕嘗諭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欲留之。軍中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於

卿亦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復留欵矣。」上平日訓諭將帥，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於胸中，可謂盡駕馭之道也。是月，四川謀帥上問刑部侍郎胡交修，廷臣孰可將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時世將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遂除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玠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尙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使吳玠行之。旣而世將至蜀，玠以軍無見糧，奏請踵至。世將被旨，約玠於利州會議。異時制置使以文臣多事邊幅，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爲宣撫，故莫肯相下，誠意不通。初，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率以七十五斛而致一斛。至是，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軍儲少充，公私爲便。金主亶肆赦，改元天眷。時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左都監托卜嘉，並在汴京。左監軍薩里罕居長安，右都監巴克實原作拔束，居鳳翔旣而達蘭歸祈州，薩里罕歸雲中，而烏珠、托卜嘉、巴克實皆留如舊。先是，左僕射趙鼎以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爲知兵，召歸除兵部侍郎。二月丁巳朔，遷庶爲尙書。癸亥，上發建康府，至東陽鎮行宮，宰執奏事。上曰：「昨日六宮旣發，張俊來奏事，朕召至宮中，與論邊事，因戒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無與土木之功。』」俊悚懼承命，見地無輒面，再三嘆息。朕諭之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



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爾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主也。先是上將回鑾。詔知建康府張澄陞職。改知臨安府。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缺者率皆辦焉。中丞常同奏吳玠頃行屯田。常得褒詔。願問玠近來積穀幾何。減餉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爲都漕。先後運至幾何。各令條上。然後案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戊寅。上至臨安府駐蹕。三月庚寅。台州有匿名書。稱長平主管官李椿年刻薄。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壬辰。上謂宰執曰。兵興以來。官物皆陷失。旣差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爲。萬一作過。當遣官勦殺。於是趙鼎以下退而服上之英明。以樞密使秦檜爲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朝士皆相慶。惟吏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敦復曰。姦人相矣。時刪定官鄱陽方疇。聞是語。其後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玪。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爲過也。趙鼎事實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自有闕。是日遂鎖院。檜再相。上旣與議。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耳。況過然後相。檜是以鼎未敢遽爲去就。參知政事陳興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甲午。爲資政殿學士。知湖州。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擘劃財賦之地。宜置一使以總諸路漕臣。蓋諸路權輕勢分。但見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可通有無。審虛實。爲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爲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爲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然之。壬寅。工部侍郎趙霈。不爲趙鼎所知。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袁州。以兩浙都轉運使徽猷閣待制向子諲爲戶部侍郎。子諲言。安邊固圉。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

繹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陽。湖北於鼎州。淮西於廬州。淮東於眞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往無不利。又言。今天下急務。在考兵籍。究戶版。汰老弱。升勇健。創簿正言。使諸州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密府。著鄉貫。書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典買推收。進丁退老。分烟析產。田畝升降。貨殖盈虛。必以時覈實。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略耳。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金人又於燕京。建行臺尙書省。改燕山樞密院爲之。以三司使杜充僉書省事。先是。金人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京中曰度中。在上京曰鹽鐵。在東京曰戶部。時充在燕京。就用之也。是春。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皆在祈州。奉使王倫。行至祈見二帥。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來。而暗遣諜。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也。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帥相視無語。夏人乘金人有折可求之喪。攻府州奪之。可求子彥文。攜其家走河東。其後金令彥文知代州。夏四月。上旋蹕臨安。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有荒田。縱民耕。勿收租。數年之後。粒米狼戾。百姓足而國用足矣。又言。江浙民困於月椿。幾不聊生。上憮然。遂減月椿數千緡。至是。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且以同奏付庶行之。自鄺瓊叛。諸將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於都教場。庶便服坐壇。自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也。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



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丙寅。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定矣。祕書少監尹焞於經筵留身乞致仕。甚力。上許除內祠。癸酉。上語宰執曰。焞云士大夫不知進退。安用所學。劉大中曰。焞學有淵源。且老成。若得之。亦是朝廷氣象。趙鼎退至閣子。誦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秦檜曰。老成人重於典刑。劉大中曰。蔡京惟用少年。所以誤國。可爲戒也。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大概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糶之故。然今比昔少異。當師其意。損益行之。臣謂宜復此司。別給糶本數百萬緡。俾廣儲以待恢復之用。數年必見其效。丁丑。詔從之。王庶奏辟屬官。戊寅。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諭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爲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其父徽猷閣待制安國以書諭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當郡。經年未遷。卽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覬也。旣而移守永州。未上。至是。詔寅除禮部侍郎。尋丁憂去。朱勝非開居錄曰。胡寅者。兇惡躁進之

事乖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病。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亦寓婺。貽書責之。寅以妾就學爲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病。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因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果凶問至。寅匿之。伴爲父書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君命。以時事尙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聞者歎駭。度其死時。寅尙猶在路耳。

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

世以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張戒默記曰。初淮在臨安。一日校書郎范如圭謂戒曰。諸大將不可制耶。戒曰。此自張丞相之失。且劉光世一軍。偏裨無數十數。不知此曹果欲大將壓已否。若使各得自達。豈復思光世如圭曰。善。是秋戒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待制常同。因過戒問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

初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奉使金國。見左副元帥達蘭。乃命迓使偕倫至北地。見其主亶。倫首謝廢劉豫。

方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與副使高公繪等還。又遣福州觀察太原少尹烏陵阿。

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元與倫等偕來。思謀者。乃金人始與吾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來。示有復和之意。

丁未詔吏部郎官范同帶御器械劉光遠。接伴之。同江寧人。光遠。光世弟也。樞密副使王庶措置江淮。

遂移張俊下張宗顏將七千人軍淮西。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洲。張戒默記曰。戊午夏。王庶視師淮上。宜撫使張俊特不悅。大理寺丞劉時者。秦人。庶辟以行。俊飲之。醉曰。鄉人能爲我言於子。尙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得幾日。其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爲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

庶雖不折竟如俊之言。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洲。使緩急互爲聲援。以劉錡軍鎮江。爲江左根本。至

是庶條上江淮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參知政事劉大中。

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上曰。以此淮甸不可不葺也。時金使入界。上謂宰

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

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餘年間。豈不見效。鼎同秦檜對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

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餘年間。豈不見效。鼎同秦檜對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



有平定之期矣。詔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就爲館伴使。倫辭。乃以命太常少卿吳表臣。而令倫往來就館議事。倫奏金使烏陵阿思謀元在海上結約。與馬擴相熟。乞召擴赴行在。擴時知鼎州。乃趣召之。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案繫年要錄六月己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允武有贓。因言戶部郎官錢觀復除郎不當。此疑脫誤。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因造膝具言。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衰矣。六月乙卯。試博學宏詞科。選人玉山詹叔義。金華陳岩肖。麗水王大。方。中選。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岩肖。賜出身。先是。故知閣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興訟。御史臺牒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出。於是中丞常同言。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卽依同奏。趙鼎曰。臨安府自不相妨。參知政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朕亦何心。丁巳。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上曰。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鼎以下退而讚上之明。上曰。此一事。朕疎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疎決。故鼎有是言也。

重修哲宗實錄書成。癸亥。監修國史趙鼎上之。既而鼎因辭免轉官。奏曰。昨日伏讀詔語。載修書本末。甚明。上曰。乃朕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蓋欲士大夫知朕修書之意也。先是。故相曾布之孫惇。上布所著三朝正論。有旨惇增秩賜金。言者謂布爲王安石腹心。朝廷頒其書。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願明諭史官筆削之際。無惑其說。乙丑。詔付史館。知舉翰林學士朱震。上合格進士黃公度等。上以亮陰。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壬申。乃御射殿引見。參以四川類試人。遂賜公度以下二百九十五人及第出。

身震出院而病。同知舉給事中張致遠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入對。上問考試事。如淵曰：大抵所取皆當。惟第二人陳俊卿賦自落卷中得之。上曰：何故如此相遠。如淵以其詞工而晦。細閱方見工處。上然之。公度俊卿皆莆田人也。癸酉樞密院編諸班直諸軍及親從親事官轉員格成。接伴官范同申金使已到常州。上謂宰執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陵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與上皇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雅滿不肯交燕雲。皆用欲兵。惟武元帝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丁丑思謀等見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趙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時上因事撫循。莫不中節。遠人歸心焉。於是留月餘。乃去。戊寅上愀然謂宰執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三二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曉夜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己講和。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和。案原鈔本無秦檜以下十一字。誤脫今據繫年要錄增入。此人君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墜敵計中矣。趙鼎事實曰：初行朝聞烏陵阿思謀之來。物議大訕。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鼎因請問密啓。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信。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凡以為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罪。陛下但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為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為之。議者不過以金人不測。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吾所得多矣。此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上以為然。羣議遂息。翰林學士朱震卒。戊寅上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可繼震。上曰：震亦嘗薦



煇代資善之職。但煇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朱勝非開居錄曰：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

政宰相趙鼎知新除建康留守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誼權守建康洎頤浩改命誼遂即真恹恹復疾兩

月卒會當省試鼎引故事以震知貢舉既鎖院大中遂作參政震聞之即病謁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

求去詞兼資善堂誼謂鼎與大中初章復求行在宮祠震錯可駭先是鼎初相以其姻家范冲

與震同筆資善堂爲鼎交結近聞鼎罷冲亦去震如故及其復相震自以爲於鼎有功意圖執政至是大

失望怨鼎刻骨月餘疾危猶作詩詆鼎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歎也

未得中書舍人潘良貴權侍立殿上。案權侍二字疑有脫誤繫年因奏子誼無益之言久勤聖聽揖退之。

甲申子誼乞致仕良貴且得罪中丞常同奏良貴嫉子誼曼辭衆以爲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誼補外上詰

同日子誼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乃除子誼徹閣直學士知平江府

良貴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朱勝非開居錄曰：向子誼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獻是日對甚久論說

無益之言不宜久勤聖聽因厲聲叱子誼退子誼駭愕而下於是良貴罷與外祠子誼出知平江中丞常

同論奏以謂良貴忠直不應出前此同嘗於上前薦子誼蓋觀望北司也至是上責其反覆噫從官方奏

對柱史遠造前叱者其人可知矣初四川制置使席益奏以湖南等處諸軍屯於成都至是校書郎孫

道夫白於宰執謂漢唐以來亂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無警益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

發之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直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

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止之以息浮費又四川元無都漕自宣撫司以隨軍漕兼總領四川財賦俾措

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今之都轉運司但四分歲數以付四路趣辦而已願罷之以寬民力或以其言爲

中時病是夏金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爲奴婢以償之

# 中興小紀卷二十五

紹興八年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常同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先是左僕射趙鼎嘗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誠有罪。不宜因子諲之故顯出之。俟少定。令外補。不惟爲同良貴。亦所以爲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對爲非。而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二人旣出。給事中張致遠駁詔。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由知之。上曰。致遠與諸人善。趙鼎事實先入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丞相秦檜留身奏事甚久。旣退。鼎扣之曰。上毋以前日之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耳。鼎乃信而不疑。辛亥。宰執奏淮西張宗顏。乞遣統制官吳錫軍馬。回別請濟師。上曰。吳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發一軍。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蓋上知人能駕馭。皆出於談笑之間。所謂善將將也。於是樞密院令殿前司追回錫。仍依其數。別撥一軍往廬州。權隸於宗顏。俟防秋過取旨。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上駐蹕揚州。始日輪一員。內宿彈壓。至是殿帥楊沂中已免宿直。又缺馬帥。惟權步帥解潛一員。與兩司使臣互輪。潛奏乞依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使臣。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案魏置中衛將軍。晉武分爲左右衛。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又唐右衛大將李大亮。自兼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嘗假寐。太宗勞曰。公在。我得酣寢。則三衛宿直尙矣。太平無事。不以三衛宿直可也。今萬騎時巡。宮闕則非曩之壯大。禁衛則非曩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爲宗社慮則未也。望



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仍權差馬帥通作三衙以次寓直上嚴宸極從之既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韓世良權馬帥時有御批宗子防禦使璩建節封國公入資善聽讀方疇嶺山語錄曰時左相趙鼎語

之後議論鼎者專以資善堂藉口鼎今日當避嫌公可面納此御筆如何趙鼎曰公嘗說鼎丙辰罷相

納之檢當同敷奏也鼎約檢與劉大中各作一劄子明日鼎與大中各將劄子至惟檢無之鼎遂參酌只

作一劄子明日鼎又語檢同進呈尤好檢復曰公為首相檢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祖宗受天命當

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量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某封吳國公卻是全吳臣欲且

與建節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

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語鼎曰公錯了也檢曰檢明日留身敷奏明日

檢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八月戊午詔疆場之臣無弛邊備庚申以利州觀察

使馬擴為沿海制置副使鎮江府置司先是朝請大夫吳說嘗與苗傅款密言者屢劾之十年不調辛

酉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負釁之人已行者勿再論於是趙鼎等仰

服主上洪度兼容所謂國君含垢此其至也甲子宰執奏馬擴將到本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

事上以為敵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趙鼎等三復上語謂此

豈特中國之幸亦敵國之幸也辛巳著作佐郎李彌正高闕皆除郎官而著作郎何掄張嶠尙未遷樞

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以掄為祕書少監殿中侍御史張戒言昔張浚入

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王安石為是至再修神

宗實錄掄攘臂其間略無忌憚浚敗乃焚毀簽帖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詔以掄知邛州

案繫年要錄作邛州嶠不自安亦求去遂除福建轉運判官徽宗既耐廟禮畢是月始詔修徽宗實錄以左僕射

趙鼎兼提舉。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縣，有旨，卽隱者徐神公所居，建爲觀，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而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時臨安府任同京邑，而守臣集英殿修撰張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是月除徽猷閣待制。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常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卽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旣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復興一司，豈專爲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賦斂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無有稽察。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爲表裏，則劉安之策可展而不爲虛文，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蕭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姦者，且曰：朕所不欲以語卿，恐人謂朕令卿言也。振曰：臣與陛下所共者理耳，理之所在，臣安敢自默。時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辛丑，上謂宰執曰：今日邊壘內則撫綏，外則斥堠，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乙巳，金遣左監軍薩里罕，自雲中馳之陝右，見左都監拔束，議割地事，路由同州，先是青澗李世



輔陷僞境。時爲同州守。世輔怒薩里罕無禮。因殺其從者百人。將擒以歸本朝。會敵騎追逼。世輔折箭爲誓。縱之去。於是世輔不克南歸。亡入夏國。初。召秦檜之來。道出婺州。時左朝散郎王次翁致仕居婺。與檜遇。旣而中書舍人樓炤爲檜言。次翁甚貧。因曰。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次翁困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次翁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是月。移爲吏部郎官。是秋。金人括京畿及陝西錢穀。皆轉移北去。蓋有割地以歸本朝之意也。冬十月。重修祿秩。敕令書成。丙辰。右僕射秦檜上之。侍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草乞罷。丁巳。以爲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復論。遂改提舉洞霄宮。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爲詞。尋除南臺。是必有薦爲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方瞻稽山語錄曰。時召蕭振入臺。振奏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旣去。趙鼎亦丐去。正人端士。掃地盡矣。論者云。檜秦竊柄十有八年。毒流天下。皆自振發之。故曰。振曰。老蕭云。

蕭振言。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卽非創司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丁卯。詔從之。辛未。趙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向來稍異。臣今再辭。而後人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旣命爲相。不欲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上曰。朕深會此矣。趙鼎之去也。樞密副使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盍早

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豫。庶西人氣直。卽曰：庶會此矣。召龍圖閣直學士孫近及端明殿學

士李光乙亥。以近爲翰林學士承旨。光爲吏部尙書。旣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

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趙鼎所厚者。二人之去皆在十一月。今聯書之。辛巳。宰執奏北使約仲冬至泗州。上曰：

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則和。不可和則否。可督諸將爲之備也。十一月甲申。以學士承旨孫近爲參知

政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復進宣和以後詔旨。己丑。除藻顯謨閣學士。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

舍人勾龍如淵繳奏。上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請。恩禮稍加於舊。則諸將知後

福之有。終皆效力矣。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稱上馭將帥。深得漢光武遇功臣之意。前宰執趙鼎之求

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於經筵。詔戒爲耳目之官。

附下罔上。可與外任。朱勝非開居錄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

幾遷殿院。鼎失眷。丐罷。知其決去。卽露章請留。以徵後福。其言狂躁。愚鼎旣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上曰：若使

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勾龍如淵退朝。錄曰：時金國遣二使攜書來。書中蓋

號其書曰詔書。指吾國曰江南。見吾館伴使。必欲坐堂中。而坐使人於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禮

迎其書。如吾國中。迎天子詔書之禮。且言其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下洵洵。不知所爲。上親割

付館伴。范同途中。稍生事。當議編置。而朝廷議禮益不決。如淵因奏今日和議。實陛下以徽宗顯肅皇后

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旣遣報齋書而來。倘若

不受。必致歸曲於我。一日與師彼。則有辭此。議和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輒過當。倘不度利害。勉而從

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爲金人屈。已如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覆商議。取得金書。納入禁中。則禮不

行而事自定矣。上曰：果如此。樞密院編修官廬陵胡銓上書言：王倫無故誘置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



是欲臣妾我也。倫論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嗚呼！自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然卒無一驗。則敵情亦可知矣。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尚不忍北面臣敵。今無故而反臣之，百官軍民皆欲食倫之肉，倫不足道。而秦檜亦爲之。近者曾開引古誼以折檜，檜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檜畏天下議已，又令侍從臺諫僉議以分謗。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執政。臣謂倫可斬，近亦可斬也。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使者，而興師問罪。則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不然，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耳。辛亥，詔銓狂妄上書，意在鼓衆，除名勒停。昭州編管。時銓有孕妾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府已差使臣挾錮身來矣。館職范如圭與刪定官方疇同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爲銓求緩。敦復曰：某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即往見知府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回矣。方疇稽山語錄曰：其後

見趙鼎於稽山，誦晏敦復有趙元鎮無狀之語，鼎曰：景初亦出此語乎？疇曰：某親聞之。疇又曰：敦復久在銓部，有人望，當遷尙書，而鼎謂敦復嘗抗呂頤浩，被送吏部，鼎執政召爲都司，除吏部侍郎，但其性介僻不通，故遲之也。

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詔無罪可待。檜等又奏：若銓重竄，則臣等有所不安。遂寢前命，送吏部與廣南監當。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八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允而去。規模數易，士夫知其不久，則肆爲同異而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爲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考以聖心，參以公論，倘選而得天下之材，則責之專，任之久，可革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是月，資政殿學士陳與義卒。

於湖州。禮部侍郎張九成求去。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自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於是九成除祕閣修撰。提舉太平觀而去。十二月。右僕射秦檜乞差官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未正。當以江南爲宋。以詔諭爲國信。至如不受封冊。不泛遣使。皆先事豫約。戊午。上謂宰執曰：朕承祖宗二百年基業。爲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有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惟正旦生辰。遣使非時。不訂往來。於是檜等皆仰嘆。上沈幾遠慮。非羣臣所及。己未。秦檜言：趙鼎修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爲首相。於議和未嘗不僉同。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諭己酉年。金人南驚。鼎時爲臺臣。尙欲與金人畫江爲界。豈以和議爲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更可錄此聖語付史館。於是檜等退而竊嘆。上明知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可欺哉。中丞勾龍如淵言：資政殿學士王庶嘗營救趙鼎。乞罷潭州之命。丙寅。詔庶落職。與宮祠。金國左副元帥達蘭遣其使張通古來朝。己巳。入見。通古言先盡還河南地。徐議餘事。殿中侍御史金華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滌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庚午。詔從之。參知政事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辛未。上謂宰執曰：常平法本漢耿壽昌。今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其提舉官自可復置。庶幾不陷失一司錢穀。秦檜因奏：光言諸路月椿錢。漕司不以上供及移用等錢椿辦。又一路諸郡輕重不均。致不免敷之百姓。



上曰。朕屢諭趙鼎。更不肯行。若悉將上供等錢。樁辦。自不必科敷。兼江東既闕。劉光世一軍。其錢糧亦通用。蓋上哀憫元元之意。其切如此。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爲僉書樞密院事。乙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愐副之。是月。以起居郎劉一止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爲起居郎。一止亟言將丞九列。驟綴從班。人以爲將上書助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不報。將歸安人也。先是左僕射秦檜嘗因語國事云。此事大係安危。禮部侍郎曾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矍然驚其言而罷。是月開以寶文閣待制出知婺州。此據呂大麟見聞志初吏部郎官黃祖舜以父憂去位。至是免喪。自度與時論不合。卽乞奉祠。浮湛里中以著書自娛。家貧屢空。而處之常晏如也。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伏兵於洪澤。詐令爲寇。俟金國使回。則劫之以壞和議。而世忠將郝卞密以告漕臣胡紡。紡白之奉使僉書樞密院韓肖胄。故金國使由淮西以去。世忠不得而劫焉。金人旣割河南之地以歸本朝。遂移行臺尙書省於大名府。仍遣行臺左丞相張孝純還。上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乃白右副元帥烏珠願歸徐州。致仕而卒。時金人以舊嘗臣劉豫者李鄴爲翰林丞旨。馮行寧爲戶部使。戶部在平陽府。二人受命皆便服以赴焉。初北使之來也。校書郎范如圭上書於右僕射秦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必且遺臭萬世矣。檜怒。至是如圭輪對。言兩京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檜以其不先白己。益怒。久

之如圭奉祠而去

中興小紀 卷二十五

二九一



# 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紹興九年

歲在己未

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邊事不與民休息。如月椿錢之類。宜悉蠲之。祕

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上言。今敵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將來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臣罪戾之餘。深不欲論事。顧利害至重。不敢自默。惟陛下留意。乙酉。宰執奏赦條事。上曰。凡臣僚抵罪。大則竄黜。小則停降。雖其才可用。而資實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蓋世無用。小人之理。或偶因微罪。既霑濡澤。豈可不湔洗收錄。若以前事論列不已。乃使人材終廢。亦可惜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材如此。丙戌。詔監察御史。莆田方庭實。宣諭三京。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創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所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自輿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母兄爲先。有以見聖孝通於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強敵之革心也。時經制發運司。纔糴米四十萬斛。言者以謂舊發運使。總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但以糴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有司莫知適從。今欲將發運使。並常平主管官罷之。丁酉。詔去發運二字。命戶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常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辦官。尋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荆浙閩廣經制使。司農卿霍蠡。爲判官。先是鹽法屢變。其課寢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

以同僉書樞密院王倫爲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荀副之。以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移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將寶文閣學士。會光世弟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於是中丞勾龍如淵言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勾龍如淵退朝錄曰：時朝廷擇帥以人材難得，遂搜至於仇愈、陳規、賢於建康、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浚動在社稷，陛下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明日，宰執對，遂以此意宣諭。而朝廷大不悅。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退呂頤浩之行，而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之。

川陝宣撫使吳玠改爲四川宣撫使。初，玠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都轉運司應副一百八十萬緡。至是玠言：今不廢兵，乞省其半，詔獎之。詔李誼作。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拊遺民，勸農桑，各因

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於是秦檜等竊嘆上規模素定，皆萬世之計。非臣下所能及。旣而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請兵及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守司豈用多兵？但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錢糧亦祇據所入贍之，豈可虛內以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庫已竭，此可爲戒矣。仲荀乞兵糧在二月初，起居舍人薛徽言爲前宰臣趙鼎所厚，一日因右僕射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自殿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遂中寒疾，是月卒。

初，宗正少卿范冲、寺丞孫緯等奉詔在紹興五年修祖宗仙源圖、宗藩慶系錄、宗支屬籍。凡三書，以太祖、太宗及秦王各爲一總，號曰總要。又以母氏、姓生、宗婦、宗女、宮院、官爵、壽考、賜諡各爲一條，分類成書。復被旨俟二三年續修。去冬本寺已請得旨，至是宗正少卿鄭剛中言：見與寺丞陳確同修緣三京宗司所



報與舊書有抵牾處。乞許新舊俱存。庶他日可考。仰稱陛下厚本之意。剛中。金華人也。二月壬子朔。史館進祖宗實錄。上曰。朕要見景德中興契丹講和後故事。今日可遵行者。每於靜中留意機務。頗覺有得。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贊上心虛靜。萬幾之暇。留意典籍。每行一事。必以祖宗爲法。規模宏遠矣。以給事權直學士院樓焯爲翰林學士。上欲用太常少卿邵武謝祖信爲臺官。癸丑。諭宰執曰。朕恐祖信不知今日事幾。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秦檜等奏臺臣乃天子耳目。恐召至朝堂。然後授。外間不知陛下之意。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若使臺諫譏察大臣。豈朕之意。時檜等雖荷上眷。迄不敢召祖信。退而相勉曰。上開懷待遇如此。其忍負之哉。監察御史方庭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己未。改祕書少監。秦檜曰。凡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因陳辛亥歲席益行赦文不工。爲諫官所論。緣此怏怏。後守平江。適呂頤浩爲都督過郡。遂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卿等能平心用人。甚善。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與起居郎施庭臣因私忿交爭。奏其惡。如淵謂庭臣指斥壬戌。上謂宰執曰。如淵身任臺綱。自合早論。至一月後。因忿方奏。此告訐也。告訐之風出於末世。三代所未聞也。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乃命秦檜先召庭臣詰問。癸亥。檜奏陛下若欲存國體。先黜庭臣。仍改除如淵。俟其乞出。然後補外。上欲正其事。乃詔庭臣語言狂率。責嶺南監當。如淵失風憲之體。罷與外任。命下。人皆服上之英斷如此。其後檜擬除如淵。知遂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正。遂已。疑除如淵在明年三月今聯書之初。諸路月椿各有窠名。其後多爲漕司占留。遂不免敷民甲子。宰執請均於諸路不得偏重。上曰。若所發窠名。

錢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爲盜矣。上知月椿之害。每每宣諭。憂形於色。此臣下所當奉承也。丁卯。上諭宰執曰。太后歸。略備從物。務從質朴。如器皿塗金可也。朕自卽位。飲食器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秦檜等退。相謂曰。上天資儉德。雖奉太后。猶不欲過。漢文履革烏衣。弋綈不能過也。時內侍黃冕辭免製太后褱衣事。上曰。太后聖性恭儉。服用簡素。今回鑾有期。朕得盡東朝之養。時上喜見辭色。檜等退而贊上之聖孝。出於天性。其屈意求和。實緣太母。宜乎上天悔過。強敵革心。誠非常之慶也。癸酉。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今以實錄院爲名。右僕射秦檜兼提舉。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於是以吏部侍郎范同爲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爲檢討。昉。潮陽人也。上嘗謂宰執曰。徽宗內禪之事。誠意素定。非因人言。初築北宮夾城甬道。嘗諭梁師成曰。吾他日釋下重負。欲與嗣聖往來其間。抱孫自娛。宣和末。遂踐此言。而小人乘時多事。貪天之功。以爲身謀。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檜等曰。當時玉音如此。臣等疏遠。若非聖諭。實所未知。戊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天意助順。輿地自歸。而朝廷乃在江吳。道路遼遠。所以宜至意。收人心。惟在號令。宜推誠引咎。使叛者革心。詔劄付詞臣。時已遣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知金州郭浩。父成舊爲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案要錄慕容洧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實於諸將有契。望詔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是月。召少傅醴泉觀使呂頤浩赴行在。頤浩以年垂七十。力辭不至。具附奏。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



意。臣記五路元是張中孚中彥慕洧之徒爲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慮亦難令。當諭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旣而再趣頤浩至闕。竟聽其辭。及將東歸。復言秦爲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撫司。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卽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金人罔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自爾不敢復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詔提舉洞霄宮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旣至。三月丙戌。除御史中丞。戊子。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豫買爲民之病。有司變爲折錢帛。又甚患者也。祖宗時。官俵錢於春。而民輸縑於夏。故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俵。則名爲豫買。其實白著。是歲於常賦之外。又輸倍軍興久而財益絀。遂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縑價高而折錢。或至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縑而求鏹。此又甚病也。二病固未能去。求以少紓民力。惟在均而已。欲下諸路。各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頭。使戶無高下。依夏稅法。則姦民猾吏。詭名折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甲午。士謂宰執曰。士卒暴露。累年菴廬下。寒暑燥溼之苦。豈人情所堪。俟疆事稍定。當爲蓋營屋。使各安居。於是秦檜等退而竊嘆。上恤士卒如此。人豈得不樂爲之死也。中書門下言。京城已差留守外。其南京西京兩處留守。乞權以本府守臣充從之。丁未。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州縣官當擇豈弟慈惠之人。庶爲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秦檜等曰。陛下仁意惻怛如此。臣等敢不承也。夏四月庚戌朔。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辛亥。乃詔僉書樞密院樓炤往焉。以祕書少監鄭剛中爲參謀官。初。環慶將官慕洧叛。至是安撫

使趙彬奏已殺洧。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陝西已無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靈默佑。然朕自來。惟持不殺之說。於是秦檜等贊曰：此乃陛下爲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堅守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位宰司。專權植黨。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吏部尙書晏敦復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戊午。步帥解潛爲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爲福建路副總管。初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率羣臣遙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遙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己爲君。則兄事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望罷遙拜。唯淵聖節。百官仍舊祝壽。下禮部太常寺卽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郡臣於宮門外遙拜從之。東京留守王倫奏：金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割河南地。不歸德於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卻要國書意與符同。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誠。因舉寶訓故事。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館中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眞宗聞之。謂宰臣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庶永保和好。使敵人無隙之可乘也。庚午。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慮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頗善彈琴。自居亮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慾。無聲色之娛。免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模闊遠如此。知綏德軍劉議自言：嘗污僞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赦。仍舊任。上曰：



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爲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曉法。直不可與郡。上久勞於外。深達治體。更用文武之意。同符藝祖矣。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從官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真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真。復獻筆百官。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是月。資政殿學士席益卒。原本缺

庚辰。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郭仲荀留守東都。周聿宣諭陝西。士優張燾恭謁陵寢。樓炤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攜官吏軍兵甚多。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纔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咎。今一使之費。已數倍於昔。蓋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爲華侈。以悅人情。至今未革。將來兩宮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練之臣。以舊制裁定。庶無妄費。從之。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困暴斂。今喜於來歸。誠意樂輸。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兼信豈可渝。乃令依赦蠲免。仍降詔獎諭。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無餘財。此寧免於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人臣皆致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卻而不受。可謂盛德之事也。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宮中雖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爲之。可重立告賞。務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尙習故態。官吏格詔。宜痛加繩治。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卒於成都府。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與方面之臣。旣歸朝。皆貸之。今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爲度。凡舊染之汚。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

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議論多徇私立異。風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別之。明示賞罰。檜曰。陛下聖明。灼知治道。臣等敢不奉詔。乙卯。上諭宰執曰。近除邢孝揚團練使。朕思顯肅皇后家。尙未推恩。乃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秦檜等退。檢會顯肅聞訃曰。其家已推恩。上曰。今與鄭藻落階官足矣。上每行一事。反覆精思。務協公議。雖戚里間。未嘗以私意行之也。時以觀文殿學士汪伯彥知宣州。仍趣朝行在。伯彥將至國門。丁巳。上謂宰執曰。伯彥相見。便會之官。庶免紛紜。且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秦檜退而竊嘆曰。伯彥遭遇聖主。乘風雲之會。致位宰輔。雖勳烈無聞。然上終始眷之。可謂至矣。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築館曰英材。延之授經。檜與其兄弟皆從。伯彥游。至是。伯彥蒙異寵。亦檜之力。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尙不薄。況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詔徽猷閣直學士仇愈爲陝西都轉運使。愈以病固辭。言者論其避事。詔褫職。尋責居全州。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己未。上謂宰執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足。國用非所患也。上於百姓涵養休息。雖兵興未嘗橫斂。宜中興之民。戴之愈久而不忘也。時有被召人鮮于參到闕。丙寅。秦檜奏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備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與。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於朝矣。檜退而竊嘆曰。上任相之意。可謂得其要矣。開府儀同三司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歸自西京。己巳。入朝。士儂等曰。諸陵下石澗水。自兵



與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卽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於是上以語宰執。秦檜等謂燾必不妄言。檜等退朝。相謂曰。石澗水至之祥。可謂異矣。燾之言能使人主信重。雖甚異事。不以爲妄。其立身行己無愧矣。張燾奏徽宗。山陵乞不用金玉。辛未。上曰。前此厚葬之意。如循一軌。金玉之物。朕意不用。或謂朕以天下之富而薄於親。如後世譏議何。朕旣灼知薄葬之益。使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雖以朕爲不孝。不敢辭。蓋上通經博古。見利害之實。非流俗之言所能奪也。初。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報謝使。旣入北境。其接伴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敕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卒不能奪。辛未。肖胄還至東京。壬申。僉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興軍留十餘日。初。僞齊將李世輔亡入夏國。其家悉爲鄜延帥宗雋所害。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讎。夏國主曰。爾能爲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恃衆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騎三十。晝夜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卽出兵授之。世輔至延安府。殺宗雋等二人。因剖心以祭。會金國已還三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疑懼。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夏國招撫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同來。纔入境。卽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曰。夏人旣有此意。其待遇之禮。令有司舉故例行之。上諭在三月丙申。今聯書之。至是。樓炤與宣諭使周聿皆招納世輔歸朝。甲戌。上諭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迨令速行。不然須重貶。蓋迫於公議。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惶懼上道。蓋上之威斷足以警偷惰。懲傲慢也。時同僉書樞密院王倫尙留守東京。先是金國右副元帥烏珠歸其國。徑之祁州。元帥府密奏於國主。亶云。河南地本達蘭宗磐

主謀割於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宋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烏珠帳下。嘗來謁倫。言烏珠謀誅達蘭。倫卽馳奏。乞早爲之備。上以示宰執。而秦檜但趣倫過界。乙亥。倫始解留鑰。將使指北行。是月。川陝宣撫使吳玠卒於仙人關。後諡曰武安。玠馭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爲之死。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嘗問玠所以勝者於其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璘。璘曰。金令酷而下必死。先兄每與之戰。非累日不決。大抵舉中國所長而用之耳。蓋中國弓矢勁利。金士卒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選據便利。出銳卒以更撓之。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之要也。吏部侍郎謝祖信。除徽

猷閣待制。知潭州。

趙鼎事實曰。先是謝祖信作言官。力論鼎落節。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出朕意。趙鼎何豫聞有從官爲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壻也。上曰。亦知之。遂出祖信知潭州。祖信聞之大駭。歸家。詬其妻。凡數日。曰。由爾家累我。以至鬱鬱而死。識者評之曰。使鼎在朝。日收拾祖信而用之。未必不出其妻。小人唯利所在。初不以親爲意。雖父子之間。有所不顧。況妻黨乎。

是夏。金國左副元帥達蘭之蔚州避暑。達蘭下令。諸藏避

我而逃者。家長罪死。籍其產及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緡。仍發番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爲盜。以拒番軍。遂復止之。達蘭在諸帥中。最號寬恕。今顧爲此。蓋陰與皇伯宗磐同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王倫於館。且會諸路僉事。以復取河南爲名。皆所以應宗磐也。初。南安李乾德。有庶子智之。奔大理國。改姓趙。號爲平王。至是。知李陽煥卒。其子天祚襲封大理國。遣兵三千送智之歸。要代天祚。天祚不肯領兵與戰。又敗之。智之欲進奉朝廷。仍乞借兵廣西。經略司以聞。詔令諭以婉辭。勿引之生事。



# 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國有郎君仲和案原鈔本作烏克紳注云原名吳矢今改正語當有誤下與之同名攷繫年要錄作仲和什今據改者反擒獲之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磐竟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案年要錄作滕國王宗英虞國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罕都原名渾觀今改正時金主亶與右丞相陳王烏克紳室謀誅諸父因朔旦伏兵於內宗磐等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爲非翰林韓昉作也時左副元帥魯國王達蘭方握兵在外難遽誅之乃除達蘭爲燕京行臺左丞相又以僉書杜充爲右丞相仍擢右副元帥烏珠爲都元帥命下達蘭語使者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爲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本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烏珠遣右都監托卜嘉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烏珠俛首無言遂囚達蘭子泰伊原名太拽今改久之因赦得出東京父老百餘人詣闕稱賀乙酉上臨軒以見皆補官遣之甲午上謂宰執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秦檜等退而竊歎聖謨切見立政用人爲帝王之先務蓋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何以出此吏部侍郎張燾遷尙書時久旱上齋居蔬食以祈雨澤己未秦檜奏曰攷之典禮陛下惟當損太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檜曰陛下推不忍之心如此何患天意不格旣而甘雨應禱霑足先是奉使王倫至中山府留十四日倫以九日丁亥至中山傳云魯

王達蘭見在草地。後月半方來。庚子始聞其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四太子烏珠作都元帥。昨夜抵城外。已回祁州矣。少頃引接者至。令倫等悉赴元帥府。卽趣之行。是晚達祁州。初右護軍凡七萬三千人。馬九千匹。時宣撫副使胡世將置司於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璘總二萬人。秦鳳帥楊政總三萬人。戊申。世將奏二人皆故吳玠大將。威名素著。乞命璘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鞏州及白石以來。駐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仍乞璘充右護軍都統制。政充宣撫司都統制。既又請命永興帥郭浩以所統九千人於邠耀二州捍禦。皆奏以俟朝命。僉書樞密院事樓炤會諸帥議移軍事。秦鳳經略使吳璘言。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或逾盟。自南山擣蜀。邀我陝右。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以控要害。俟敵情見力疲。則漸可進。璘遂止。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寨以備之。至是世將使事畢。己酉。離秦鳳翔。府以歸。陝西雖號新復。然自金僞變易之後。軍民尙懷本朝。時諸路禁軍得三萬四千有奇。而涇原八千人尤勁。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猶在。又弓箭手亦得七萬。時御營右護軍自蜀出者。皆駐西秦兩路。而諸郡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足以支一歲之食。先是轉運使張深上言。乞裁減軍士廩賜。於是諸軍出關。歸怨於建議者。洵洵幾變。而閬州戍卒欲殺其守臣孫渥。會謀泄不果。宣撫副使胡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減。卽條利害上之。議者謂當待報。世將曰。朝廷置大將。事有待報不及者。固許之。不然。某上章乞罪。以罪去無憾也。先是樓炤奏。差環州保安軍守臣乙卯。上諭宰執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爲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



諸帥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留意疆場。愛惜生靈。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先是夏國將李世輔與僞招撫使王樞同至長安。時環慶路又獲夏國一百九十餘人。於是僉書樞密院樓炤奏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遂遣樞等歸夏國。旣而世輔至闕。上獎其忠義。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賜名顯忠。言者謂宣撫司便宜補官。歲約一千員。乃倍於三歲科舉補蔭之數。今旣罷便宜。而又陳換給。其來不已。乞限以年。庶息姦弊。詔限一年。言者謂蜀宿重兵。一歲供億無慮四千萬緡。民力殫矣。賴陛下念之。徙兵隴右。謂此可以寬民力。而官吏多擇善地。至新疆則固辭。今後避事之人。當重黜之。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丙寅。上謂宰執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鄰國守信義乎。戶部郎官孫邦奏私酤條已免。拆屋茶鹽尙有沒法。亦乞除之。癸酉。上謂宰執曰。法果弊宜亟改。若行已久而無甚害。且循祖宗之舊也。先是金國欲得趙榮。王威二人。已詔遣還之。於是韓世忠以書與秦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屢遭屠滅。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乙亥。檜奏外間頗有異論。上曰。榮威在僞朝。力捍官軍。金人已割還舊疆。宿壽乃腹心之地。榮威輩避罪奔逃。貪功生事。無故驅掠西州之民。罪不容誅。宜榜諭此意。初。提舉明道宮鄭億年爲敵執北去。遂臣劉豫。爲吏部侍郎。戶部尙書。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河南初復。右僕射秦檜與億年爲親。乃召之還。除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欲復其僞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以爲不可。乃已。朱勝非開

居錄曰時宰臣秦檜王仲山之婿也鄭億年母仲山親妹檜子燹復娶億年之女至是頗佑之億年始至除雜學士繼欲復偽齊所授職名參政李光楫前而折之乃止後數月光罷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洵而一時給舍臺諫皆傾覆趙氏而爲劉氏也欲吞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與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而爲劉氏也欲吞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次自盡餘流竄故相張說其二子均皆當復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保祐之功欲貸之明皇曰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不可赦肅宗復請於是流均嶺表而均被極刑徽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靈張說億年之事劉豫親於張均之從祿山而況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乎

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纔半歲難遽責以近效若實無益雖亟罷可也至是言者又以經制司所創官吏種種橫費較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況所總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部亦可廢矣詔付戶部具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并催未到綱運緣路分闕遠未見速效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其庫欲併歸贍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榷辦官依舊爲主管常平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焞前爲禮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四年卒於會稽時金人法苛賦暴加之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逃亡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宗磐達蘭之徒皆誅死二帥久握重兵嚮者植黨滋衆今則悉爲亡命故所在鋒起平定威勝遼州道不通行一旦太行山義士人懷州萬善鎮州人大恐中原盛傳大駕親征民皆陰備軍器晝而罷市晚視霞起則曰御營烈火光矣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復其父母之讎至是待罪九月戊寅朔詔顯忠有功鄭延特與放罪初召太尉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赴行在仲荀因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至是駐



於鎮江。己亥。上謂宰執曰。仲荀善人。但馭衆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秦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其人。當於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皋輩才具。上曰。此皆可用。上又曰。辛永宗與仲荀同來。且令歸前任。蓋所爲誕謾。向在軍中。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充數。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眷之。蓋小人在外託聲以惑衆爾。上曰。如辛道宗不循理。亦不可用也。丁未。起居郎周葵請令後犯茶鹽人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祖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夤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付之省部。先是雷州有海商爲賊所劫。本州西獄禁勘。皆平民所死於獄者五人。大理寺丞朱斐奏之。上惻然。謂宰執曰。二廣地遠。有司如此。冤何所伸。令斐再具奏。其提點刑獄以下官。皆黜責。上曰。古者刑人。則君爲之徹樂減膳。唐太宗三覆之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今後遠地監司。須爲朕遴選。秦檜等仰承欽恤之意。至是又詢雷州獄事。檜曰。已到。乃令刑部詳之。蓋上哀矜庶獄。常記淵衷如此。金國主亶既誅達蘭。遂以右丞相王烏克紳爲左丞相。右丞蕭慶爲左丞。烏克紳嘗副尼雅滿行事。雖爲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故尼雅滿以下皆不能及。國人號曰珊變。珊變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也。是豈亶之所能馭。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事在五月烏克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無傷。未幾宋克虞滕諸王同日誅死。既又守陳。事在七月太史以告奉使宇文虛中。虛中語之。烏克紳不以爲怪。是月果同蕭慶被誅。金應天道如此。其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宜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希尹卽烏克紳也。又曰。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兩觀。時烏克紳之黨。皆爲都元帥烏珠

所誅。奉使洪皓嘗與烏克紳持論幾死。烏珠知之故得免。時烏珠謀舉兵以復河南。已決意入侵。蓋金法罷兵則權在國主。用兵則權在元帥。自割地講和之後。不半載間。元臣宿將。誅夷殆盡。烏珠所以力沮和議者。亦達蘭臨死之言。有以動其心也。僉書樞密院事奉使王倫。至金國御子林。留館五日。辛亥。見國主。亶致命。亶悉無所答。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卻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日者僉宣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爾。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官各薦二人。曰。朕久在東南。中原隔絕。遺才必多。可令訪求推薦。以見朕兼收並用。求賢無方之至意。成都闕帥癸丑。以吏部尙書張燾爲之。仍除寶文閣學士。時罷四川制置使。上謂宰執曰。燾雖安撫成都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省以寬民力。上語在己酉今聯書之及燾陛辭。言蜀自軍興。民力久弊。官吏不恤。臣願宣陛下德意。俾一路被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事悉以委卿。以成都帥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也。戊午。宰執奏統制官雷仲管鎮江府軍馬。上曰。岳飛軍中偏裨。如董先。牛皋。頗驍勇可用。但先好貨。皋嗜酒。皆有所短。未可統衆。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知人善任。使雖軍中偏裨。性行才否。無不洞察。丁卯。宰執奏上皇太后宮殿名。上曰。行宮地隘。只依山修築。至於器用。供帳衣衾之類。朕皆親臨視。仍許宰執入觀。秦檜曰。陛下純孝。篤於奉親之禮。無不周也。壬申。上諭宰執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勞績。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玠家屬。秦檜曰。陛下追念將帥。不忘其勞。凡



披堅執銳者。孰不感而自效也。金人近歲用兵多不利。始知憚中國。時有遼軍萬戶韓常。爲瀋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北非南之所能敵。茵益都人。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怯彼勇。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爾。十一月己卯。奉使藍公佐回程。庚辰。纔至燕京。而彼國元帥烏珠亦至。公佐深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殿中侍御史何鑄言。初改官及初補官。並合赴部注授。乙酉。秦檜奏舊法初改官。歷親民一任。上曰。有祖宗成法。自當遵守。嗣濮王仲偁卒。戊子。司農卿莫將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季迨乃朕舊寮。亦見朕於臣下無所偏也。秦檜曰。唐龐壽相任濮守。以汚敗自陳。嘗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焉得獨私故人。壽相流涕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右正言陳淵乞凡賜齋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共議。又言莫將未應遽除。次對。案繫年要錄時莫將改充集英殿修撰須其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寵之。今將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淵沙縣人也。壬申。秦檜奏神宗哲宗實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實錄。原按此處疑有脫文實錄當實其事以信。後世豈容置私意於其間耶。開封少尹李景謨奏。陽武河埽事。癸酉。上曰。河事利害非輕。可速擇都水官。朕頃兩至河上。每見一埽所費不貲。如十八盤各有斗門。以殺水勢。一失枝梧。民被其害矣。金部郎官游損奏。州縣賊吏監司郡守。不卽按治者。許民越訴。詔申嚴舊法。損建陽人。酢子也。辛酉。詔樞機之地。安可曠官。僉書院事樓炤。趣令還任供職。時侍從官論薦左朝奉大夫張甸等。皆令除郡。壬戌。上曰。士大夫固以

任中都官爲榮。朕謂百姓國家根本。當以親民官爲重。無內外之限。旬嘉興人也。先是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中劉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御之。又有嘗事僞楚人徐偉達者。差知池州。一止言。邦昌僭位。凡仕僞之人。皆諱其官稱。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旣可惜。且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上皆爲罷之。中丞廖剛曰。是臺臣所當言者。皆爲劉君先矣。金主亶諭其政省。今後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夏冬拉必。原作刺鉢。今改正。下同。皆循契丹故事。拉必者。契丹語所在之意。然契丹先世雖然游獵。未嘗立四時定制。自中興講好之後。復併諸番。境內無事。始於每歲。春水獵鵝。秋山射鹿。夏則避暑於長嶺。冬則就暖於陽城。旣畢。然後歸廣平。靴甸受禮。卒至亡其國。亦緣四時無定。遠近騷動。時亶方親戚內叛。寇盜外擾。不知自警。乃循契丹覆敗之轍。其後果不令終。蓋已基於此矣。十二月甲辰。言者謂翼祖積累深厚。與我宋萬世之基。而保州陸宗院旣陷於敵。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官者僅四人。望權依西京宗室例。先次注官。丁巳。詔從之。宗正丞鄭鬲奏。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壬子。詔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饑。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秦檜曰。陛下語簡而理盡。無不本於愛民。鬲。侯官人也。初。詔侍從各舉所知。而給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葵。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詔。廣問。夷簡孫也。李光欲除廣問館職。至是殿中侍御史餘杭何鑄言。二人非知廣問者。因光之囑。迫於勢而舉之。相與以欺陛下也。今光已去。二人之罪。豈容不正。己巳。詔一止。葵。並以奉祠而去。金僉軍之法。自元帥府下諸路帥。帥下節鎮。鎮下支郡。郡下諸縣。縣



下籍民戶丁多寡之數。令備軍械軍裝。以聽點集。用兵以來。皆尼雅滿之徒專之。至是國主亶始令諸路不得從元帥府。須見裏面使臣所持御畫牌劄。方許僉發。蓋疑其下也。然元帥府距其國都甚遠。苟有緩急。豈能應機而用哉。

# 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紹興十年

歲在庚申

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等奏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

恤又曰度近日上封事言臣等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無事凡所上書朕無不覽若有言卿等過豈可不令卿等知卻致積成大過耶時遷工部侍郎李誼爲尙書欲借誼資政殿學士奉使金國誼辭行乙酉上謂宰執曰朝廷遣人往新疆多辭不行奉使亦辭若不黜是爲姑息之政卽詔罷之丙戌詔新除工部侍郎莫將充迎梓宮使以知閣門事韓恕副之壬辰詔上殿官唐文若改合入官仍舊潼州府教授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非特養成人材亦足以抑奔競之風文若庾之子也癸巳上諭宰執曰朕選任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材然後用非其人至於失職不過罷之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審也初太尉郭仲荀旣兵交與淮東宣撫使張俊下統制官雷仲至是乞祠甲午以爲醴泉觀使旣而俊薦仲荀有才遂令知鎮江府詔陝西買馬已及千匹自此必益多宜指畫牧養庶幾蕃息以備戰騎癸亥上諭宰執曰舊徐州有鐵監陝西諸路亦多坑冶今當置作院以造軍器各有土俗所宜倘非所宜不惟枉費亦非所用豈除戎器之意哉秦檜曰臣仰體聖意安不忘危而留意於武備如此二月癸丑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劉錡爲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卽王彥所刺八字軍也廖剛又請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秦檜滋不樂初秦檜



請下有司討論史館之制。至是禮部言：依元豐制合併歸祕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曆。遇脩國史，卽置國史院，修實錄亦置實錄院。所有見今史館罷歸元處，既而著作佐郎丹陽王揚英又言：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於是復以國史日曆所爲名。初，淮南諸路已置教官，至是言者又謂四川士人衆多，宜選分教，乞諸州並置立。丁未，詔從之。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壬申，上謂宰執曰：爵祿本是厲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赴功者，朝廷當與進擢。至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加獎。秦檜曰：臣等敢不仰遵聖訓。言者請復置勳官。癸酉，詔付吏部。三月己卯，詔陝西諸路前環慶帥顯謨閣直學士趙彬、前永興帥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前涇原帥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前鄜延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皆入覲。而彬已到闕。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澤以暢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驚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而責以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踞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屈汝，旣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又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蓋不能自己者也。至是入見，遂除彬爲兵部侍郎，中孚醴泉觀使，中彥提舉佑聖觀，師古馬軍都虞候。未幾，師古卒。其後諡曰毅勇。先是上嘗諭秦檜曰：比聞州縣多創添稅務，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貨少爲公私之害。又州縣違法，差夫騷擾，被差一夫，須備十千，動止數十人，而借者

或止收錢而去。己未。檜具稟。乃詔所增稅務並罷。差夫嚴行禁止。上曰。二事責在漕臣。違者重置之法。先是遣禮部侍郎蘇符爲金國賀正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副之。丙申。符等回符軾孫也。初。陝西沿河諸郡。諜者言金欲以修大慶關水岸爲名。將興兵渡河州。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遂言與金講和。今已踰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尙留彼國。竊慮敵情難信。萬一以精騎自河中府突來。不數日可至川口。近探報金果於河中廣積糧草。並獲到奸細王萬。稱金復要興兵。乞先事爲之。以防意外之警。兼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已入覲。宜早擇帥。臣機不可失。況本路統兵官多是降敵之人。亦乞更加選擇。及早去留。萬一有不測。應干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畫。至是。世將又奏金帥薩里罕等復來蒲解。緣薩里罕等久在陝西。窺我四川。去而復來。其意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少同行。緩急呼喚難集。又收復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廢壞。若自大慶關深入秦地。則沿河諸郡。決不能守。是雖得其地。與未得同。又陝西諸帥。皆嘗從僞。不敢訓兵。兼器甲絕少。皆謂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未得同。惟望早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陝西。其勁兵良馬。我悉得用。實爲誤國。丁酉。詔世將隨宜措畫。庚子。詔徽宗裁定笞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昨拘舊文。請從重比。殊拂於理。可依政和敕遞減。庶幾省刑。以彰先帝之美。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尚原。殺金坪。有稍壞之處。是月。胡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萬條。并興洋一帶。皆葺治之。夏四月。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言。作史之道。法有取於簡。事不貴於繁。癸亥。上謂宰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關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上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提舉官。務在廣招。



苟取充數以希賞而地不足以給之削其頃畝法因以壞乃詔樞密院行下帥司見田招刺不必拘以舊額五月甲申詔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時殿前司有將領湯尙之者詔與外任乙酉上謂宰執曰屢戒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蠹耗國計也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於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秦檜竊歎上如天之無心故聽言之際任理而不任情如此時吏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上御史宗丞王次翁奏劾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之不圖積習寢久將有大於此者次翁所論深明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因薦新台州教官永嘉張闡召對張闡言金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爲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疏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爲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旣固則中原之復可冀於是闡試館職爲正字除正字在閏六月初金元帥烏珠將渝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於祁州元帥府大閱至是分四道入寇一寇山東曰聶嘒貝勒原作聶黎字董今改正者將之一寇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三郎君卽薩里罕也一寇河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丙戌據張戒默記乃正月十三日入東京執留守孟庚於是烏珠駐舊龍德宮而三路都統以次長驅南下破潁昌淮寧三府蔡州遂降於金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沂江淮至潁上錡與屬官

杜亨道、王羲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輕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錡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乃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者。錡曰：『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盡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卽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王若海緣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行，卽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盜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案繫年要錄又云：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軍人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敵之遊騎已渡河至城外矣。初，右護軍七萬二千人，馬六千一百匹，自復故疆，進屯陝右。其留保川口者，不過二萬，多是秦鳳帥兼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所部。時永興帥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八千衆，在邠耀二州。餘則分於利路帥兼樞密院都統制楊政，及涇原帥田晟、環慶帥范綜、鄜延帥王彥、熙河帥孫渥布於諸路。至是，金大帥薩里罕自河中府渡入同州界，馳二百五十里，破永興軍。直趨鳳翔府，據之。而我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宣撫副使胡世將倉卒召諸帥。時吳璘、孫渥已隨世將在河池，而楊政、田晟亦繼至。惟范綜、王彥仍守其地。諸軍稍集，世將卽遣璘、政、晟同率大軍會諸路統兵官涇原曲汲、環慶屈元、鄜延趙維清等，分據渭河南一帶，外捍六路，內保四川。先是張燾出帥成



都請由京洛關陝以達。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與胡世將議事。上許之。及燾至永興軍。報金已敗盟。遂見世將。言和尚原最爲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是無蜀也。於是燾爲奏。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丁酉。有旨令世將日下抽回。詔雖下而未達也。己亥。上謂宰執曰。金人自靖康以來。每摺撫前事。歸曲中國。以爲兵端。自前年割地請和。朕待之之禮已盡。忽無故稱兵。曲直有在。朕今決意用兵。秦檜等曰。陛下本以可和則和。不可和則戰。此素定之計。今烏珠骨肉相屠。遺毒中國。首亂舉兵。陛下赫然震怒。當爲弔民之舉。臣等敢不效死承命。命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爲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以護軍承宣使李顯忠爲殿前都統制。從之。光世復請統制官王德。隸其軍。德堅不肯從。時秦檜素主和議。於是中丞王次翁言於上曰。陛下旣以和議爲主。而諸將守備益嚴。士卒勇銳。金雖敗盟。曲不在我。無能爲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而都統制楊政與涇原帥田晟。鄜延帥王彥。並據渭河南一帶。與敵兵對壘。都統制郭浩駐涇州。而熙河帥孫渥權參謀官渥勸世將退保。諸將亦曰。敵掩我無備。我分屯之師未集。宜少退清原野以避其鋒。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曰。敵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亡。謂我無備。今若退墮其計矣。玠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乃曰。分屯之兵未集。關中且暮。望官軍捷而吾邊避。則大事去矣。吾誓死於此。勿多言也。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仍命玠統軍二萬於寶雞河南捍

敵。庚子。詔璘節制陝西諸軍。方下而未達也。時金選精騎。令折合孛堇作前鋒。有受金號令者。與賊通謀。辛丑。敵騎掩至石壁寨。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折合孛堇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危。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既而諸軍老小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時有監進奏院陳鼎上書言。金於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使不即敗。他日之禍。有不可支特。願乘此早爲自治之策。秦檜怒。送之吏部。鼎。松溪人。戩子也。初。吏部功賞。難於覈實。吏得舞文爲姦。司勳郎官張官。因陛對。力陳其弊。以謂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舍括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請自今以例爲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者。著爲定制。人以爲當。官。晉陵人。守兄也。至是遷祕書少監。時官齒髮已衰。每盥濯危坐而讀。未見之書。自視無愧於蕭德言云。新西京留守仇愈未至。而金背盟。今復愈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六月。甲辰朔。右僕射秦檜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金國達蘭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臣今請先至江上。諭諸路將帥。同力招討。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罷免。上嘉納之。初。威州團練使李貴。統官兵於江西虔吉筠三州及湖廣界。招捕盜賊。至是貴誘到首領一百餘人。脅從六千餘人。丙午。以貴爲登州防禦使。時金人圍順昌府城。四日。乃移寨於城東地號李村。案繫年要錄作城東拐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騎將閻充。案繫年要錄作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氈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日己酉。以東京副留守劉



錡爲沿淮制置使。錡未之知也。金將折合孛堇自武功縣整兵再來。是日己酉。都統制吳璘、楊政率大軍迎敵。至扶風。遇敵力戰。金先是於扶風築城。旣敗。亟入城閉門拒守。官軍乘勝攻拔其城。殺敵衆幾盡。援兵繼至。亦敗而走。初言者論太常少卿劉昉、宗正少卿陳淵皆罷。至是言者又論二人之去。而工部尚書廖剛謂昉淵乃己所薦。獨以爲賢。又金人敗盟。而剛幸時警復肆曉曉。以惑縉紳。庚戌。詔剛與外任。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護軍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錡。俊旣不樂錡。而德復懼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卽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上。今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復慮錡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乙卯。金拔寨遁去。順昌破敵錄曰。錡方被圍時。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援。十三日。金兵旣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敵勢動息。二十三日。日卯時。以數十騎到城下。錡邀入共飯。已憩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裏送劉大尉老小出穎河矣。烏珠至淮寧府。自三路都統以下皆撻之。於是三路都統官守南京。將軍韓常守穎昌府。而自與龍虎大王者擁其餘衆向東京。順昌破敵記曰。烏珠撻諸將。韓常有怨言。情頗離。烏珠至東京。欲往河北。僉軍王山曰。河北有百姓無正兵可僉也。參知政事孫近奏。被旨奉迎兩宮。今道路未通。欲權結局。戊午。詔從之。甲子。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憂去位。庚午。以鼎州觀察使沿淮制置使劉錡爲武秦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時金別將又陷宿亳。淮西宣撫使張俊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

密引衆經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敵遇。敗之。而統制官王德。率衆自壽春趨宿。夜半襲破敵營。降僞守馬秦。乘勝趨亳。又下之。密以孤軍駐壽春。累月敵不敢南嚮。俊既復宿亳二州。遂引軍還壽春府。時俊軍威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爲多。俊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司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時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措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并背嵬將成閔。率兵北伐。辛未。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兵入沂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是月。資政殿學士馮澥卒。時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與金戰於潁昌府。敗之。遂復潁昌。憲又與戰於陳州境。敗之。飛別遣統領官楊成與金戰於鄭州境。敗之。復陳鄭二州。而飛自與烏珠戰於偃城縣。殺其將鄂爾多貝勒。原作阿李朶。李董今改正。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使張浚聞淮上有警。亟具邊計言。向使金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則德之爲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弱。幸今金自反覆。士氣尙可以作。臣願引權制變。用天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矣。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統制官李顯忠葬其父。乞官與之費。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自歸。



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績。而置高位。曩邊遽亟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於聲。懼形於色。屈指命日以策州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纔二千。行迨宿泗。什亡其七。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與爲軍資。盡且復乞。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寢其賜。從之光世。又請以舒斬等五州爲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爲藩籬之衛。右正言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爲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之跡。不可許也。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高又言。諸大將起於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其知所懼焉。時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悉已降金。閏六月甲戌。詔送其家屬居於涇州。癸未。上曰。順昌淮陽戰士捐軀。死於國事。宜令逐處設奠。仍作浮屠水陸法事。以慰忠魂。使知朕不忘之意。甲申。時陝西奏捷。金旣不敢度隴。蜀道以安。分屯之軍。亦各全師而還。丙戌。以知秦州兼節制陝西諸軍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並爲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而宣撫副使胡世將。亦自寶文閣學士陞端明殿學士。時有獻計。決淮水以灌敵壘者。辛卯。上謂宰執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有被其害者。秦檜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於天下也。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將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未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與人言。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皆有實跡。望顯寘於法。章三上。丁酉。鼎責祕書少監。分司。

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趙鼎事實曰：時鼎連失洙、渭二子，與親知書曰：幼某謫潮陽，惜於離別而死。一罹被讒，而併殺二子，蓋負罪之深，宜誅而貸。故移禍私門如此，其酷然造物者方且困之，未使其斃，強顏苟活，惟是責躬無地自容耳。戊戌，賜諸帥詔曰：狂

敵不道，薦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弗克。捷奏繼至，俘獲踵廷。尙慮狃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

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金人亡在朝夕，必滅爲期。咨爾六軍，咸體朕意。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時屢

獲捷。至是，詔書不許深入。飛遂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失之。野記。奉使洪皓時在燕，密奏順昌之役，金人

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惜也。福建安撫使張浚復條

海道利害，仍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秋七月癸丑，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

中進都指揮使公事爲淮北宣撫副使，又以馬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

在引兵出泗上時，淮北無敵騎，遂復還臨安，亦詔錡班師。次於鎮江府。時方用兵，當嚴斥堠，己未，宰執

奏擺鋪事，上曰：遞鋪兵極可憫，月糧雖案月支，鋪屋亦須如法，有虎狼處，必用兩重籬落。秦檜旣退，竊歎

仁心周偏，真堯舜之用心也。招討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王權攻海舟，破之，擒僞守王山，獲金人，押

至行在。王山卽隨敵至順昌城下者也。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權，先時舉國內兵盡赴祁州大閱，舉所閱之兵盡隨烏珠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三耶

君敗於陝西亦來告急，是時南宋若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擒也。乙丑，詔卻押回世忠軍，隨宜區處。秦檜請今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

不然，須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不敢妄奏也。檜曰：陛下於庶政覈實如此，孰敢欺乎。時世忠怒統制官

呼延通遁赴淮而死。丁卯，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銳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



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金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帶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軍統制官傅信忠。同措畫斷毀橋河。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距。且當盛暑。中傷者多。不容更遣兵。兼王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至永興之外邑。與王俊會。雖同傅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一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八月癸丑。上曰。御將用兵。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能自運。豈立國之道。秦檜曰。此漢高帝馭英雄之意也。己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動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秦檜等退而竊歎。上於一命一令。存教化於其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蓋如此也。己丑。宰執奏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見圍淮陽。期於必滅。上曰。攻城當開其生路。不可合圍。既得城。多殺何爲。秦檜曰。此成湯祝網去其三面之意也。言者以爲民間詞訴。郡縣監司。不以時決。壬辰。上謂宰執曰。朕昔以元帥在河北京東。見縣民有訴縣於州者。復委之縣。郡民有訴郡於監司者。復委之郡。如此則民冤何緣得直。當申嚴約束。秦檜曰。陛下察見郡縣之弊。知吏治得失。雖漢之宣光。殆無以過也。詳定一司。敕令張宗元奏。刪定官序位。甲午。詔在樞密院編修官之下。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厲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遏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

帥王俊亦在盤屋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曾受僞命人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遷轉緣從僞既久率望風降拜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誘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安撫朱勇將官梁炳及統制統領各給袍帶移住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楊政在寶雞金大帥薩里罕陰遣客刺政詐爲降人政覺而誅之辛亥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先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分兵欲侵川界遣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陝西諸軍吳璘總兵至秦州之北丁巳攻城拔之守臣武誼將官邵卞成紀知縣蒞諫等皆降戊午宰執奏事上謂秦檜曰士大夫多樂在朝廷不樂在州縣蓋朝廷遷進多州縣遷進少卿等可擇州縣吏之有治狀者當如漢增秩賜金使內外之勢均也庚申吳璘進兵剡家灣與敵將賀珍郎君原作胡蓋郎君今改正戰兵大潰時行在遺火壬戌宰執奏犒設救火諸兵事上曰累令去蓆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遵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戾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右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甲子上曰近世禮器大不合古制如聶崇義三禮圖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況亦無大費也是秋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自計四十二人宰執子姪皆豫其選揭榜之日士論大駭自置舉場以來未嘗有也朱勝非開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額少舉子多求牒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艱易百倍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爲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爲從官



實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塗更相汲援其勢炎矣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  
薦溫士四十二名檢與參政王次翁子姪豫遷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  
不然  
矣  
河南府奏檢視諸陵除永定永昭永裕永泰並無損惟永安永昌永熙神壺壘裂冬十月乙亥詔

本府委官修之 敕令所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書成戊寅右僕射秦檜表上之 右正言万俟卨論淮

北宣撫司范直方怯懦沮師丁亥上曰陛黜必明當其功罪可鐫職與遠小監當初直方之行上寵以列

卿賞賚優渥至是出於威斷勸沮若此臣下孰敢不奮勵而赴功也 臺臣論信州守臣劉岑歷守三郡

妄費官帑以市私恩己丑上曰朕於軍興調度尙恐有傷百姓其可以無名之費重困吾民乃詔重貶之

是月臨安府居民遺火延燒省部官舍朱勝非閒居錄曰初上駐蹕應天堂饌減至維揚又減至餘

元樞爲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先是建炎初御營使置激賞庫銀百星錢千緡爲一料畫

相因淮上用兵途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先是建炎初御營使置激賞庫銀百星錢千緡爲一料畫

旨支降傳充軍書警奏開探之費其後司廢庫存隸於三省內結諸宦外交諸將首尾五年御史謝祖信

論鼎章內一事云盜官錢八十萬緡蓋此錢也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歸河南故地檜託言計備

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歲時所獻日月增厚而錫資便蕃權勢熏灼錢覆每兩二十餘緡月至數兩

至是庫金出入輕於州郡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稿賞計畝率錢徧天

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斂號激賞而實未嘗舉百姓尤以爲怨十一月火作首焚三省庫

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無幾幸火以滅迹無復稽考者也 資政殿學  
士翟汝文卒 十一月戊午時御書皇太后玉册癸亥右僕射秦檜言陛下字法逾勁絕類雲天之體上  
曰學書必以鍾王爲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檜曰陛下天縱多能無不造其至妙推而上之所以治  
天下蓋必以堯舜爲法臣下自非堯舜之道安敢輒陳於前也 是月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胡交修外  
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十二月戊寅上曰凡觀人者必觀其行事則可以察知其心之微漢高帝平時

好色喜貨。至於入關。秋毫無所犯。唯范增能察知其志在取天下。於是秦檜等仰歎聖學淵妙。商榷古今。非羣下所能及也。壬午。上皇太后冊寶。上躬詣殿廷祇發。赴慈寧殿禮成。百官於宮門外遙賀。太后先是冬溫無雪。上以嚮春疾疫爲慮。是日禮樂備物。百寮在列。凝雲閣雪不降。至夕大雪。人情懽悅。道途相慶。甲申。秦檜奏曰。陛下聖孝感通。天意昭格。明堂禮成。然後雨。尊冊禮成。然後雪。若出符契。陛下再三謙抑不居。臣等仰見聖意。欽天之命。雖休勿休如此。丙戌。禮部侍郎蘇符遷尙書。初。建寧軍承宣使知代州王忠植。將兵至延安府。爲叛將所執。令拜金國詔書。忠植毀罵被害。至是。川陝帥司以聞。丁亥。詔贈忠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言者乞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乙未。上曰。諸帥所隸統制。統領官。智愚勇怯。朕皆孰知之。儻有所使。便可抽擢。何必更令薦舉。蓋上於人材大小。無不徧察。下至偏裨。已深簡於淵鑒矣。婺州東陽縣魔賊竊發。丁酉。詔遣殿前司裨將王滋往捕之。上令宰執諭滋。不以多殺爲功。未幾賊平。



# 中興小紀卷二十九

紹興十一年。歲在辛酉。春正月辛亥。時有進保蜀論者。上既覽之。甲寅。謂宰執曰。彼但採三國志語。殊不切時事。又多引諸葛亮爲證。不知古今事異。亮方出蜀以圖進取。今欲守蜀以圖扞禦。豈可同日而語。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學。洞察古今之理。初。金元帥烏珠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毫。出入許鄭之間。復僉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至是烏珠果入寇。乙卯。犯壽春府境。己未。命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統所部兵三萬渡江禦之。時淮西宣撫使張俊已至行在。亟令回建康拒敵。知壽春府孫暉與統制官雷仲皆棄城而去。遂陷壽春。殺守兵十餘人。繫橋淮岸以渡其衆。而廬州守臣樞密直學士陳規病卒。故守備皆缺。惟有宣撫兵二千餘人。亦相率南遁。乙丑。劉錡至廬州。城下敵騎大集。錡少退以避其鋒。丙寅。金入廬州。遣輕騎數千追錡。而不敢逼。相持至暮。各解去。言者以爲敵人盜邊。歲以爲常。在我有備。則外可制侵擾之患。內可安搖動之情。比者敵犯壽春。如雷仲孤軍兩捷。而劉錡全軍繼達。則士氣益張。當有以遏其勢。惟是民間妄傳以惑羣聽。宜下臨安府覺察。是日丙寅。詔從之。二月丁丑。上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者。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爾。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爲可取也。蓋上之知人善任。使得堯舜則哲之難如此。江西帥臣梁揚祖擒捕諸盜殆盡。詔自雜學

士加顯謨閣學士。先是劉錡退至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乃引據之。以遏敵衝。軍勢復振。金元帥烏珠既踐淮西。遂據和州。時淮民渡江避寇者。不知其數。張俊先遣其姪統制官子蓋。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王德。各率所部兵。先據采石。甲申。俊夜絕江。與錡聲勢相接。上命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爲宣撫副使。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敵尋退。俊復和州。分遣王德。與統制官趙密。追之。密命所部將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敵疑不動。迫暮引去。密乃命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丙戌。劉錡至柘皋。適與敵會。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陳。丁亥。德與統制官田師中。麾兵渡橋。先薄其左隅。敵陣動。錡與諸軍合擊之。俊與大軍繼至。敵大敗。遂復廬州。庚寅。俊與沂中及錡。皆至城外。初。建康留守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其子內機宜官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敵果使叛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庚寅。上謂宰執曰。金人犯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精思所以應之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動。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變。秦檜等曰。邊事遽興。若非陛下神武獨斷。聖志素定。不惑於浮言。臣等豈得少效萬一。乙未。詔劉光世。韓世忠。楊沂中。劉錡。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三月。庚子朔。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遵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爲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攻取爲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社稷久遠利害。要須駕馭用上。又曰。文武之道。雖同而事實異。世稱衛青不薦士爲賢。蓋禦侮折衝。將帥職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不預進擬。蓋知文武之事異也。觀文殿大



學士知福州張浚。以緡錢六十萬助軍。癸卯。詔獎之。言者謂金人雖遁。兩淮郡守當易以武臣。使之深溝高壘。常若敵至。而選通判俾治民事。從之。淮西宣撫使張俊。與副使楊沂中。爲腹心。而與淮北宣撫判官劉錡有隙。故柘皋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與。三帥權均。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昌順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自金人犯淮西。濠州被圍。守臣王進。屢遣人至軍前求援。而近有被擄民自淮上回者。皆言敵去已遠。甲辰。諸將議班師。俊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平州。而俊與沂中耀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俊取宣化渡歸建康府。而沂中由瓜渡歸行在。庶道路次舍不相妨。乙巳。啓行纔數里。諜報金攻濠州甚急。俊馳騎邀錡。錡乃回軍繼進。是日。宰執奏柘皋戰地橫屍十餘里。臭不堪行。上愀然曰。南北之民。皆吾赤子。驅冒鋒鏑。使就死地。朕不忍聞之。乃詔戶部給錢。使葬其屍。仍作水陸道場。以慰其魂魄。秦檜等仰贊聖心。仁惠如此。堯舜不能過也。丙午。曲赦淮西。戊申。張俊至黃連。距濠州六十里。而城陷。王進被殺。敵已退去。俊召沂中。錡謀之。沂中欲追敵。錡曰。彼得一州而遽去。必有伏也。俊乃令沂中將神勇一軍直趨濠州。塗遇伏。都統制王德救之得免。時朝廷未之知也。庚戌。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烏珠可也。漚淵之役。撻覽旣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是以沂中渡江。遂歸行在。癸丑。俊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太平州。時俊兵八萬。皆強壯精銳。爲諸軍之冠。號鐵山軍。庚申。上謂宰執曰。唐太宗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其爲突厥所窘。

也。用大箭卻之。突厥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每郊壇必陳於儀物之首。以旌武功。朕常疑之。凡人手足身體長短。決不至相倍蓰。則大弓長矢如何用。朕疑是弩。史官誤書爲大弓耳。秦檜等仰歎聖學洞照精微。詳觀物理。非諸儒所及也。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糧乏爲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故張俊與右僕射秦檜皆恨之。此據野史夏四月。壬申。言者謂御前軍器所。旣屬工部。卽合隸臺。又役匠四千五百餘。宜揀退老弱之不堪者。竝從之。金之寇淮西也。參知政事孫近。請召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乙卯。以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後再論。遂落職。戊子。淮西宣撫使張俊於內殿奏事。己丑。上謂宰執曰。朕於人不專聽其言。必觀以事。如以張俊之言而參考其事。乃知俊之忠誠。體國爲可喜也。庚寅。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合罷之。初。結事中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檜用之。此據野史乃密奏上。以柘皋之捷。召太保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少師淮西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撫使岳飛。竝詣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行在而飛獨後。秦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乃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山。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卽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爲樞密使。飛爲樞密副使。惟俊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其權。卽首言。臣旣備位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忌飛與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爲言也。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



前日天下所共憂者。一旦變爲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緣邊倚兵爲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爲便。亦有念舊而不敢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惟統制官在外。有如塵蒿。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旣罷。令漸立法。庶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以爲言矣。未幾。除剛中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詔三省樞密院。依在京舊例。分班前後奏事。參知政事王次翁。以樞密副使岳飛已官少保。乞班其下。詔從之。王伯庠撰王次翁敘紀曰。紹興辛酉。金人有欲馬飛駐軍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栢舉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秦檜爲相。先臣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三大將置酒湖院。皆除樞密使。趨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歎服。三帥旣罷。兵柄先臣語。伯庠等曰。吾與秦檜謀之。已久。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有。癸巳。上謂宰執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爲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爲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五月己亥。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爲翰林學士。時御前軍屯駐處。竝置總領錢糧。辛丑。乃命太府卿曾慥於湖北。司農少卿胡紡於淮東。太府少卿吳彥璋於淮西。悉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

預聞軍政不獨職餉饋而已。慥布孫也。癸卯詔諸軍統制官王勝、劉寶、岳超、成閔等克殲大敵，宜頒賞典。勝、寶竝爲四廂都指揮使，超承宣使，閔防禦使。辛亥，上謂宰執曰：朕與諸將論兵，未嘗論勝，惟先論敗。漢高祖屢戰屢敗，終成帝業；項羽屢勝終不能成事，一敗而遂亡。故凡論兵者不必論勝，惟先慮敗，冀終成也。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全軍，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旣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衅，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言者以謂綱紀正，則朝廷尊，向者三宣撫司有軍期文字進奏，院不以時達，故權宜置承受官。今韓世忠、張俊、岳飛旣除樞密，文字自經通進司投進，則承受官宜罷。丙辰，詔從之。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於饒州。甲子，御前都統制田師中、王德竝除節度使，師中定遠軍，德清遠軍，賞破敵之功也。六月辛未，戶部具贖刑文字。壬申，上曰：朕謂凡爲政之本，必抑彊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旣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乙亥，以右僕射秦檜爲左僕射，仍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初，樞密使韓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尅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辛巳，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尅敵弓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小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光州探到金人內亂事宜。癸巳，上謂宰執曰：探報虛實，未可盡信，自治可也。在我者旣自治矣，待彼自亂，方可臣服。漢武帝乘



文景富庶之後。竭天下之力。不能致匈奴之服。其後五單于爭國。自相殘滅。而孝宣兵革事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今當自治以待彼之衅。乃可致中興也。三京招撫使劉光世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勳舊賢勞爾。秦檜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書以戒武王。而陛下優爲之。賢古帝王遠矣。詔以光世爲萬壽觀使。奉使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微齋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消息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初有詔史館修徽宗實錄。至是書纔成六十卷。秋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尋加檜少保。庚子。以翰林學士范同爲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捍禦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敵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時有上殿官趙公煥。自言罪廢累年。老幼不給。王室孤弱。同姓凋零。宗子無在朝者。且侍從之臣。當參用皇族。陛下欲求其人。臣願備數辛酉。上以語宰執。且言公煥持掉闔之說。自嚮求進。朕爲大元帥時。公煥嘗率宗子勸進。因是識之。亦屢與陞擢。今其言僭妄。不循分守。不顧廉恥。當議竄責。以爲小人之戒。秦檜曰。公煥非佳士。昨爲

湖南郡守陵蔑監司與之交訟。幸而善罷。陛下識於潛藩而用之。今知其小人而竄之。賞罰無私。真天地之心也。先是臨安境大旱。上自是月初不御葷。遣有司歷走羣望。又命執政宗室從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祝無所不至。決滯獄。出繫校。詔令之下相踵。凡二十有四日。癸未大雨。自午未達旦。遠邇霑足。甲子宰執稱賀。上曰。朕日來臥不安席。夜分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徧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其文耳。秦檜等曰。雲漢美周宣王能遇莪而懼。側身修行。陛下躬行之。實允符前王。天心安得不昭答乎。是月端明殿學士徐俯卒。先是樞密使張俊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旣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也。八月庚午。宰執奏功賞事。上以此語之。辛未。宰執擬除吏部郎官姜師仲等爲卿監。上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官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於是秦檜等仰承聖訓。願遵守之。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方俟嵩等論飛罪。以今春敵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飛來而飛固稽嚴詔。略至舒。鄆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不守。致誼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紜遂定。於是飛上章。



乞罷甲戌。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充萬壽觀使。飛旣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癸巳陝西宣撫副使胡世將方乘機進討。遣節制陝西諸軍吳璘出秦州。本司都統制楊政出隴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出商州。而世將母康氏亡於晉陵。癸巳詔特起復。世將仍治軍事。後數日下秦隴二州及破岐下諸屯。取華虢二州。又入陝府時。大理寺有未結公事。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兵。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是月。資政殿大學士顏岐卒。資政殿學士翟汝文卒。湖南漕臣汪叔詹以書白左僕射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統制官張憲主之。庶杜欺弊。九月辛丑。檜奏其事。以爲可行。乃詔統制官王貴與憲同掌。時有上殿官鮑瑀頗疏通。上因命遣瑀往軍前。根括錢物。歲入幾何。諸路月椿。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幾何。當議省之。丁未。宰執論進退人材及內外除授。上曰。朝廷用人。初無內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爲心。奔競苟得。居內則爲遷。在外則爲黜。夫外任責以民事。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內。而數十年間。風俗墮壞。趨嚮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也。初。朝廷遣工部侍郎莫將。知閣門事韓恕。奉使金敵。爲敵所留。至是。敵不因聘諭。忽自遣將恕等歸。戊申。泗州奏至。上諭宰執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夫今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謂我將帥各自爲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旣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懼。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

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甲寅。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爲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丙辰。詔利州觀察使劉光遠。充金國通問使。忠州防禦使曹勛副之。著作佐郎鄧名世。臨川人也。初。劉大中宣諭江西。薦之。自布衣除刪定官。泊入館。久兼史職。左僕射秦檜過局。嘗書其史藁之後。爲得體。然媚嫉者衆。至是因擅寫日曆。爲言者所劾。罷去。久之卒於家。冬十月丁卯。以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爲川陝宣諭使。時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駐兵寶雞。金人萬戶通檢。李堇屯渭北。政欲拔其城。戊辰黎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戰。政賈勇士鏖戰。縣旁。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單騎突出陣後。山上執幟以招。陽爲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遂驚而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開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己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先是少保岳飛。舊所部統制官節制鄂州兵馬。張憲陰謀。冀朝廷還飛復掌兵。而已爲之副。未發。閒爲御前都統制王貴所告。時樞密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僕射秦檜乘此治飛。詔委俊收憲。送大理寺。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戊子。宰執奏制勘院乞追人證。張憲公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非用刑之本意。至於兵亦然。王者兵以仁義爲本。故惡夫人之害仁。敗義者。若兵出無名。反致害敗。亦



豈惡人之意哉。此據野史修入。

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癸巳以爲太傅醴泉觀使。其兄主管步軍世良亦罷。

爲提舉醴泉觀使。仍加奉國軍承宣使。此據野史及墓志。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

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金大帥烏珠率衆復犯泗州。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

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命其姪統制官子蓋提兵於淮陽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

旣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鎮江府劉子羽曰。北敵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迴。是必有他意也。初。

嘉州界外虛限蠻人歷塔等。領衆犯中鎮銅山寨。官兵力不能制。寨將茹大猷遂爲掠去。本州連年防範。

所費不貲。是月歷塔降。遣蠻將軍葉過帶蠻子送大猷等還本州。委知峩嶺縣梁端修同權中鎮寨曹謹

修於界首與之折箭。重立盟誓。自後不敢犯邊。遂申川陝宣撫司依便宜黜陟。補歷塔進義校尉。仍以錦

袍銀帶給之。十一月丙申。宰執擬李迨知洪州。上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

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爲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齊宣

王封卽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爲政。而不徇毀譽之空言也。丁酉。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

不稟秦檜。而衆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同之謀。檜與同共政。纔四月。至是疑而忌之。此據野史修。

故言者論

同。以謂自初執政。卽至建康遷葬。所過多擾州縣。又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爲己

有。望罷其機務。己亥。以同爲提舉嵩山崇福宮。旣而再論。遂降分司。癸卯。宰執奏言者乞詔六部守法。

不得妄有申明事。上曰。祖宗法令嚴備。附在有司。吏舞文出入。而六部長貳不肯任責。事事申明。取決朝

廷此何理耶。朝廷選爲長貳，乃苟簡自便，甚失委任之意。當顯出一二以懲之。長貳盡心，則吏不敢舞文矣。時金遣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爲使副來審議。而我所遣通問使魏良臣、王公亮等與之同入界。乙巳，詔公亮先奏事。良臣權充接伴。劉子羽墓誌曰：金使臣揭大旗舟上，書曰江之翌日，接伴使者見其有異，大懼以爲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某爲守臣，南撫諭子羽時守鎮江，見之怒，夜以他旗易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言者論資政殿學士李光

因近日二使遽還，鼓唱萬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光之意，蓋幸有警以凱復用，乃詔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時金使在駟，見有日而殿陛之儀議猶未決。右僕射秦檜訪於知閣門事鄭藻，藻曰：單禁衛則非所以隆國體，嚴環列則適駭敵情。先聲一出，異端蠶起，或誤大事。惟臨期戒設伏蔽以帘幕，班定徹帷出不意，則無復措詞矣。自是卒爲定制。藻開封人也。壬子，金國審議使蕭毅等入見，於是宰執奏誓書，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爲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復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旣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朕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金若歸我，太后則不憚屈己以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乙卯，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爲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除執政奉使，乃改命高推勣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防禦使雲皆繫獄矣。初飛之在湖北也，新湖南提刑辛次膺舟行過鄂，飛燕待之，旣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



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至是飛悟昨夢。乃新中丞也。此據洪邁夷堅志。然是月。戶部侍郎張澄遷尙書。十二月乙丑朔。上謂宰執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爲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爲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於是秦檜等仰服聖訓。知所先後。禹卑宮室。不足過也。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至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惟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株等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子太叔謂禮。天之經地之義。自古明禮無如子太叔者也。癸酉。工部侍郎莫將遷尙書。左僕射秦檜言。攷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竝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檜曰。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陛下光明之性。如日竝照。又力學以緝熙之。則羣臣進言。豈能妄說以惑聖聽乎。戊子。詔以新刊米芾字畫本分賜宰執。上曰。芾雖無事業。不見於世。至於字畫。古今一絕也。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南侵。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赴援。及指斥乘輿。又因罷兵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憲。令措置壁畫。看畢焚之。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雲又與憲咨目。稱可與得心腹。

兵官商議。憲爲收飛及雲書。遂謀反。僧澤一向憲言。宜先以兵兩隊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雲於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莅其刑。家屬竝遷廣南。且籍其家貲。而配澤一。初。秦檜之居永嘉也。今祕閣修撰主管王龍觀。薛弼。嘗遊其門。又高爲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於高。至是治飛獄。弼雖嘗爲飛參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得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間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勝強敵。號爲良將。其死也。天下冤之。後諡曰武穆。此據野史時朝廷以淮東湖北諸屯不安。命樞密使張俊往撫循之。或謂俊盍爲備。俊曰。何自疑如此。於是宣布德意。遣人諭武昌。皆帖然安堵。



# 中興小紀卷三十

紹興十二年

歲在壬戌

春正月癸卯樞密使張俊措置江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

罷樞務不許且薦其將定遠軍節度使田師中掌故岳飛之兵又薦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往金陵於是竝

詔爲御前都統制師中於鄂州德於建康駐劄

此據野記修入

戊申言者論敷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祕閣修

撰知宣州李若虛皆嘗爲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望黜以示戒詔竝落職初奉使何鑄曹

助等至金國見其主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能言金主令起之曰先朝已

如此行豈有輒改助反覆懇請語甚切至金主首肯數四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

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等到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

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有許還梓宮及太母語至是助等以書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之策以兵威

摧折敵勢而厚禮至誠以感動之敵雖驕暴亦回心革面以順上之志也是月太保萬壽觀使劉光世

卒於行在後諡曰武僖光世遺奏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敷中書舍人張擴持之以爲不可時擴在後省

見事有不當人心者皆爲上言之二月辛未詔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晨省

昏定未嘗離膝下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至是出就外第初太祖受命北征次於陳橋軍中有知星者苗訓

引親吏楚昭輔仰視日色其下復有一日訓舉手加額曰此天命也及王旣受封有日者尤若訥私謂普

乃竝日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蓋不特同符藝祖而大人繼明照四方之象已兆於此矣。己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州縣之吏。壬午上謂宰執曰。汝明所論甚當。朝廷分道命使。正要幾察州縣。可申嚴行。若州縣賊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有臺諫章疏者。當併黜之。汝明黜縣人也。己丑詔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侍郎陳桷。郎官方雲翼。討論典禮。不詳具祖宗典故。專恃己意。懷姦附麗。可竝罷雲翼。永嘉人也。三月貢院上博學宏辭合格人京官洪遵。選人沈介。洪适。詔賜遵出身。适同出身。介循一資。介德清人。遵。适。皆徽猷閣待制。皓子也。皓奉使久在敵中。至是和議定。皓報太后歸耗。辛酉宰執賀太后來有期。上曰。洪皓身陷敵國。乃心王室。誠可嘉也。二子並中詞科。亦忠孝之報。遂詔遵館職。适敕令局刪定官。自中興設詞科以來。卽入館自遵始。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最勝。朕謂文貴適用。若不適用。譬猶畫虎刻鵠。何益於事哉。知貢舉給事中鄱陽程克俊。上合格宗子善能附正奏名。試以示勸獎。上謂宰執曰。天孫之貴。溺於晏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一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惇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異。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乙卯。上御集英殿策試。遂賜陳誠之以下二百五十三人及第出身。初秦熺第一。熺有官。左僕射檜子也。遂降第二。溥。永嘉人。此案句上當有脫文。攷繫年要錄。乙卯。上御射殿。引試南省舉人何溥。已下。而賜陳誠之等及第。乃四月庚午事。此混合爲一。亦誤。誠之。侯官人也。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時在鳳州之河池。方結陝西河東忠義首領。俾爲內應。而朝廷與金敵講和。就差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照舊吳玠。劉豫。所管分畫地界。世將奏秦商二郡。元不係玠所管。合自二州以南爲界。惟和尙原係玠立寨。



元非劉豫地分。宜依舊保守。且言探報敵人。欲以鐵山爲界。果爾。鐵山在河池縣裏。則和尚原等關隘悉爲所占。其四川並無限隔。雖金州殺金坪仙人原稍險。別是平路。得以入川。利害灼然。不可許也。時世將已病。丙辰卒。尋詔川陝津置其喪以歸。夏四月丁卯。上曰。孫近嘗言用人。乃人主獨斷。不可委之臣下。朕以爲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論一相耳。一相得人。遴簡乃僚。而薦之。則人君當斷而用之。若人君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此善論人君之道者也。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而去年買發二千四百匹。至是詔經略使胡舜陟提點買馬官。知邕州。僉以下各進一秩。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卻敵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皆睿算無遺。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羣臣。每諸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從之功也。卿等同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相謂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何以仰稱隆遇之意哉。兩浙漕臣王喚等進銀以助迎奉兩宮之費。己丑。皇后邢氏已上仙。丁亥。訃音纔至。於是太常寺討論服制。上謂宰執曰。先王制禮。無過不及。適於中而已。宜參古今之制。使等威有辨。而合於禮。庶可垂法於後世也。金遣其臣烏陵贊謀至陝西。議分地界。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出白馬關外見之。贊謀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指鐵山以西爲界。剛中曰。此難卽割。須俟旨可也。贊謀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之兵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晚退矣。贊謀不能奪。剛中乃上奏曰。秦商二州并和尚原。皆陝蜀要害。不可許也。其後割秦商地之半。棄和尚原。仍於大散關內得興趙原。以爲控扼之所。五月甲午。就除剛中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先是宣撫司嘗

居閩中。自移於河池縣。饋餉不繼。人以爲病。剛中奏移司利州。務從省費。旣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宜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某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卽日聽命。丙申。詔於盱眙軍置權場。其後安撫軍光州皆置。甲辰。詔諸州無教官處。令尙書省選差。旣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興衰治亂。以爲龜鑑。則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立法在是月乙卯。今聯書之。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第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廢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庚戌。工部尙書莫將等議。上大行皇后諡曰懿節。先是上以太后回鑾。普天同慶。可召和氣。猶慮諸處州奉迎爲名。緣此科率。卻致嗟怨。已降詔。悉令戶部自支。不侵諸州經費。庶不擾民。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止之。己未。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唱之。但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於河。以救河伯娶婦。蓋知此道也。六月。甲子。大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庚。徽猷閣待制前知淮寧府李正民。還朝。庚等奏。昨兵渡河。不能死節。陷身辱國。乞正典刑。詔放罪。任便居住。詔放罪在是月癸未。今聯書之。乙亥。宰執奏。上殿官晏孝純。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於是秦檜等仰歎聖聰。周知民情如此。時川陝都統制吳璘入覲。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丁丑。宰執奏。璘功賞事。上因以璘所對語之。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



贖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上又曰。賞須令適中。政有賞罰。如醫之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又傷氣也。時有學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癸未。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甲申。宰執奏言者所論監禁事。上曰。古今事異。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八九。豈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堰壞而田多荒。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計二千餘萬石。又漢江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堰捍之。水遂趨南岸。城賴以安。是年。召宣州觀察使趙密於建康。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軍。秋七月。言者論福州僉書判官胡銓。文過飾非。用欺羣聽。士之無知者。往往從而宗之。望竄斥以爲惑衆之戒。癸巳。詔銓除名。新州編管。皇太后回鑾。大金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甲午起發。癸卯。吳璘乞用初任團練承宣使恩例。爲其子授文資。上許之。中書舍人張擴以爲不可。乙卯。上謂宰執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材。後難得矣。張俊曰。須試而後換文可也。上曰。俊言甚是。宜降指揮以革其後。上因舉杜甫詩。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謂甫意蓋指此也。於是秦檜等仰見聖心之不忘武備如此。戊申。宰執奏事。因論車服用玉者。上曰。將來郊廟玉器當先製。朕觀今所用祭器。皆別山樽。自有山樽之制。犧樽自有犧樽之制。如玉鬯玉爵之類。今皆未備。豈可不先制也。上尊事天地。奉先思

孝。故凡服食器用。必以祀事爲先。秦檜等不勝嘆服。上自南巡儀物草創。至是諸王宮教授石延慶言。國朝郊廟大禮。有三駕之制。恭聞皇太后鑾輿還闕。陛下將迎於郊。而儀衛未講。望詔大臣集禮官蒐舉。往憲有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尙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同內侍邵諤製造。己酉。太常寺言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今當先玉輅。又按本朝黃麾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其數最爲酌中。欲依此製造。從之。是日上又諭宰執曰。吳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大金國遣金吾衛大將軍完顏宗賢。祕書監劉禔等來。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閒頗有可採。又有欲衝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卽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於是檜等仰見上厲精庶政。臣寮所上利害。躬覽不怠。如此中興豈難致乎。時因有宗子犯法。乙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學教官。今日率宗子講書作功課。庶使用心不爲惡事。於是秦檜等仰見上留意宗子。以教爲先。惇敍之實。莫大於此。上殿官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戊午。上諭宰執。令卽行之。且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移之患也。八月乙丑。宰執奏湖北帥臣劉錡言。沅州徭人作過事。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慮致生事。於是秦檜恭稟聖訓。以諭錡焉。丙寅。皇太后渡淮。言者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何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敍陳。旣而以樞臣使金。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致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所遷延。乃在黨惡。遂罷鑄以本職。



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監察官歸安施鉅長洲李溢皆鑄所薦。詔悉與外任。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竝往楚州迎接。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皇太后回鑾已近。辛巳。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溼龍綃。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攜持夾道擁看。以手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子母之重歡如此也。太后以北方聞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耶。慰問良久。乙酉。上以語秦檜等。且言太后旣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於是秦檜等仰戴聖德之至。宜其篤生上聖。以建中興。而鑾馭言旋。爲天下之母也。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回。己丑。上至臨平。迎奉以歸。初。太常少卿施垌請於皇城迎處。權設龍德別宮。至是。卽奉安焉。九月乙未。以少保護國軍節度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樞密使。戊戌。詔皇太后俸錢月一萬貫。冬。年寒。食生辰各二萬貫。生辰加絹一萬匹。左僕射秦檜進所撰徽宗哀冊。辛丑。上諭檜曰。哀冊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向昭慈挽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紀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隨遺詔。日猶想御簾時。要紀實爾。檜曰。向陛下書扇。賜經筵官。皆當其實。上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評羣臣才德短長。似有所感。朕所書皆杜甫詩。蓋因以見意。

也。有阿李者。本乾明寺尼。法名善靜。因被虜在此界。詐作柔福帝姬。逃歸後。朝廷差宣政使馮益。并宗婦吳心兒。往紹興府識認。遂收入內。加爲福國長公主。降駙馬都尉高世榮。至是因內侍李鄂等隨梓宮回。其言柔福帝姬在北界降徐還。去年已死。還近自北界以其骨歸。後因還父中立訴於朝。遂下法寺勘實。是日辛丑。詔阿李杖死。益心兒以識認不審。編管外州。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面辭新命。上曰。梓宮歸喪。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詔福建官買茶送樵場。仍戒有司。卽時支價錢。上曰。官中買物。往往不卽支還價錢。故人憚與官交易。蓋上通察民情如此。戊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錢愾。副之。製玉輅畢工。大金國遣中書侍郎劉筥。刑部尙書完顏宗表等來。庚戌。引見。以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爲翰林學士。辛亥。詔差內侍藍珪。主管慈寧殿事務。上謂宰執曰。朕戒諸人。凡有闕不得白太后。只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胸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卽壽考康寧無窮矣。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孝。以謂養志曾參之所難。而上優爲之。此舜之盛德也。初中書舍人張擴。爲左僕射。秦檜所知。不數年至侍從。屢繳詞頭。人多不樂。至是吏部引赦行詞。擴每秉燭草制。言者謂其太遽而文不工。擴乃罷去。丁巳。詔戶部侍郎沈昭遠。爲大金賀生辰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副之。新除中書舍人楊愿。爲大金賀正旦使。知閣門事何彥良。副之。愿。山陽人也。冬十月壬戌。言者論錢塘駐蹕之地。而城壁摧剝。儻不加飾。何以肅遠近之瞻。況臨安府昨被旨置回易庫。收其贏以備此舉。幾年矣。今宜取而用之。詔臨安府措置。初。卜地爲永固陵。得於紹興府會稽山。昭穆慈聖獻后殯宮之



西北乃遣中丞万俟卨。又詔資政殿學士鄭億年相繼按行。皆以其地可用。丙寅。權殲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及顯肅懿節二后。戊寅。詔隨從梓宮官吏扶護萬里。勤瘁可嘉。自內侍官李鄂以下四十四人。推恩有差。庚辰。詔鎮江府依沿海制置使例。罷帶沿江安撫使。癸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甲申。皇太后生辰。始燕於慈寧宮。時朝廷欲以福建臘茶。就行在置局給賣。丁亥。詔福建見任提舉市舶官。更不兼茶政。別差官提舉茶事。置司於建州。初。參知政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爲人致書訪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爲言。高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爾。發書視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毆擔夫告者。且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高曰。毆擔夫者。請得其名治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伴使語塞。遂已。至是使還。詔高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孫諒高之墓曰。高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舉已數十言。屬高給上。高退而嘆曰。丞相誅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爲此乎。卒不從。他日與檜議。怒無復同寅之意矣。十一月。庚寅。上謂宰執曰。人君惟虛心則事至自見。秦檜曰。虛心則臣下或有迎合。亦無所逃。上曰。臣下迎合。孟子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程克俊曰。此不容誅也。秦檜曰。陛下虛心照臨。百官士庶。孰不精白以承休德哉。左朝奉大夫黃達如者。前守南雄州。爲提點坑冶鑄錢官。韓球所按。至是任滿奏事。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爲盛事。望宣付史館。然後大明黜陟。異論者正典刑。主和者加旌賞。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滯鬱之氣。遂擢達如爲監察御史。辛卯。禮部侍郎直學院王賞。編付史館。達如。建陽人。賞。開封人。球。瑋弟也。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

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逸數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爲醴泉觀使。復還三鎮舊節。封清河郡王。逸建德人公望猶子也。此據野史修入兩浙轉運副史李椿年言。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自兵火之後。文籍散亡。豪民猾吏。因緣爲姦。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益兼併。貧者日益困弱。皆由經界不正。且言其利害有十。臣比訪得平江府歲收七十萬石。著在石刻。今按籍雖有四十萬。而實入纔二十餘萬。皆以爲逃田。嘗聞朝廷有按圖覈實之情。其事始於吳江縣。而知縣石公轍盡復其數。蓋按圖而得之也。欲望陛下斷而行之。將吳江之驗。施之一郡。一路以及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陳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大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卽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椿年遂卽平江創經界司。於是守臣周葵見椿年曰。今欲均稅耶。增稅耶。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若不欲增。何言本州苗米七十萬石。椿年曰。倉記云爾。葵曰。倉記云穀七十萬石。謂倉中所容總數耳。五穀皆穀也。豈獨米乎。椿年曰。審爾則用圖經三十萬爲準。未幾葵罷去。己亥始詔立大學。養士。旣而權以三百人爲額。仍復置祭酒司業博士正錄等官。初永固陵殯宮。以戶部侍郎張澄爲橋道頓遞使。澄熟知會稽地理。自發引至復土反虞。皆先事而備。至是遷澄爲尙書。右諫議大夫歛縣羅汝楫言。陛下近因臣寮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定議和。而謗議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沮害此事。賴皇明洞照。不惑浮言。今開與



彌遜尙以美職而食祠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謫籍。近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懲。丙午。詔從之。於是開彌遜竝落職。汝檝又言。前年殿中侍御史張戒。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沮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旣被黜。則往依岳飛於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爲少傅。依舊信安郡王。判福建。旣而與知建康府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兩易其任。時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士便道之鎮。十二月。庚申。上謂宰執曰。梁汝嘉頃爲戶部尙書。號稱經制財用。徒耗官錢。公私交易。無補於國。爲汝嘉身謀則得矣。如國計何。初。命戶部尙書張澄等。詳重修六曹寺監庫務敕令格式。至是書成。壬申。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言者謂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冬至郊天。曠歲未舉。今旣治安。願於來歲用郊祀之儀。庶應祖宗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甲申。上曰。祥瑞何用。朕所不取。唯年穀豐登。乃莫大之瑞也。

# 中興小紀卷三十一

紹興十三年

歲次癸亥

春正月

癸巳

詔祖宗朝殿幄悉用純綵。後來寢多文繡。今當屏去。止用緋黃二色。既而

知信州葉三省乞宣付史館。上未允。左僕射秦檜曰：「此陛下盛德事。合付史館。」於是檜等仰歎。真所謂示

敦樸以先天下者也。三省桐廬人也。戊戌。加上徽宗尊諡。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

皇帝。先是陰雲欲雪。己亥。上親饗太廟。日霽霧澄。皆誠孝所格。禮部侍郎王賞請宣付史館。從之。壬子。

上謂宰執曰：「近有士人進說。以爲春秋無褒。議論似偏。恐非聖人本意。」程克俊曰：「觀春秋命名。正寓褒貶

罰賞之意。上以爲然。」二月己巳。上謂宰執曰：「古今琴制不同。各有所寓。朕近出意作盾樣。示不忘武備

之意。於是秦檜等稱贊。時殿中侍御史晉江李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文

德柔遠。兼愛南北之民。仁也。昔金人猖獗。陛下毅然請行。既卽位。猶念二聖遠狩。宵旰圖治。宗廟再安。義

也。願陛下力行此道。天下幸甚。」庚子。上謂宰執曰：「文會力陳二義甚善。朕今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常觀鑒。

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司

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

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俞徹明必再叛。萬少俚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

異議遂息。

此據葉夢得行述

三月。禮部侍郎王賞奏將來郊禮宿齋處及祭等事。乙未。上謂宰執曰：「三年郊禮



止一宿。毋枉費人力。只隨宜絞縛。務從簡省。秦檜等曰。茲誠陛下盛德之事。臣等敢不奉詔。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遊。猶寄永嘉。四孟薦饗。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景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眸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既遂。建於新莊橋之西。其地乃故劉光世妻向氏所獻。庚戌。上曰。將來郊祀。詣景靈宮。可權宜乘輦。此去十里。若乘輅。則坼民居必多。蓋上愛民之誠如此。言者以謂吏部告身在官告院。其監官但置籍授吏。而弗預書告。萬一姦弊。無所察知。乞亦命書告。甲寅。詔從之。兵部侍郎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餘人。除已有黃麾半仗。及玉輅。法物儀仗外。見闕金象木革四輅。望下所屬製造。詔以纈代繡。仍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才邵。主簿宋貺。同檢視之。貺歎縣人也。辛酉。宰執奏。上殿官范正國。論廣南鹽事。上曰。法必有弊。而後改。若未見其弊。遂議更作。非特無利。必至爲害。凡法皆然。不止鹽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爲御史中丞。前知潼州韓昂。請復孝悌力田科。丙子。上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時未嘗行。宜令講究。不可輕易創立。岳侯官人也。兩浙漕臣張叔獻奏。相度秀州華亭縣。宜置閘。以捍鹹潮事。丁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輒行冊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知家事。豈豫外庭。太后知國體。故慎重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五月。癸亥。中書舍人楊愿請依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乙亥。詔諸路監司措置申省。先是。詔立聖節。紫宸殿。

上壽儀已成。丁丑。天申節。百官上壽如儀。知大宗正權主奉濮王祠事。士街奏言。自前嗣濮王仲湜。權奉神主。安於紹興府之光孝寺。今欲以法堂權充國廟。從之。臨安府並屬縣獄皆空。甲申。詔獎守臣敷文閣待制王喚。喚珪之孫也。六月。戊子。詔知興元府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仍改爲四川宣撫司都統制。臨安府宗子學生師閔。師顏。訟教官鮑同不法事。己丑。上謂宰執曰。此乃論師長。恐起告訐之風。可送宗司拘管。教官須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若自爲不法。人豈服之。鮑同令本府體究。果有不法。亦當黜之。旣而體究。上所論多不實。上曰。朕不罪同。師閔。師顏。須與行遣。秦檜奏乞送大宗正士套庭訓。同不可爲教官。欲罰銅。對移別職。從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江陰軍僉幕蔡棗不法事。壬辰。上諭宰執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臺諫安能盡知。監司乃朝廷耳目之官。豈可容縱不舉。且與降官。自知所畏矣。鄂州御前都統制田師中。奏諸軍統制等官有老病者。已蒙朝廷與差遣離軍。今不可闕官。乃詔先鋒軍統制李道爲前軍統制。餘以次陞焉。初。詔權任鬻度牒。至是壽星寺乞每歲撥放。詔以故岳飛宅葺爲太學。丁酉。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程克俊求去位。壬寅。詔依前職提舉洞霄宮。甲辰。宰執擬差太學官。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爲之。將以經旨諭後進。萬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爲害非細。秦檜曰。謹遵聖訓。翰林學士秦梓引疾乞退。辛亥。以爲龍圖閣學士知宣州。先是詔守臣到任半年。具上民間利害及邊防五事。癸丑。上謂宰執曰。近觀諸處所奏。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詳之。其便民者。卽與施行。無事虛文也。初。徽猷閣學士胡舜陟知靜



江府因奉詔捕擲賊駱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竿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竿乃陰求舜陟之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卽誣告舜陟受金且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遂入其言差大理寺丞袁枏燕仰之於靜江府制勘竿亦對獄舜陟入獄二十日至是死人皆寃之竿歸纔及家而卒旣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上曰舜陟是從官兼罪未至死勘官不可不繩枏仰之並送吏部相等送吏部在明年二月今聯書之是月資政殿學士張徵卒時虔寇擾江西及閩廣而州縣多無備又官兵有常屯不敢越他界以故賊得往來如志環數千里民被其害於是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州縣事同一家願令三路帥臣監司共議合兵將以據要衝仍定期會共爲掩襲使賊出輒遇兵則竄無所逃庶易殄滅從之秋七月己未復置國子監書庫官一員禮部太常寺修定景靈宮四孟朝獻儀詔從之温州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誠心等十事謂當有始有終其說頗有理詔與永免文解辛酉上謂宰執曰朕觀史書自古人君未見有始無終而能長久者也秦檜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有始有終乃聖人日新之德上曰然以唐太宗之明而魏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惟一古所難也帶御器械吳益以皇后受冊陳乞恩數丁卯上諭宰執令依例與之上曰皇后甚嚴無例事必不敢乞皇后意欲除內祠且令閉門讀書也壬申宰執奏池州都統制王俊申乞將官申任上令樞密院約束諸軍揀去老弱存其強壯日加訓練以備朝廷不測差官按試上曰此事今日所當爲者異時緩急調發誤事也時國學新成試補生員四方來者甚衆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驥等三百人驥浦城

人。時上出孟饗。有唐突者四人。其一乃宗子爲注籍事。八月乙酉朔。上謂宰執曰。旣來唐突。恐須有說。且令其近屬保明。若是宗室。不可使之失所。不然。須與行遣。旣到朕前。當別其是非也。乙未。詔有司檢太宗幸學。曾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故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進金一萬兩。己亥。上謂秦檜曰。頃年張浚曾獻金三萬兩。是時錢物有餘。卿可諭與剛中。不須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舊制三年科舉。川廣福建例先諸路一月引試。至是言者以謂駐蹕吳會。則福建爲甚近。恐試下舉人或冒名再試他州。請以八月五日鎖院。詔從之。初。奉使洪皓。張邵。朱弁。自金國歸。上眷皓厚。嘗曰。雖蘇武不能過也。是月。除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時金人取趙彬輩三十家。詔悉歸之。皓言昔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旣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人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至是皓見秦檜。又言張浚敵所憚。乃不得用。又言錢塘暫駐蹕。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悅。兵部侍郎程瑀。遷尙書。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提刑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真。學書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跡六行。寘之几閒。日閱十數過。覺於書有所得。近已寫尙書終篇。學字若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秦檜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御史李文會論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以謂皓在朝必生事。亦因及宇文虛中事。甲子。上謂宰執曰。朕嘗觀書。見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臣而有二心。春秋之所不恕。乃詔皓



以本職出知饒州。丁卯。以御史中丞羅汝楫爲吏部尙書。戊辰。上曰。諸處有癯老廢疾之人。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以兵部尙書程瑀爲龍圖閣學士。知信州。太府寺丞張子儀言。乞三歲考守令。以戶口復業登耗爲陞黜之典。己巳。乃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以聞。知司郎官梁弁以病乞祠。是月。司業高闕因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闕曰。近來場屋。無懷挾假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也。闕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輒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闕未之知也。先是。閱請修監學法。以元豐法爲主。詔敕令所監修。至是成。多十月己丑。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祕書丞嚴抑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歷。神宗時。自慶歷修至熙寧。而後來尙未編集。事無所考。望分儒臣續而爲書。抑又言。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闕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皆從之。抑歸安人也。時景靈宮成。祖宗帝后神御。初自温州海道迎來。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朕心始安。秦檜曰。念祖宗如此。益見聖心之孝誠也。至是。遂行在。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乙未。並奉安於景靈宮。侍御史李文會論新除國子監丞石延慶。輕儇無行。丁酉。上曰。太學風化之本。使此人充監官。何以取重於士人。卽詔罷之。辛未。宰執奏差郡守。上曰。其中有老不任事者。又無顯過可論。第千里之民受其害爾。朕嘗與言官說此。秦檜曰。

有不奉行詔令。如朝廷免稅。仍舊催科者。皆緣郡守非其人也。上曰。如此者。當黜一二人。自懼矣。祕閣修撰張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皆百舍重趺。凡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剎。至無所容。宗杲更敝千僧閣以居之。而九成往來其間。左僕射秦檜恐其議己。於是言者論九成宗杲謗訕朝政。詔九成落職。謫居南安軍。而宗杲編管衡州。先是九成寓鹽官縣僧刹。一夕夢水陸遠行。至一城郭。亦寓小刹。似悒悒不樂。及至南安。皆如所夢。十二月甲申。九成私議之。辛卯。宰執奏禁止江西私鑄錢事。上曰。卿等見錢樣否。此更不成錢。皆消錢而私自鑄者。當嚴禁止。公私皆不得用。不然。盜錢愈多。尤費力也。自建炎中。罷內轡庫。是日始詔復置。新知永州熊彥詩上言。欲依嘉祐治平故事。補中監學生。命詞給綾紙從之。甲午。上詣景靈宮行恭謝禮。乙未。再詣。皇后遷葬父母。欲青石作墓前羊虎。己亥。上謂宰執曰。此石出平江。朕不欲行下郡邑。恐科率於民。只支錢付守臣。王鐵依市價置買。卿等可諭與之。鐵。南昌人也。大金國遣右宣徽使完顏日暉。祕書少監馬諤。來賀正旦。己酉。見於紫宸殿。貢金注椀。金盤各一。金盞四。雜色綾羅紗縠三百。良馬六。上謂宰執曰。今次使人來。事體皆正大。體既正。則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秦檜曰。此皆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豈能至此。自是使命往復不絕。而歲貢物數。亦無增損。初。北使之來也。命戶部尙書張澄。館伴。是禮久不講。澄頗知舊制。凡使人入見。及謝辭燕犒。賜予之儀。澄皆傳之。悉合朝度。遂爲定式。至是以澄兼權兵部尙書。先是虔州有統兵官程師回。本蕃將來降。時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新兵數百人。憚不欲行。守臣薛弼諭



之曰。公從卒多不可芘。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芘不遣矣。師回卽承命。旣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徒奏蕃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目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卽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也。

紹興十四年。歲在甲子春正月戊午。衢州龍遊縣士民舉知縣黃鉞有政績。乞令再任。下兩浙漕司究其實。至

是漕司奏鉞無治狀可稱。且有違法事爲人所訴。庚午。上謂宰執曰。此必計會來不可從也。朕嘗謂天下惟在賞罰。若賞當賢。罰當罪。則人知勸沮。天下無不治。朕每留意民事。如縣令治狀顯著。不特再任。便當

拔擢。方可激勸也。癸酉。以侍御史李文會爲中丞。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請刺本軍人以防諸處互

招。仍乞嚴賜約束。丙子。太師左僕射秦檜奏。舊有二法。一招別軍人。並依軍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以犯人所請計賊坐罪。將校取旨。此法可行。上曰。善。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

二月庚辰。詔太學養士三百。太少。宜更增二百人。秦檜與參知政事。萬俟卨。一日同奏事。退坐殿廡

中。批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卨曰。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皆論卨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丙午。乃以高提舉太平觀。己酉。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

官王觀國。皆附卨以進。亦詔與外任。大方。建德人也。以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樓炤。爲僉書樞密院

事。時左僕射秦檜方專政。而軍監陳康伯於檜府舊。澹然無求。檜雖稱其靖重。然常越次用他人。是月始遷康伯爲吏部侍郎。蓋欲遣之出疆。康伯。弋陽人也。三月甲午。宰執奏鎮江府御前都統制王勝軍

中減放兵數。上曰：昨嘗指揮諸軍，減放人數，令卽招填，可嚴切行下招足，不然恐暗損軍額，緩急誤事，宜預備之也。時皇太后修宅，有遷徙居民處，詔臨安守臣張叔獻倍支船挈之費，及對撥官屋，毋令失所。丁卯，宰執奏故將官劉實死事，特給文歷以養其弟通事。上曰：實饒勇忠實，昨任淮西，遇敵力戰有功，朕聞其死，爲之不食者一日。秦檜曰：陛下記功恤孤如此，將士安得不盡死節以圖報乎？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先師，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登降，執爵灌獻，注視貌像，翼翼欽慕，復覽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併錄以進，遂升堂，頒手詔，示樂育詳延之意，賜諸生坐，命國子司業高閑講易泰卦，學官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顧諸生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卽除閑禮部侍郎，言者以爲盛事，請宣付史館，從之。於是上親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閱奏曰：陛下頒示御製宣聖贊文，形容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嘗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閱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旣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略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并刊石置於太學。夏四月己卯，宰執奏太史局製渾儀，乞依舊例差官，秦檜曰：在廷之臣，罕能通曉，上曰：此事闕無已，卽宮中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爲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當以爲式，但廣其尺寸爾。檜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聖主有焉，於是命檜提舉修製。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蘇籀上殿，乞以近世儒臣所著經說纂而成編，以補唐



之正義。其言甚當。若取善者。頒諸學官。使學生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者。不至紛紜矣。秦檜因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爲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爲事由蔡攸吳敏矣。上皇曾論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論。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者。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不敢自立議論。臣嘗委史局官撰神宗史志。有一日而成者。輕率如此。豈可用也。上曰。朕向嘗論范仲修徽宗實錄。惟當記政事之大可爲法者。其細事自不必書。大抵史官須有經學。乃可用也。北境泗洲移文楊州約發人數。丁亥。上謂宰執曰。但令楊州回報去。朝廷見依誓書津遣。蓋誓書所載。淮北人遣歸者。取其願也。卿等謂如何。檜曰。如此便成樓炤曰。早來檜所論。仰符聖訓。上曰。人情不相遠。理之所在。自然契合。福建羣盜未滅。而海賊朱明熾甚。是日。詔統制官張守忠往討之。上曰。民愚爲盜不足平。第憂被驅脅者。雖釋其罪。縱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時祕書省所校祖宗實錄。猶多舛誤。戊戌。詔令再校。後更有差。卽具名以聞。南蕃來貢。是日。詔廣西經略司依舊例於橫山寨管設遣之。回。五月。辛亥朔。宰執奏諸路已置放生池。上曰。此事固善。但恐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元有處復舊可也。李文會。詹大方。同論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塗。甲子。炤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觀。乙丑。以御史中丞李文會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先是經筵講畢。上謂禮部侍郎高閔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云。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卽

容易知。乃常人言爾。閱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閱曰：陛下答語亦極是。既而秦檜奏事，上問及九成，檜疑閱薦之，時給事中楊愿亦在經筵，檜呼愿詢其事。丙寅，言者論閱遂罷去。時有宗室子攸獻文欲換文資，上曰：朕固欲宗室嚮學，然文資豈可僥倖，須令後省試策乃可也。己卯，以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右正言何若請進君子，退小人。丙午，上諭若曰：朕擢卿爲諫官，正要別君子小人，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矣。若，江寧人也。是月，大金國主亶生子，詔其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秋七月庚戌朔，新知濠州李觀民上殿，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戊午，上復以語宰執，俾申諭之。初，端明殿學士王倫爲大金國所留，居河閒府者六年，金欲用之爲平灤三路轉運使，倫不從，是日被縊而死，未幾其子述使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上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爲難也。得骨而歸在是冬，上語在十月。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弊，易取良縑，而軍所得皆怯薄者。庚申，始詔戶部委官封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祕書省舊有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先是少監游操言，肇建新省，望依故事。壬戌，乃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陽人也。丙子，上幸祕書省，賜本省詔略曰：仰惟祖宗肇開冊府，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一代致治之原，自此而出。朕一新史館，親御榜題，聿從望幸之誠，以示右文之意，於是本省及實錄院官各進一秩。八月癸巳，吏部尙書兼侍讀羅汝楫請外。丁酉，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既而以刑部侍郎周三畏兼權吏部尙書。庚子，殿中侍御史汪勃言：國學初建，衆方拭目以觀取舍，今次舉場，乞諭諸生，俾皆知正習。



甲辰。上謂宰執曰。勃所論極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抑之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勃。黟縣人也。戶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爲言。臣以爲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漫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墾無遺利。督撫欲輸無逋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遵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上。謙之。任城人也。顯謨閣待制。提舉明道宮葛勝仲。自紹興初。築室寶籙之上。奉祠累任。至是。十有四年。辛亥。卒。勝仲。江陰縣人。在宣和閒。爲大司成。以文鳴於世。及卒。上悼惜之。其後諡曰文康。庚申。上因與宰執論治道。秦檜曰。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治。乃國家之福。上曰。正與朕意合。如是。則宗社有無窮之慶矣。辛酉。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欲分利州爲兩路。西路以吳玠。東路以楊政。並充安撫使。其金房開達。安撫使郭浩。欲除落經略二字。文成階鳳等州。帶沿邊安撫。亦各除落。從之。上因曰。川陝地遠。爲將尤難。玠統兵有法。肯爲朝廷出力。諸將所不及也。時和議方堅。而玠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之兵。爲天下最初。玠與政共佐其兄玠守蜀。同心協力。義均手足。至是分鎮蜀門。政雖貴。亞於玠。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此據玠政墓誌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此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卽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時更易。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先是趙鼎在潮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歷問行朝事宜。因及禮部侍郎高閔。閔。鼎所厚也。鼎又嘗語守臣龔寬。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

便鼎復以錢米饋之初。閱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因以書寓文獻。達閱求所作厚終禮。文獻至行朝。閱以罷去。文獻偶坐事。送臨安府鞠之。獄具。文獻與寬皆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鼎以御魍魎。使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壬申。上謂宰執曰。可遷之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移鼎吉陽軍安置。寬。建陽人也。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使之。以無事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丞相謫嶺南。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行去。不可卻。既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惜。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呂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多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己意。檜嘗謂祕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先是。席益爲潭師。嘗辟闡置之幕下。而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至是。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闡借助付益。冬十月。戊寅朔。宰執奏其事。有詔罷闡。檜因言。近臣學者多說春秋。乃不知孔子作經本意。在尊王而已。蓋盛則周召佐之。衰則桓文扶之。使桓文不僭。與周召何異。上曰。春秋蓋爲諸侯之僭也。學者明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然無主。徒誦其文。何益哉。宣州守臣秦梓遣官軍入魔寇巢穴。擒兪一等。殆盡。戊子。詔梓與通判趙公智各遷一秩。壬辰。上謂宰執曰。祖宗實錄。多有不必書者。謂之實錄。蓋紀其實。可爲後世之法也。以工部尙書莫將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十一月。戊申朔。以御史中丞詹大方爲工部尙書。癸丑。以給事中楊愿爲御史中丞。壬戌。上諭宰執曰。冬至假內。朕欲閱戰士稍精者優。



賞庶諸軍不至怠惰。秦檜曰：陛下不忘武備如此，將見人百其勇也。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自罷相居湖州，嘗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舉洞霄宮，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卻掃，留心內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時吏部闕官，壬申，宰執乞以軍器監趙子厚、蹇權、侍郎秦檜曰：今日宗室當崇獎之，令聚於朝。上曰：如曾中第，不生是非之人。寺監祕書省皆可處之。祖宗不用作宰執，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曰：欲置宗學以教育之，乃令討論舊法。十二月，金國黃龍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暮方消。

# 中興小紀卷三十二

紹興十五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大慶殿。行大朝會之禮。初。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於階成二州。開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石。至是剛中言。川路軍興以來。人戶賦外對糴米。惟成都最多。臣今欲以營田所積。對減三分之一。并本司激賞犒錢一百八十萬貫外。更減二十萬貫。丁卯。詔從之。上曰。累年民力已覺少寬。此皆休兵之效也。三月。宰執奏步軍司乞換手射弓事。上曰。朕頃在京。見內庫弓箭。皆太宗真宗所製。經歷百年。記識如新。蓋其製造之精故也。知舉右諫議大夫何若。上合格進士林機等。己巳。上御集英殿試。所問略曰。朕所賴以濟。惟真賢實能。而德行或同於鄉原。智略或專於謀身。從政而苟趣辦。摛文而徒華藻。平居則肆貪得。臨事則蔑首公。上謂宰執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知趨向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向不正久矣。願陛下力變此風。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自仁宗時涵養。爲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材正須養育成就。既遂。賜劉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機。侯官人。章。龍遊人也。初。主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爲首。夏。四月。彗出東方。上諭宰執曰。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秦檜因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疏決獄囚等事。上曰。可且降詔。以四事爲主。癸未。詔略曰。朕征科苛擾。獄繫淹延。致傷和氣。上干垂象。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務在必行。以施實德。丁亥。大赦天下。五月壬戌。宰執奏湖北帥司放散迎神百姓事。秦檜曰。臣觀其意。似欲以此邀功希賞。上曰。古人所以不賞。



邊功蓋有深意也。大理寺丞周彬請復置六部架閣官。是日詔從之。秋七月初，皇后嘗臨蘭亭帖。逸在人間。太傅醴泉觀使咸寧郡王韓世忠以錢百萬得之。識者以爲真。修禊所書。世忠表而獻之。上除驗璽文。乃知爲中宮異時臨本。是月以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益刊之於石。時金國境內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稅。八月自南渡以來。六曹長貳廳皆未知壁記。至是戶部侍郎王鐵始攷建炎逮今十九載。凡任常伯亞旅者三十餘人。列其姓名刊於石。九月戊午。本部郎官邊之白爲作序。略曰。六官之設。凡以爲民。而地官獨稱民部。蓋於民爲最親。故獻其數。則王拜而受。有負版則聖人式之。不已重哉。鐵。南昌人。知白。吳縣人。是時他部亦未有繼爲之者。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年朝議復置。且討論其非。書成未頒。而上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閒常平之職。常隸發運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鐵言。常平之司。錢穀斂散。宜專使領之。乞復置諸路提舉官。己亥。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爲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臣兼領。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壬戌。上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實利及民。秦檜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愛民而已。上曰。然。上御書一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以金鍍銀洗鑪唾盂照匣等物賜之。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五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劫縣鎮。鄉民多作山砦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遊手輩從賊。熟識山路。引其徒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艱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強壯遊手。每州一千人爲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

路盜賊有旨委將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英殿修撰薛弼爲福建帥。是月。弼入閩境。寇方盛道上。客勸弼改途避之。及迓兵至。弼趣隊伍揚金鼓。分道並進。聲言新帥以虔兵全將至矣。賊無敢近者。十月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秦熿爲知樞密院。熿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庚辰。以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主管馬軍司事田晟。乞支軍器。上諭宰執曰。戎器不用則蠹。宜令善護之。又奏鎮江府御前統制王勝秋。教武藝出格人。上曰。自教習以來。軍人之武藝頗精。師固不可不素練也。侍御史汪勃。請置四川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爲名。案此條語有譌錯。繫年要錄作就四川宣撫司置總領一司。專掌財賦。既而上謂秦檜曰。卿前日所論置四川總領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上諭檜在是月。癸亥。今聯書之。是月。以承事郎劉章爲祕書省正字。章。今春廷試首擢。不待一任。回便除館職。蓋用往歲陳誠之例也。十一月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何若爲御史中丞。先是。司封郎中李澗言。端拱之初。固嘗親耕帝藉。以先天下。乞講求故事。既而禮官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和新書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奏將來藉田降詔。上曰。先帝藉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勸農。祇蓋蓆屋。事畢撤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諭如此。憂民深矣。己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藉田。閏月。祕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宰執曰。所訪圖書。邇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今欲訪臣寮藏書之家。從本所說。論關借。仍令所在州軍送祕書省鈔畢給還。十二月。太尉醴泉觀使郭仲荀卒於台州。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清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暉。並爲統制官。至是俊



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子蓋等而罷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罷德爲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爲賊生得。有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爲一所。或語帥臣薛弼。事惡二三。合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遊手爲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鬪。怯於公戰。此等遊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日。官軍旣還。或能作過。亦未爲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爲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敏爲汀漳巡檢。皆從所請。弼又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虎臣。開封人。敏。石地人也。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帑廩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盍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逋租。乃悉爲代輸之。福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衆相折杖之。百斥入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在。上書爲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羈鼎於福之郡學。鼎禱帥臣薛弼。求依所親於永福縣。弼聽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劾。降一秩。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春正月。戊寅。上諭宰執曰。將來耜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民曉然知勸農之意。如漢文帝每歲親耕。詔當時民知務農。遂致富庶也。壬辰。上親饗先農。行耜田之禮。三推畢。耜耕使秦檜請以

耒耜授有司。上不從。遂推至九。癸巳。檜乞付史館。從之。甲午。檜又奏曰。陛下耕藉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本欲終畝。以卿屢奏乃止。僉書樞密院李若谷奏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宣集父老。訪以民間利病。況耕藉爲農之勸。朕豈憚勞耶。丁酉。宰執奏除直龍圖閣高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諭曰。監司郡守。若奉職宜加擢。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二月辛亥。初。史館修日曆。凡藩邸舊事。與帥府建置本末。人無能知者。時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裔。悉省憶。上送書成。論者謂尙多放逸。時楊愿爲史官。左僕射秦檜請遣愿質之。公裔所記皆實。檜欲賞公裔。摘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公裔舍己而自求於上。是月言者因論公裔罪。謂與愿往來。詔罷之。初。建炎閒。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定本科中選人。將來廷試。賜第。次年遂得王子淳一人。至是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額。今有官人自許試法。其新科明法欲罷己已。詔從之。上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三月庚午朔。詔興武學。養士。其以百人爲額。置博士員。新除資政殿學士秦梓卒。癸酉。詔依執政贈典。仍令江東漕司爲辦葬事。先是茶馬司設買馬兩務。一在成都府。市於文敍黎珍等州。號川馬。一在興元府。市於西和之巖昌。寨階之峯。貼峽。號秦馬。凡馬五十疋爲一綱。然涉數千里之遠。故多斃於道。至是眉州進士侯鳳。獻馬綱利害。丁丑。上諭宰執。謂其言雖未足取。然朕固知其弊。未有一處無之。每一綱到。所損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初。詔展皇城。及創修外闕。臨安府守臣端明殿學士張澄。以天府之力。與漕臣分綜其半。及



親耕藉田。所設靈壇御耦幄殿。次舍倉廩什器。澄悉先具。至是除澄慶遠軍節度使從官。得旄鉞。本朝絕少。中外榮之。自建炎中。湖南獠人楊再興父子占奪民田。且招叛亡。添寨柵。意欲作過。先是委帥臣劉昉。審度措置。遣屬官諭以逆順禍福之理。許令改過自新。再興卽散其徒。且還侵地。誓永不敢犯邊。失業之人。遂獲安處。下本管憲司保明。昉委有前績。夏四月壬寅。上謂宰執曰。獠人久侵省地。今盡以歸。可見向化。大抵獠人須加存撫。此旣不擾。彼亦豈敢爲過。詔除昉直寶文閣。先是宰執奏修圓壇。詔付臨安府。上因曰。昨所進禮器極精緻。制頗近古。三禮圖之謬。誠無足取。癸卯。上又曰。昨降祭服。令禮官考古以製。庶將來不闕也。知道州李侂言。真宗御製七條。仁宗慶曆中常再舉行。乞下諸路於守令廳揭示。己酉。詔從之。庚戌。上謂宰執曰。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上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減如此。豈非和議之效。蓋上聽覽萬幾。夙夜留心如此。禮器局成。鈔鐘。甲寅。上曰。須聲和而應律。乃可用。更令禮官審之。初。再置諸路提舉學事官。通選本路監司之有出身者兼之。至是有獻言者。乞於憲漕二司事。專委其一。下禮部。旣國子監申請。專司轉運司有出身者兼領。如俱有出身。卽從上一員。五月壬申。詔從之。時臨安府北闕外。河道堙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再搬入倉。極爲費力。而商販亦阻。是日詔令開治。淮東鹽課增羨。丁未。宰執奏推賞。上曰。法不足改。只循其常。若改而稍增。次年必虧。大抵民之食鹽。每歲只如此也。戊午。宰執奏大理寺臨安府決獄事。上曰。隆暑之際。恐諸郡未能悉體。朕懷速繫淹延。可令監司徧諸所部決遣。詔禮器局鑄景鐘。故事。學士撰銘。宰臣書之。己未。上謂秦檜

曰。卿一就撰銘。以爲萬世不朽之傳。於是檜撰銘以進。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惟茲景鐘。首出衆樂。天子專用諸禮祀。有詔臣檜銘且書。臣竊惟文德武功。猶陰陽之時。而虞舜周文之用心。世莫之識。蓋較勝則績顯。兼懷則度宏。不可使後世無傳也。夫銘。天子令德。臣敢對揚休命。謹拜手稽首而獻銘。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高世。既而上謂檜曰。卿所進銘。詞翰甚美。檜曰。天子銘德。諸侯記功。臣淺陋。豈能形容盛德。上詔在七月甲午。今聯書之。乙丑。監察御史石埭王鑑。請建高禩祠壇。庶獲聖嗣。詔付禮部。既

而本部言。祖宗以來。未嘗親祠高禩。惟兩制攝事。詔用親祠禮。仍改大禮使爲親祠使。初。春補就試者五千人。遂分數場。有改名冒試。至於再三。秋七月辛未。中丞何若言。今秋補試人數又多。乞於貢院引試。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所係甚大。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他日之所爲。可見也。八月戊戌朔。司封郎中邊知白。除將作監吏部郎中。初。宣州有晉太守桓彝廟。封忠顯王。其子溫亦封宣威公。至是請加封。於是太常寺丞王湛。主簿陳積中。皆預討論。而中丞何若論奏擬封不當。甲寅。上曰。桓溫逆迹。屢移晉祚。賴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久矣。昨推恩顏真卿子孫。今推封溫。事屬相戾。執中與湛。俱令外任。時臨安府河道已濬通。壬戌。詔居民不得填塞舟船。並令舫城外。興化進士方子寶獻所訪遺書。丙寅。上曰。昨較遺書。至今獻者尙少。蓋監司郡守視爲不急。可申殿制。先是以湖南都鈐轄戚方爲步軍司統制。九月己丑。宰執奏方已到供職。上曰。自兵興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無不如意。茲爲可喜也。



初右朝請大夫無錫袁復一爲廣南提舉市舶。至是三佛齊國王寓書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虧直市舶遂以繳進壬辰上謂宰執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招徠遠人於是鑄復一官一等時禮器新成十月戊戌太師左僕射秦檜言制作甚精上曰所用皆是今次大饗太廟一新戊申上曰昨日三衙習射皆精宜加賞以激之秦檜曰今天下無事可見陛下之不忘武備也上又曰祕府求書進者未多宜加賞格以勸來者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得人則爲縣者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謬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庚戌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爲取不知予之爲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也甲寅三省擬右朝奉大夫唐遵除淮南漕原按句下別無事只不生事便了秦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又曰若無庸人擾之天下自治案此條繫年要錄作癸丑秦檜州上曰淮南今已寧靜只不生事爲善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不然天下未有不治文較完備惟日與人名不同未詳孰是十一月言者乞以科舉餘分人數取經義庚午詔從之甲戌朝獻景靈宮乙亥饗太廟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大赦天下初上致齋而雪作及朝獻則杲日麗空至郊夕微陰登壇卽霽三台星見時知南外宗正司士源將滿甲寅上諭宰執曰士源可與合得恩數別選人替之宗司得人則宗室皆循理不得人則紀綱廢至於擾州縣宜謹擇之也初明橐宣諭廣東薦洛陽遺民朱敦儒召至闕賜進士出身除館職遷吏部郎中至是任浙東提刑而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其流謬辛卯上謂宰執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

至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不容輕授。乃詔罷之。初。選人皆京秩。用舉主五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或提點刑獄。號爲職司。至是。吏部侍郎林又請待制以官師一路者。其薦牘視此。遂著爲令。故事。告身書吏不過一二人。時大禮後。奏補封贈填委。又請擇善書吏窮日力繕寫。且識其姓名以備稽考。又尤溪人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其才雖未協衆望。然頗勤於所職。選人薦舉應格。未引驗而舉主有故。或差之一日。則失之終身。又雖休日亦引於其私第。以此人亦稱之。十二月乙亥。彗見。越七日乃伏。進士章公奎上言。今國家偃兵而未免預借之稅。望卽除之。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爲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戶部條上。丁巳。上謂宰執曰。諸寨屋令主帥措畫給錢與之。自蓋不然。恐勞民也。庚申。秦檜奏。臘前已見三白。上曰。二麥可望。又曰。上殿官論捕獲私販茶鹽。往往枝蔓。可令有司看詳。恐追逮無辜。傷和氣也。時秦檜以爲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深忌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初。浚居長沙。蓋屋六十楹。且爲堂。榜曰盡心。蓋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逾侈。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起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被黜。秉信鄞縣人也。至是。浚因星變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浚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



宮連州居住。浚之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以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於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造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不違焉。中其全矣。又嘗論剛柔之義。以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動則用柔。接下撫民。莫非柔也。故乾動爲坤。臣道主柔。而動則用剛。犯顏正色。莫非剛也。故坤動爲乾。故觀於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可以類推矣。先是奉使金國者。得自辟十人。以從。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爲故事。時禮部侍郎周執羔爲賀大金國生辰使。始拒絕之。集英殿修撰鄭望之上章告老。從之。時望之居上饒。築室名寓居。蓋取晉陶潛寓形宇宙之意。後嘗有詔落職。復召。上語近臣曰。鄭望之不特是君臣。乃是故人。望之時已八十一。不復出矣。

# 中興小紀卷三十三

紹興十七年

歲在丁卯

春正月戶部侍郎李椿年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申慮

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依舊畫圖造簿本所差官覈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之煩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

慢而不職奏劾取旨丁卯詔從之詔令後孟饗詣景靈宮及皇太后皇后或時出入自支錢米不須臨

安應辦恐擾及市民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熈加大學士二月乙未朔以右諫議

大夫汪勃爲御史中丞臨安府奏減定房錢辛丑上諭宰執曰官私須合均一秦檜曰臣有以知陛下

無心應物而施政平也丁未上親祠高禱少保殿帥楊存中奏諸軍營昨用草蓋歲深已壞乞造瓦

屋辛亥上曰草屋經夏尤難處第令改造雖未卽成可旋爲之壬子詔陣亡恩澤自今不須裁定可依

祖宗法言者論參知政事李若谷辛酉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再論遂奪職令江西居住二

月丁卯以給事中段拂爲翰林學士拂江寧人也己卯宰執奏國信所乞裁減接伴北使官屬事上因

諭曰奏使邊知白渡淮數日而尙未至恐滯於中路則從人不能無擾可降指揮今後計程赴行在夏

四月辛亥上謂秦檜曰近來任滿轉官減半添給陳乞攀援者多可禁止之悉遵舊法犯者論以違制

戊午宰執奏殿前司申訓練官董彥起復事上曰須見在中軍不免從權若旋行竄名規免執喪有害風

教可禁止之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昭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因



赴起居。妄出辨語。詆毀太后。既而命殿中侍御史上饒余堯弼。就其家鞠治具伏。庚申。責散官袁州安置。六月。癸巳朔。上諭宰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爲人撲買作田。種菱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爲便。況諸庫引而造酒。用於祭祀。尤非所宜。可禁止之。又曰。沿江石岸。宜令速修。遲則衝損害民。費工必倍。乙未。宰執奏放臨安府房錢事。上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秦檜曰。昨蒙宣問常潤及江東闕雨。臣弟赴宣州新任。近報雨已霑足。上曰。秋成有望。可喜也。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知上饒縣韓暉。非理貪求。上諭宰執曰。縣令非人。民受其弊。若銓擇則員多有所不暇。第責之監司。去其貪暴昏謬。庶幾百姓均被實惠。堯弼。上饒人也。秋七月初。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卽利州置監鑄小鐵錢。欲以救川引之敝。遂就除資政殿學士。剛中在蜀六年。秦檜忌之。而剛中服用亦或踰制。四川總管趙不棄。欲盡取剛中所儲。剛中不與。至是不棄自四川回。己巳。上曰。不棄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所賦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好。蓋爲蘇民力爾。如其不然。殊失本意。時不棄頗文致。剛中事。尋以不棄爲工部侍郎。甲申。提舉太平觀張擴。投閑五載。居於德興之先廬。日從賓客。以觴詠自娛。至是疾革。請老。丙戌。上謂宰執曰。此吾中興辭命之臣。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八月。乙未。宰執奏除臨安府帥臣。上因諭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幾不敢緣此擾民也。九月。乙丑。宰執奏殿前招到海賊。分隸諸軍事。上曰。海賊若竄。須立賞捕之。仍常加恤。毋使去爲民患。知大宗正主管濮祠士奎。赴行在供職。乞奏事。乙亥。上謂宰執曰。南班有分處紹興府者。比之行在。日奉朝謁。勞佚不均。祖宗待遇優恤。

問有朕湯藥假原按此句疑有脫誤朕念宗子食貧者衆時有以助其費秦檜曰嚮日郊賜加厚足見聖慈惇敘之

意是月戶部具到諸路月椿錢以緡計者江東信州五萬四千徽州五萬八千宣州四萬九千江西吉州六千七百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一千筠州六千九百建昌軍二千三百臨江軍四千六百南安軍六千六百上曰科斂之煩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錢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皆歡欣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尋常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卽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至失措言者論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奢侈妄作丙子詔罷剛中仍於鄂渚候旨旣而落職責桂陽軍居住其後又以在蜀日有盜過界偷馬詔剛中捕捉而奉行不均又擅自鬻度僧牒及興監鑄以所收到直便支費且欲併都轉運司入宣撫司又不喜朝廷置四川總領官卻說諭統兵官云今爲總領交出錢物無可送遣再爲言者所論制勘獄成剛中累貶封川其子書寫機宜良嗣并官屬張漢之皆除名編管己卯宰執奏脩太醫局事上曰醫官如王繼先輩恐難有繼者宜立法試選醫生然須有自得處徒誦方書不能意解豈足爲良醫也人命所繫誠不可忽是月金國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十一月辛酉朔日當蝕陰雲不見初命刑部尙書周三畏等詳定重脩常平免役敕令格式至是書成丙寅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十二月辛卯朔上謂宰執曰昨日閱試殿前馬步諸軍武藝皆精秦檜曰陛下以賞激之上曰引硬射新舊以二百人爲率自後當增至三百人庶使遞相教習緩急可用癸巳宰執擬差左奉議郎吳質知容



州上曰。廣東西闕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爲慮。有愿就者。宜早與差遣。

自駐蹕以來。歲祀天神太一於惠昭僧刹。言者以爲未稱欽崇之意。癸卯。詔兩浙轉運司營太一宮。甲

辰。右正言巫伋。請以前後詔書編次成冊。付州縣遵行。上曰。朕屢降寬恤指揮。如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

及百姓。當使監司按劾。以警慢吏。壬子。宰執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敘復者。元係宣撫司行令

與還之省部。上曰。四川人多。只官川中。今可量與注擬東南。庶使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間。初。宣撫司得便

宜補官。皆豫給敕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未實。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謂朝

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此據執羔行述。脩入權附此。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浙東提刑林師說。敢爲異議。

甲寅。詔罷之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

免斥去。以示之好惡。庶革士風之偷薄也。建劍汀邵在閩中。號上四郡。每歲上供諸費。皆仰鹽以辦。時

建之鹽綱不集。且官鹽莫之售。私鹽莫之禁。故公家之用匱。守臣敷文閣待制林又。熟其弊。蓋鹽綱非請

託不行。或綱未入手。而本錢爲之一空。坐是故得而不行。行而不至。公私俱困。又乃選使臣皂隸之廉幹

者十餘人。以授之。且犒勞良厚。戒之毋藉銖兩。至是損其直鬻之故。鹽貨流行。郡以不乏。是歲。金國主

賈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凡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

紹興十八年。歲在戊辰。春正月。庚申朔。宰執奏淮南轉運副使錢端禮。乞將本路應副國信使宿食處。併作一

十二頓。上曰。此亦免官吏乘時擾民。詔從之。甲子。言者謂先朝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薦獻諸陵。季秋

則御史按視。今永祜陵在會稽。一水之隔。望舉行舊制。從之。戊子。上與宰執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厲世磨鈍。惟其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上曰。不須與較。但審其賢否而進退。則人自勸沮矣。二月癸巳。上諭宰執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勢力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鎖院在近。可令禮部立賞。許人告捕甲子。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不識廉恥。建炎間。金陵倖楊邦義。仗節以死。而拂遂攝倖。恬不知恥。何以躡居政府。乙未。詔除資政殿學士。與宮祠。再論。遂落職。壬申。監登聞鼓院徐璉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像廟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在焉。望詔有司訪求。募於景靈宮庭之兩壁。壬申。詔禮部措置申省。三月。禮部侍郎沈該。奉使金國。賀正回。詔該兼直學士院。該歸安人也。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時殿前司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販者。上慮其失業。丁丑。乃諭宰執。可令川中二大將吳璘。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發來填額。初。建太一宮。期以半年。至是告成。辛巳。詔許士民燒香三日。既而上謂宰執曰。太一宮亦不華靡。朕自謁款後。有一食牛肉人至宮。妄有毀訾。抵暮遽卒。自此都人莫不信向也。上語在五月辛酉。今聯書之。壬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熺。再除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檜以問祠部郎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爲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人。安國子也。夏四



月戊子朔。太陽當蝕。陰雲不見。貢院考到博學宏辭科合格選人周麟之、李南壽。並與堂除。麟之、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知貢舉吏部侍郎邊知白、上合格進士徐履等。庚寅。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履、永嘉人。佐、山陰人也。知樞密院事秦熈。自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熈爲觀文殿學士。提舉祕書省。立班左右僕射之次。殿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壬寅。詔所費並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癸丑。宰執奏除監司。上因諭曰。時暑。旅中人不見。凡到闕人。早與差遣令去。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詠之。輒與趙鼎通書。又嘗與王庶辟客。詔罷之。時京西謀帥。以慶遠軍節度使張澄爲之。是月。澄至襄陽府。襄陽地平。當江漢之衝。環以大隄。歲久爲水所圯。澄始相葺之。度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籍境內者。倍於編戶。澄乃諭使出力脩隄。皆欣然聽命。既成。比舊增高週迴數十里。民蒙其利。禮部下諸路轉運司。於祖宗配饗功臣之家。訪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寶臣、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一十六人繪像。五月乙丑。詔並畫于景靈宮廷之壁。初。兩浙漕司運米所差。使臣押綱。例皆參部有礙。志在盜糶官物。雖賞罰不能爲之勸沮。歲久欠多有至數千石者。至是言者請付銓曹。選有心力使臣無欠。而願併押者聽。則官物不失。亦救弊之一端也。詔送吏戶部。其後逐部欲依所請。從之。甲戌。太常寺主簿林大鼎、莆田人。初爲舉子。答策言。今左僕射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間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先是鄭剛中罷。利西路帥吳璘、利東路帥楊政等。元帶四川宣撫司都統制。並已改爲御前。

諸軍都統制甲申。又詔罷四川宣撫司。就除知成都府徽猷閣直學士開封李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諸路每歲決獄。專委憲司。而但遣屬官代行。徒爲文具。六月癸巳。乃詔提刑須親到所部決獄。仍具申省。甲午。上諭宰執曰。郡守條上民事。可委官詳之。有可採者。卽行。庶不爲虛文也。時有布衣上書言縣令非理擾民。己亥。上謂宰執曰。朝廷自和議以來。未嘗有取於民。可令監司郡守察之。庚子。乃檢前後約束行下。上又曰。自今有作事或過及老而昏謬者。並與祠祿。庶不爲民害也。丁未。上諭宰執曰。近者有布衣上書。乞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內有言民事宜送戶部。可行者卽行之。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餘人進表。乞上尊號。戊申。上謙抑不受。令有司毋得復收。乙卯。上諭宰執曰。祕府見求遺書古跡。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兩浙漕司奏劾秀州添倅向子昌不法事。秋七月辛酉。詔本司取勘具奏。上因諭宰執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縣令至衆。不能皆賢。但得監司郡守縱有不法。亦自知畏。更須留意擇人。乙丑。宰執奏江西漕臣賈直請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者。兼縣學教諭事。上曰。令禮部檢舊法申省。言者乞令諸州建閣以藏宸翰。上以勞民不許。戊寅。諭宰執曰。治道貴清淨。治民惟在於不擾。知臨安府湯鵬舉言。偃兵以來。皇華交贊。結轍於道。而淮浙沿流館無慮二十所。尙或未就。望案此下據繫年要錄當增詔有司脩建五字。令賓至如歸。詔從之。時久旱。庚辰。上曰。前此朕甚憂之。近來霑足。秋成有望。殊爲可喜。八月丙戌朔。上謂宰執曰。知楊州向子固已丁憂去。盱眙軍畢良史又易守他郡。今未得人。頗以爲慮。於是就除淮南漕臣榮嶷知楊州。而良史復還舊任。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汪



勃以親老乞歸養。丙申，詔仍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丁酉，以工部尚書詹大方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尋權參知政事。前知郢州趙叔涪言：陛下卽位以來，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投艱弭亂，略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宣付史館。癸卯，上可其奏。因顧左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敵中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謀，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侍御史余堯弼言：刑部尚書周三畏，由法吏以陞八座，縉紳所鄙，乃詔與外祠。初，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太平州秩滿，詔令再任，而同治郡無政聲，通判陳良弼貪汙恣橫，同不能制，是月同卒。始復資政殿學士。崇慶軍節度使葉夢得卒於湖州。自紹興改元以後，每歲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以助軍儲。至是以兩國通和，戶部財賦自足。閏八月庚申，宰執奏乞與蠲免，上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爲苦，朝廷所降本錢，往往州縣移用，不卽時給，縱有給處，又爲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得而不已也。甲子，戶部言：今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收糴軍儲省般運之費，民無科派之患，實爲久利。浙西產米浩瀚，欲令轉運司於臨安平江府處蓋倉，以行在省倉場爲名。歲各糴二十萬石，又行在省倉三界亦立定歲額，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總領所各糴十五萬石，淮西加一萬五千石從之。時江浙士人補中太學，雖告假限而皆不除籍，以此補試不行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入學五年不豫薦及公試不入等者，來歲終檢校而除其籍。戊辰，詔從之。甲申，宰執

奏奉使大國禮物。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禮物之外，未嘗他有一毫邀求。朕每遇遣使，必再三戒勸，毋得生事。蓋所以固兩國之歡期，於與民休息而已。御史臺主簿陳夔言：常平著

令，歲給窮民，起十月止三月，送來所給之米，或移他用，請令監司察之。癸未，上謂宰執曰：義倉所以備水旱而救民之艱食，比年州縣奉法不虔，窮民不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之意。令戶部行下，夔、永嘉人也。

初，福建自創奇兵，而虔梅草寇不復敢入境。至是，悉平。帥司散遣將官周虎臣下衆兵，只留巡檢陳敏

所部四百人，歲猶費錢一萬四千緡，米三千六百石。至是有旨，敏下奇兵及漳州駐劄周浩、盧真、汀州駐劄翟皋、溫立、下官兵，並改充殿前司左翼軍，就擢敏爲統制官，專令彈壓。先嘗遣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

劉寶在本路，遂詔寶回司。

詔寶回司在明年今聯書之。

新知湖州趙叔洵言：守令皆帶勸農，而漫不加省，望詔有司

考其戶口增耗，以陞黜之。九月己丑，上謂宰執曰：淮南流民未盡復業，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爲守令歲課

之法，所以明示勸戒，令吏部行下。甲辰，以侍御史余堯弼爲中丞。丙午，僉書樞密院事詹大方卒。

是月，金國主亶遣廉訪使蕭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官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時國嗣未立，亶以

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爲左丞相，亮有包藏窺伺之意。祚王元者，乃故主太祖旻之孫，地居嫡長，以次

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爲己計。因河南叛兵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欲結連，乃譖於亶。亶之重法，

國人皆謂亶淫於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其宗黨如此。據

金國廢亮詔脩入。

冬十月丙辰，以御史中丞余堯弼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乙丑，上曰：前日內教武



藝極精。挽強中的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精。則中者益多。上又曰。招箭班始於何時。似亦無用。若箭發誤中。必致殞命。以朕所見。此宜罷卻。以一般班分處之。丁卯。詔紹興府守臣林待聘。誕謾宜亟罷去。其財賦令戶部經理。辛未。宰執奏知婺州錢端禮。劾知義烏縣徐時敏不法事。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真否。但治行者優擢。罪惡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人材矣。壬申。上謂宰執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當盡罷。秦檜卽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旣以經制錢贍軍。先是荆南府闕帥。宰執依旨具上諸路副總管姓名。秦檜曰。其地非輕。恐更有可選之人。上曰。徧詢三衙主帥。庶得其人也。此事在十月癸未。是月。以戶部侍郎宋旣兼權吏部尙書。十一月。壬辰。上諭宰執曰。荆南重地。中興以來。多差武帥。今疆場安靜。宜依舊選文臣。庶能舉職。於是以祕閣脩撰知虔州曾慥移知荆南。初。已詔米免稅。州縣不得收力勝錢。至是猶未能盡禁。戶部再請乞許人越訴。監官黜。丁酉。詔從之。皇太后明年七十。戊戌。上諭宰執。令禮臣檢會國朝慶典。以正旦行之。先是紹興府旱傷。詔本府依實檢放民稅。仍發義倉米賑之。他郡有被災處。亦令戶部多方措置。此事在十一月丁未。十二月。乙卯朔。上復諭宰執曰。紹興流民有過江者。命臨安府給費遣還。并令紹興依已得旨賑濟。無致失所。乙丑。又詔昨命提舉常平官躬詣旱傷賑濟。上慮闕遠稽遲。許委屬官分行。將來春耕。當借之種糧。俾得及時。則公私兩濟。

# 中興小紀卷三十四

紹興十九年歲在己巳春正月時春教使臣踏射克敵弓己酉宰執奏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弓最爲彊勁雖彼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二月丁巳上謂宰執曰春雨利農農務種糧爲急已詔被傷處令常平司給借更丁寧戶部應副上以王雲奉使忠義而死於絕塞甲子詔錄其子奉議郎秬爲六院官仍賜銀絹各五百乙丑上謂宰執曰昨令開河因以濟饑民朝廷所給錢米慮公吏邀沮減尅或於諸縣調夫反有搔擾可諭湯鵬舉曹泳令體此意躬身察之毋致或戾時鵬舉爲臨安守泳兩浙漕臣也未幾濬河工畢丁卯上謂宰執曰近有監司郡守上殿所奏第應文書自合並奏民事庚辰布衣劉勉之者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於涪陵譙定又嘗游南京故諫議大夫劉安世一見器重悉告以平日所得之要及出處大致遂歸隱故山先是呂本中爲中書舍人率從臣張致遠等五人合薦之召赴行在既至而本中等已去有司但令於後省試策勉之乃引疾而歸十餘年益昌所學是月卒勉之通經術識治體非拘儒曲士索隱之流也三月己酉宰執因奏四川州縣奉行經界賞罰上曰奉行如法其恩不限員數庶使人人知勸經界均稅極爲便民初行時有肆異議沮壞者暨平江均稅畢紛紛之議始息秦檜曰當時獻議欲逐戶自陳若使自陳豈無失實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間憂去領以別官便有失處時四川措置經界官鄭克頗峻責州縣通判漢嘉楊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



民則仁政得矣。乃隨事區處。召諸縣令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吾儕其謹行之。皆曰。如奉使之檄。何承曰。忽上令而畏使檄。此非諸君之罪。風俗之罪也。但行其無愧於心者。雖罪何畏焉。迄成。獨漢嘉爲列郡最克。開封人承。臨邛人也。五月壬午朔。上謂宰執曰。諸州禁軍闕額。可令招填。卿等切宜留意。癸未。遂奏立招軍賞罰格。元法止及都監。至是守臣賞罰。欲與一體。詔從之。仍令月申樞密院。上又曰。頃者程師回捕虔賊。皆用本處兵。若招足而習武藝。緩急可用也。戶部郎中周莊仲言。今禮文畢舉。宜因臘之日。併行蜡祭。乙酉。詔從之。莊仲。浦城人。武仲弟也。六月辛亥朔。宰執奏前知南雄州朱同。乞以千金等方治瘴氣者。集爲一書。頒之廣南。詔從之。新脩吏部續降七司通用法成書。戊午。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己未。詔略曰。朕累下詔寬恤。而勞來安集之政。不聞於郡縣。是吏奉吾詔不虔也。比又詔監司守臣。奏對非民事勿陳。慮至意不周。俾吾赤子不被其澤。是用咨爾在位。各揚乃職。使主德宣而民罔不獲。則予汝嘉。其或誕謾不恭。亦不汝赦。賞信罰必。欽哉。殿中侍御史曹筠言。溧陽知縣馮德。長洲知縣尹機。不法事。癸酉。上諭宰執。二人罪頗大。俟案重加責之。上因曰。知縣能否。朝廷亦難徧察。須責之監司守察之。如治狀可嘉。卽與轉官再任。或陞擢之。庶可勸也。筠當塗人也。丙子。上謂宰執曰。福建盜已除。惟海道間有作過。只緣巡尉非人。可令帥司察其不可倚杖者罷之。前知舒州楊惇。乞脩水利。詔戶部脩治。秋七月甲申。詔時當大暑。趣令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辛卯。鎮江府豫借民苗米。爲右諫議大夫巫伋所論。癸卯。詔守臣曾惇罷之。初。廣東羣盜尙多。詔統兵官韓京。戍循梅。以彈壓之。久而未代。秦檜意其難。

制令新廣帥薛弼圖京。是月弼至南雄州。京來謁弼。卽席諭京丐罷。遣人送之出嶺。亟命別將馳入戍所。統其軍。初言者謂祖宗以來定公私賊三等之罪。以糾天下之吏。原其意未嘗不在於保民。嚮緣州縣官率多不虔。而民被其害。於是又立民事一罪。在公私賊三等之外。然有公罪雖輕。而麗民事則遂爲終身之累。甚於私罪之極重者。是以疑似之際。吏肆其姦。得以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望敕有司更加詳議。庶協於中。事下敕令所。旣而本所奏謂民事被罪。謂擅行科率。及應因害民之事。以被罪者。則不注知。通及縣令差遣。緣民事被罪。難與犯公罪者同。欲乞依見條。八月辛亥從之。華亭縣鹽戶訴請鹽本錢。戊辰。上曰。鹽戶宜恤。不則逃去。其害非細。乃詔戶部措置。先是景靈宮配饗功臣繪像。祖宗朝皆有副本。在天章閣及祕閣。兵亂不存。甲戌。詔各具副本。藏之二閣。九月。大理寺丞郭唐卿奏。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往不以時報。庚子。上謂宰相曰。緣道遠故緩。乃詔申舊法令。今後速報。時劉章以廷魁任館職。左僕射秦檜意其不附己。而祠部郎官胡寧。乃故相趙鼎之客。是月言者謂鼎寓居衢州。章爲衢人。故與寧交通。俱罷之。冬十月己酉。宰相奏太常寺申將來郊祀。躬謝禮畢。合詣太一宮行燒香之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可行也。十一月庚寅。朝獻景靈宮。己亥。言者謂淮南湖北寧靖。民稍復業。而曠土尙多。惟縣令親民。此未有賞格可以勸之。乃下戶部。遂併立守令懇田增減賞罰之格。初。詔於臨安府西溪蓋馬軍寨屋。令戶部侍郎宋貺親往觀之。無得侵民田。至是未畢。十二月壬子。上曰。天氣寒凜。可趣令畢工。庶免軍人暴露。著作佐郎林機言。邪謀害正。僞說汨真。乃古今之通患。然著迹於昭昭者。易以見。而匿



形於冥冥者難以察。陛下道德言行無愧於古之哲王。臣備員史館。豫聞記注。得以特書屢書。垂示無窮。然訪聞有異意之人。匿於近地。作爲私史。集其邪謀僞說。臣若不言。則異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望密加搜索。嚴爲禁絕。庶幾信史著而後世不爲售私者所誣。甲寅上謂宰執曰。此事不應爲。乃詔許人告。令州縣覺察。及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己未宰執奏瑞雪應時。詔給諸軍雪寒錢。

金國主亶立十五年矣。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入亶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亶罪殺之。詰旦未知所立。宗族大臣中惟左丞相岐王亮粗知書。遂共立亮。大赦境內。除常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秩。放民租稅一年。降亶爲東昏侯。以謂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亮既立。改元天德。時四川部所招扈衛人到闕。己巳宰執奏給賞賜。上曰。發來已滿千人。可令制置司今後歲招三百。庶幾不至闕人。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於明州。初朝廷委廣西帥臣卽橫山寨市馬於羅

殿自杞。

原按宋史外國傳作羅箇納。

大理諸蠻歲捐金一百兩。銀五萬兩。錦二百匹。絕四千匹。及於廉州石康倉撥鹽

二百萬斤。皆資博馬之直。歲額市一千五百匹。五尺爲最高。價銀一百兩。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兩。四尺

二寸。二十六兩。以是爲差。良馬三十四匹爲一綱。常馬五十四匹爲一綱。遣使臣部選至行在。建康。鎮江。太平

州。五處。不顛斃於道。則有賞。先是石康之鹽。分令欽橫賓貴尋藤梧州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州山倉。然諸州

科民則苦富戶。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是月帥臣陳璘始令官支腳錢。選委使臣給以續食。若般

及一十萬斤。卽與押良馬一綱。至行在。

此據陳璘家頁。馬須知脩入。

左僕射秦檜與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

閣直學士寅皆厚善寅是年省其所生母於建州復還湖南檜以白金助其行寅書謝之略曰願公脩政用賢勿替初志尊內攘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已始大怒之時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

紹興二十年

歲在庚午

春正月

丁亥

左僕射秦檜趣朝忽有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刀於道遮檜肩輿欲

害之傷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獄具全招爲所給微而累衆不能活每歲牧馬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意欲用兵遂潛攜刀伺檜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過若不從則害檜壬辰詔磔全於市初言者論前參知政事李光在貶所嘗撰私史其子右丞務郎孟堅居紹興府

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記皆非事實詔兩浙漕臣曹泳差官究治申省取旨至是送大理寺勘實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訕謗丙午上謂宰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爲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爲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小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於是貶光昌化軍孟堅編管峽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文閣學士張燾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新福建參議官賀允中新福建機宜吳元美並貶秩有差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緣與光通書之故元美侯官人也光等之貶在三月今聯書之二月壬子戶部言經界



所已結絕。其未行處。委漕司及守臣依平江行之。本所管幹官四員。與諸路覆實官。並罷。從之。未幾。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寢失本意。可逐路委監司一員。詳其便民者行之。其反爲民害。則日下改正。詔在三月二十一日。今聯書之。前廣西提刑路彬奏。靜江府昭州折帛錢。昨因張浚領督府。每

正增及兩倍。因詔戶部裁損。戊午。上謂宰執曰。昨令監司郡守任滿。以民事奏。彬乞免所增折帛錢。可除職以示勸。以彬爲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初。奉使湯鵬舉。往賀大金生辰。時朝廷未知前主亶已被

殺。至是。鵬舉奏見彼國接伴使言。新主亮登位。見報諸國。乃下有司排辦準備。既而有司奏。每年大金賀正。旦人使到關。朝見日。依五禮新儀。設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將來大金人使到日。亦乞依新儀。設黃麾角仗。壬戌。詔從之。三月庚辰。大金國遣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學士翟永固來報登位。

貢金注椀二。綾羅三百。良馬六。初。金國故主亶之被殺也。今主亮身豫其謀。至是亮得位。而大事已定。

凡當時與之同謀者。亮皆加以殺君之罪。曹王宗敏。乃故主太祖旻之子。屬最爲尊。亮忌其名重。首加戮

之。又納其妻於宮中。梁王宗弼開國有勳。惟一子曰韓王亨。亦以無罪見害。是月。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

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若可採。自應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夏四月。

癸酉。新知廬州吳達。請置力田之科。募民就淮甸耕。賞以官資四千。補進武校尉。三千補進義副尉。下至

七百。亦補副尉。作力田出身。在武舉之上。得應轉運司舉。從之。達。崇安人也。五月丁丑。宰執奏前知臨

江軍彭合。乞蠲清江縣加耗米。詔從之。上曰。合昨任縣官。當有監司列薦。今可與監司。初起居舍人兼

玉牒所檢討官王曠等言。見脩今上皇帝玉牒。先脩到今上聖德。乞以中興聖統爲名。至是書成。己丑。奉安於天僖殿內。聖祖天尊大帝之西。先期陰雨連夕。是日雲霞絢綵。杲日麗天。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燿。乞宣付史館。從之。侍御史曹筠論。前知太平州徐渥。專利自恣。壬辰。詔今後不得與渥親民。其治郡有聲者。優擢之。祕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止有今來事迹。及張邵所奉之書。餘則闕。望詔令檜錄奏宣付。庶得廣記。甲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爲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其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僉書樞密院巫伋曰。檜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令屢書不一。庶使後世姦賊悚懼。上然之。六月丁未。是夏故相趙鼎之子汾。奉鼎之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逮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於兵官之所。蒙之母訴於朝。左僕射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爲婺州蘭溪縣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未幾遂息。時士氣猶未泯。所言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英殿脩撰魏玘。與鼎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蒙之初被委。苟避免固足取名。然慮更委小人。則禍徧及善類。故詭承而潛泄之。忤傑弗顧。鼎之家賴以舒禍。蒙之雖微官。而仁智勇皆可尚也。時傑有館客魏揆之。見傑爲此。亦慨然以書譙之。長揖而去。蒙之崇安人。揆之建陽人也。秋七月。端明殿學士何若卒。先是措置



諸路遞角所屬官王彥融。乞逐路提舉馬遞鋪官。令轉運司長官兼領。事下兵部。本部言。若委之漕臣之長。則椿辦鋪兵衣糧爲便。八月庚戌詔從之。資政殿學士韓肖胄嘗帥浙東。旣奉祀。則家於越。與弟直

祕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原按此下文氣不接疑有脫誤頗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

而肖胄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責居連州。張浚自去國二

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

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移永州。浚舊居永。人情相樂。聞其歸。喜相與出迎。見浚

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

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尙存。

鼎曰。伯紀一輩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爲檜所忌。屏居湖外之久。如鼎言也。建

國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其地與建陽接境。乃建炎初劇寇范汝爲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爲暴。小遇饑饉。

卽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兇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破建陽。逐官吏。殺居民。是夏張大一李大二復於洞中

作過。本路帥臣仍率官軍蕩定。進士魏揆之謂民之易動。蓋緣艱食。乃請於提舉常平官袁復一得米一

千六百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邑之長灘鋪。自後再歲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寇遂

熄。人謂揆之所請。乃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是倉儲粟。則緩急可恃。蓋本朝自景祐中王琪引隋唐故事。謂

復置義倉。而石介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饑饉。量口而給。則民不乏矣。後以議者多同異而止。熙寧初。齊唐同三州守臣王廣淵。趙尙寬。高賦。皆乞置義倉。乃詔三州講求。且圖經久之法。而陳留知縣蘇涓亦言。臣領畿邑。請爲天下倡。戶五等。自二石至十斗。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守者。耆爲戍。納官爲藉。記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爲立法。使新陳相登。卽詔行之。旣而上與王安石論其法。安石曰。人有餘粟。藏之於家。何所害。而固欲使之戍官。非良法也。安石意在青苗。不主是法。故一言而罷。元豐初。復詔行義倉。府界提點蔡承禧言。二石而戍一斗。所取至輕。然臣所領二十二邑。其九已行幾萬石矣。乞併行之。乃令畿邑皆立倉。而將作監主簿王右文言。畿邑已試不擾。請行於諸路。遂詔京東西如畿縣法。仍聽就縣倉輸。自是義米入縣倉。元祐末。御史黃慶基言。比歲旱潦。至使江湖運米濟之。然捐重費以惠一時。不若舉良法以惠萬世。義倉良法也。先帝元豐復行。以爲隋唐取之太重。慮民不堪。故納苗一石者止輸五升。可謂薄矣。夫樂歲雖多取之。猶不爲虐。況取至少乎。蓄之稍豐。自足濟民。未幾慶基去。而倉竟不立。紹聖著令。諸縣義倉米斗收五合。卽元豐舊法也。大觀初。乃增令斗收一升。以備賑荒。至今行焉。然義米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爲官吏移用。始也縣倉於民猶近。厥後上三等戶皆令輸郡。卽義米帶入郡倉。轉充軍食。或資煩費。豈復還民。故每遇凶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如揆之輩。乃建陽已試之效。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推行於諸郡。則斯民被實惠矣。右迪功郎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爲江西帥司屬官。勝非之



亡也。誠於佛寺飯僧。自撰疏文。訕及朝政。爲郡守所發。刑寺鞠寔。冬十月。戊辰。詔停誠官。惠州編管。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僉書樞密院巫伋。乞今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聚議。從之。十一月。己丑。言者謂昨緣軍興。諸縣教閱弓手。嘗添置將領。今旣寧息。乞罷去。從之。十二月。秦檜久患在告。甲子。始赴朝參。二孫直寶文閣。填直顯謨閣。堪扶掖以入。詔免拜。上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又人使在塗。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 中興小紀卷三十五

紹興二十一年

歲在辛未

春正月癸未宰執奏知廬州吳達乞涵養淮南復業之民未可起稅乃詔下戶部與

展年數上又曰還俗僧圓覺宗杲撰聖者偈妙喜禪皆蓄祥謗讟之語誕謾無禮鼓惑軍民此最害事宜

禁止之戊子上親饗景靈宮既事而雨雪癸巳上以語宰執秦檜曰此陛下孝誠所格也甲午宰執

奏差衢州守臣上曰可差曹筠臺諫無大過當假之初筠任侍御史以言失當至是復用也禮部兼侍

讀陳誠之奉使大金國初故主亶之存也本朝太后歲與亶妻禮物巨萬至是亮代亶立遂輟此禮誠之

入北境豫爲遜辭諭之彼國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輒禍

不測集英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矼當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就奉祠凡四

任寓衢之常山僧舍蕭然一室乞免於禍是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疇曰自鼎

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

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材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崑仞雖死不變至是疇始信

鼎之能知人也五月前知大安張輔世言四川惟利路創置義士於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士

豪官領之士豪官案原鈔本脫漏此五字據繫年要錄增入多率邀求役無虛月甚爲民病今邊燧無警望放歸農田詔制置

司申樞密院時利西路安撫使吳璘鎮興州已久上乃親御宸翰賜璘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璘嘗自



著書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番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重。勁弓彊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大理寺丞謝邦彥乞給病。因藥。丙申。詔從之。邦彥。侯官人也。上御書大學篇。賜新第進士甲子。上謂宰執曰。賜宴日。逼朕二十日早下筆。食時已畢。因言黃庭堅樂毅論墨本。皆有淵源。秦檜曰。陛下畱神翰墨。精敏如此。臣下所未聞也。秋七月壬寅。以集英殿脩撰曹筠爲敷文閣待制。代李璆帥蜀。初命刑部侍郎韓仲通等詳定重脩茶鹽敕令格式。至是書成。八月辛未。左僕射秦檜上之。上曰。是書纖悉備具。若能遵守。永遠之利也。壬申。太師通義郡王韓世忠卒。後諡曰忠武。時有言贍學公田多爲權勢之家所占。九月戊戌朔。上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癸丑。詔諸路昨差泛押綱使臣多不曾到部。故無賴作過。今後並差見任使臣。冬十月癸未。秦檜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爲左史。嘗奏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再相。專國。居正慮爲所害。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有二。案繫年要錄作至是檜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多竄之嶺外。居正閣門託疾。猶奪其職。是月卒。居正素不取王安石之學。故工部侍郎楊時嘗著三經義辨以示居正。居正繼亦爲三經辨學。與時之說相經緯。上謂宰執言。盱眙守臣龔鑒頗安靜。秦檜曰。朝廷報對境文字。鑒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皆畱意所職如此。則無不濟矣。是月御製秦檜畫像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

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永相子。凌煙元功。仍親灑宸翰。賜之。右諫議大夫章復。殿中侍御史林大鼐。共論參知政事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大議論。則默而不言。望貶之以清政府。堯弼亦奏乞祠。十一月庚戌。詔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外祠。復等再論。遂詔落職。復。宣城人也。前知池州。黃子游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望飭諸路。提舉官俾建塘陂。以備旱暵。丁巳。上謂宰執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詔僉書樞密院事巫伋。兼權參知政事。十二月戊辰。司封郎官王葆言。近日民間多銷錢爲器。詔令工部禁止。時雖連日小雨。而雪未應期。上遣人禱太一祠。辛巳晚。雪作。壬午。宰執奏事。上曰。昨晚寒甚。便得雪。甚可喜。秦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官表賀。丁亥。檜奏曰。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紹興二十二年。

歲在壬申。

春正月。大理評事莫濛言。州縣受民輸米。各有定數。而收耗有至加三者。凡此止資

官吏侵用。乞下有司揭示。許民越訴。丁巳。詔從之。二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公孫杵曰。程嬰。韓厥三人。有大功於趙氏。本朝皆封侯爵。中興以來。嘗詔立廟。而有司弗虔。神靈不妥。望進以公爵。擇地建廟。升爲中祀使。相熊夢而有祥。扶菴祚而無極。壬午。詔禮部討論。兩浙漕司。先次營廟。旣而三人皆進封公。先是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諲告老。歸臨江之舊隱。號曰薌林居士。閒居十五年。庚戌。卒。子諲早受學於故諫議大夫劉安世。宣和初。方臘作亂。詔發運司捕之。子諲時爲屬。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安世尹南都。前



諫官陳瓘守金陵。人望所歸。不勞兵而賊可破。識者謂其真良策。其長不能用。靖康末。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敕書至廬州。問其家。子諲時爲發運副使。牒郡守馮詢。及提舉鹽香官范沖。拘之。故給事中胡安國。嘗謂其忠節。可以扶持三綱者。蓋指此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章復爲御史中丞。初復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巫伋。執政無補。而林大鼐亦論伋。黷貨營私。丙子。詔伋以本職奉外祠。復等再論。落職。辛巳。以中丞章復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住霽度僧道牒已久。其徒寢少。又福建官自運鹽。頗爲民患。乃遣太府寺丞鍾世明。下本路措置寺觀田產。凡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爲寬剩之數。籍歸於官。并究運鹽之弊。世明方行。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慮民間未知指意。或有疑惑。辛酉。上諭宰執。明降指揮。以曉諭之。世明將樂人也。五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民間有事。先訴於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以次及監司臺省。今兩浙民訟。監司州縣未決。多徑至臺省。請申舊法禁止。辛亥。上諭宰執曰。如此則朝廷多事。從之。主管崇道觀曾恬。少嘗尊事故楊時。謝良佐。陳瓘。劉安世。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爲大宗正丞。一日。攝行宗正事。吏有慢令不恭。卽繩以法。無敢違者。時秦檜專政。士多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訕。丐祠以去。寓常熟之僧刹。投閑幾十年。是月卒。恬。故相公亮之孫也。六月。丁丑。宰執奏知嘉州王知遠乞罷鑄小鐵錢事。上曰。此於錢引實有利害。可令總領與漕司同措置。以刑部侍郎韓仲通兼權吏部尙書。秋。七月。乙巳。上謂宰執曰。聞四川所起禁衛卒。所費多出於軍衆。可令總領司應副。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後雖撲滅。慮其復作。乃留殿前司吳進一軍彈壓。而本州禁軍。嘗隨前總兵官程師回。

往來捕寇頗勇。與進軍素不相下。丁巳夜。兩軍交鬪。州兵因而作亂。焚民居。逐官吏。守臣鄱陽余應求。有父安行。年老欲走。忽墜城死。應求遂以丁憂爲辭而去。於是叛軍據城自守。八月丙寅。領殿帥楊存中奏。據本司統兵官吳進。申虔州將兵反。江西帥臣張澄。亦奏請遣兵入己卯。上諭宰執曰。聞有欲走湖南者。乃詔鄂州都統制田師中。速發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事定日。具有功人。申樞密院。辛巳。又詔殿前司遊奕軍統制官李耕。統所部兵一千六百人往討之。先是累禁私泛海商人。而泉州境內尙多有此。上聞之。恐列生事。戊子。詔申其禁。虔州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鼇爲其所得。遂復歸據虔城。時統制官李耕。總軍纜入江東界。時殿前司右翼軍統制官陳敏。見駐福建。被本路帥檄統所部一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殿帥楊存中奏。敏本虔人。且於江西捕寇有功。乞令敏進兵至虔。與耕併力討賊。九月乙未。詔從之。就命如鼇權本路提刑。令卽城中撫定。旣而耕。敏與鄂渚田師中。所遣統制官張訓等。各以兵至城外。戊戌。宰執奏前知蘄州周琳。乞脩河堤事。上曰。不獨蘄州。凡浞淮有水旱。悉令漕司守臣措置。初。紹興八年。除李光爲參知政事。有右司從政郎楊煒者。寓行在。聞之曰。此吾鄉先生也。今得位。必將盡所學。久之無所聞。時蕭振任侍御史。朝廷方與金人議和。煒不以爲是。作書欲獻光。因先見振。說書中意。振曰。亦恐金人難信。煒遂以書責光。有同槽共食之語。光遣人專語煒。以不及答書。至是。振知臺州。煒爲黃岩縣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忌。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復移書浙東提刑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左僕射檜猶子也。因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尤太師某。其姪義不當舉。



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俄有縣吏得煒書，有詆時相語，以告昌時。昌時以聞於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得其萬言書藁，譏刺時政，獄具。庚辰，詔除煒名，送萬安軍編管。其兄選人炬亦連坐，羈置邕州。振罷，仍落徽猷閣待制，於池州居住。先是林大鼎在言路，嘗奏錢塘江浸淫爲患。十一月壬寅，上諭宰執令臨安府同漕司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爲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也。丙午，朝獻景靈宮。丁未，朝饗太廟。戊申，冬至，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天下。有軍人龐翼者，教人學道，起居舍人林機因與翼遊，遂出知信州。丁巳，上諭宰執曰：機信翼邪說，遂亡上下之義。機既令出，翼亦不當留。士大夫尙爲動，況軍中乎？時守臣監司不輸常賦，專以進奇羨相尙。太府卿徐宗說攝貳版曹，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逋，仍乞以賦入殿，最行賞罰。詔從之。於是上諭宗說曰：版曹久賈，卿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於經費出入盈縮之數，皆知其要。吏不能隱，然附秦檜以至侍從，嘗爲檜私營田產。士論鄙之，而畏檜無敢言者。宗說，開化人也。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虔州李耕率諸軍以乙卯登城，盡取叛卒誅之，而奏捷猶未至。於是領殿帥楊存中奏遣人送鞋襪與耕軍中。己未，上曰：虔賊閉城拒官軍，且四十日，城中百姓何以活？令存中更遣兵尅期蕩平。庶脫良民於禍也。十二月，直祕閣前知太平州韓膺胄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罪之人，不白長官而禁於獄，或終不加罰，徒繫以苦之。望詔有司嚴禁甲子，詔刑部立法。故端明殿學士王雲之猶子積，以雲死事乞推恩。戊寅，上謂宰執曰：雲奉使極效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於難，乃與績迪功郎有袁敏求者。

妄撰語言。丁未。宰執奏合編管。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遣。以爲惑衆者之戒。初。興元。府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舍民居皆茅屋。而帑藏寓諸僧刹。太尉楊政再爲帥。始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所統將士。自休兵之後。十餘年未嘗輕以陞遷。蓋深體朝廷之意也。福建舊行產鹽法。民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法壞。輸錢如故。而民不得鹽。其間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帥臣龍圖閣學士張宗元始再榷鹽。犯者滋衆。人不以爲是。帥司屬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祠而去。同時在幕中有輕薄者。用其姓名爲詩嘲之。曰。獻陳利害知何益。蓋憲獻同音。謂胡憲也。金國主亮造燕京宮室。至是年。率其文武百官。遂遷都焉。亮因以燕京爲中都。隸以平薊。涿。易。雄。保。順。遂。州。號中都路。舊上京爲北京。隸以興中府。錦。義。宗。利。州。號北京路。遼陽府。渤海故地爲東京。隸以廣寧府。潘。復。登。辰。州。號東京路。雲中府爲西京。隸以宏。豐。朔。應。蔚。勝。州。號西京路。開封府爲南京。隸以曹。單。陝。鄧。鄭。陳。蔡。潁。宿。泗。號南京路。又以河間。眞定。平陽。太原。益都。東平。大名。京兆。延安。臨洮。慶陽。會寧。咸平。臨潢。十四府爲總管府。河北。東路。河間府。冀。莫。清。滄。深。景。州。隸焉。西路。眞定府。邢。洺。相。定。濟。衛。州。隸焉。河東南路。平陽。河中府。隰。懷。晉。澤。潞。解。州。隸焉。北路。太原府。汾。代。嵐。忻。石。平。定。州。岢。嵐。保。德。軍。隸焉。山東東路。益都。濟南府。沂。密。濰。濱。淄。隸焉。登。萊。州。隸焉。西路。東平府。徐。兗。博。德。州。泰安。軍。隸焉。大名府路。恩。濮。開。滑。隸焉。京兆府路。鳳。翔。府。同。華。統。耀。州。隸焉。延安府路。鄜。坊。州。保安。綏。德。軍。隸焉。臨洮路。蘭。秦。隴。鞏。河。會。川。積。石。鎮。戎。軍。隸焉。慶陽府路。平涼府。環。涇。邠。原。寧。州。隸焉。會臨府路。肇。齊。信。州。隸焉。咸寧府路。韓。



懿州隸焉。大赦其境。改明年元曰正元。

此據張棣所記脩入棣又云燕京城門十二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顯華曰麗澤曰彰義南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

元曰會城曰崇智

紹興二十三年。

歲在癸酉

春正月。先是前禮部侍郎高閑退居明州。時秦檜之弟棣爲明守。檜欲卜閑向背。因

其鄉人姚孚者。達意於閑曰。季華弟止一女。願與公結姻。閑辭之。遂致其仕。閑自此每對人。唯舉前言往行。未嘗及時政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觀書終日。絕意榮望。己亥卒。閑喜故程頤之學。及嘗見楊時。每語竟日。深相悅服。中年勇退。人甚高之。是月。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楊愿卒。二月。右正言鄞縣史才言。吏部尙書林大鼐。狂躁欺誕。且負不孝之實。若不亟去。必搖國是。己巳。乃詔罷之。尋之泉州。時吏部侍郎陳相奏。淮南閘損處甚多。不止洪澤。丙子。上諭宰執。令漕臣脩之。以便人使來往。相合肥人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贛州李耕。具立功一萬三千餘人。辛巳。奏至。於是第賞有差。癸未。以耕爲金州觀察使。此據野方贛之亂也。謫居人祕書少監分司南京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歸贛州。未幾卒。夏四月。癸亥。宰執奏差諸州守臣。上曰。士大夫在此者衆。所當得闕。可早與之。壬寅。宰執奏。上書者言。舉債之家。如還本已足。利當盡放。上曰。如此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之害。宜詳細措置。是月。慶遠軍節度使張澄。自江西移帥福建。初。閩中佛刹數千區。其徒猥衆。地占膏腴。州縣經賦。視爲上戶。自鍾世明至。計口給食。悉拘所餘。澄旣入境。卽剖析利害言之。乃詔委澄措置。澄請計其租賦。農工僧行廩役之用。給之。而收其餘。較前所拘。十還六七。公私皆以爲利。六月。時行在霖雨。諸軍營多壞。已詔賜錢七萬貫。

令脩俾得安處。至是上又聞民田有被水害。癸亥詔戶部下州縣差官檢放苗稅。時皇太后目疾。下諸路召醫人。惟四川未發到。秋七月戊子朔。詔趣逐路帥臣。搜訪津遣。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甚廣而不憂旱者。太湖之利也。比年瀕湖之地。諸軍下人多據以爲田。擅利妨農。其害實大。乞委監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兵民各安其職。農民有賴。庚戌詔從之。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賀允中嘗爲閩漕平鹽。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肯下己。授祠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是月允中之任。此據墓誌八月知靜江府陳璘奏乞增和糴米價。及折納適中以紓民力。辛亥上謂宰執曰。璘善治郡。可與直祕閣知潭州。其他處有昏耄不任職之人。令自陳宮觀。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豫薦。意潼川府僉書判官趙達必爲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達不啓緘。旣試符氏子不豫奏名。行中因他事摺摭。達峻甚。然亦不能害之。行中南城人。冬十月庚申侍御史江寧魏師遜言。太府寺丞史祺孫交通匪人。上曰。學先王之道而從妄人。孫士道習妖術以惑衆。若只罷之無以戒後人。可令吏部與監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宋樸乞罷。戊辰詔以舊職奉祠。於是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爲士而不自愛。乃違道罔俗。與丐者爲伍。不當以祕殿隆名寵之。遂落職。壬申以才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諸路推行養濟事。恐其滅裂。戊寅上謂宰執曰。須令實給錢米以施實惠。侍御史魏師遜爲中丞。監察御史鄭仲熊爲右正言。時秦檜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靡。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仲熊西安人也。十一月時經筵講尙書終篇。癸巳上謂宰執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



始初焯以范冲薦擢講筵。既數日。輒乞致仕。其徒相與謀曰。必得朝廷見留。乃可爲高。翌日趙鼎奏。果言焯志在山林。不樂居此。願以禮留之。焯遂不復致仕。觀焯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可取。秦檜曰。程氏之徒。祖宗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地。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上曰。孟子當戰國之時。自處如此。不可以爲常法也。先是經筵官皆進詩。侍讀秦熺詩卒章曰。兢兢驕侈戒。誓不愧周官。辛丑。上對宰執再三稱善。以熺登第日。賜御書周官也。上又曰。哲宗朝。蘇軾進御書古詩。魏師遜。鄭仲熊所進詩。皆謨做其體。上萬機之暇。他無所嗜。專意於文如此。時編類宗正司新成。上閱之。甲辰。以諭宰執曰。所脩甚有條理。可卽頒之。十二月己未。宰執奏事。上顧秦檜曰。昨日遣使戒之云。歲遣信使。已有定例。使指之外。不可生事。上周慮如此。真得宗祖柔遠人之家法。宗社無疆之福也。閏十二月丙申。上諭宰執曰。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科民。至今未罷者。非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詳其可行者行之。戊戌。詔委中書檢正左右司郎官。具其可行者。申省取旨。蓋聖意恤民。故致詳如此。先是夏間。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太平州。太平境內。沿湖諸墟。悉爲衝決。是冬。詔遣太府寺丞鍾世明。至州相視脩築。守臣直祕閣洪楫。集屬邑共議。知當塗縣事張津。謂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令逐墟自脩。力不能辦。遂用其說。共興長埂。週迴一百八十里。包諸小墟。未幾成。然自此小墟堦盡廢。一遇水決。則通被其害。故農民屢請於官。欲各興中埂。以防患焉。初。池州青陽縣稅。視鄰邑爲重。如貴州縣田。每畝上等八升。而青陽一斗九升。中等六升。而青陽一斗五

升下等四升。而青陽一斗七合。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賜此一縣之地。與其臣宋齊邱爲邑。齊邱增賦以肥私家。遂成定額。是年江東轉運常平司爲之申請。詔以十分爲率。稅苗減二分。半課米減二分。然議者猶謂所減。乃經界虛增之數。而齊邱重賦未嘗損也。至乾道中。始能再蠲之。以上二事皆據方志



# 中興小紀卷三十六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春正月。初詔諸軍統制官滿十五年與轉一官。至是承宣使戚方當依格回授。其次觀察使梁斌係帶軍職令轉一官。乃敍位在戚方上。辛巳。詔方以所得特帶軍職。庶與斌舊次不至陞降。上於將將精審如此。中興所由致也。二月甲辰。上謂宰執曰。連日雨恐傷麥。已降旨祈晴。上意恤民。惟恐一物之不得其宜如此。知貢舉御史中丞魏師遜。上合格進士秦塤等。三月辛酉。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張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張孝祥。歷陽人也。大理評事劉敏求言。州縣不依法。卽時割稅。有害於民。戊寅。有司具到見行法。上因言法令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雖申嚴行下。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民利病者爲之。乃命監司察其不如令者按之。夏四月丙戌。上謂宰執。以三衙諸軍闕額久未敷足。於是樞密院擬均下諸路帥司招填。期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有利州民王孝先。邀駕訴知閬州王陞。慘酷不法事。辛卯。上諭宰執。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遙遠。追逮爲勞也。上欽恤刑罰。屢形詔旨。至於纖悉委曲。聖慮如此。守臣不知體至懷宣實惠。乃或背公徇私。逞威廢法。鉗民之口。無復忌憚。銜冤窮民。豈能人人詣闕自訴。付之有司。審其虛實。明典刑以待之。使長民皆知奉法。究心民事。以厚風俗。誠措刑之本也。大府寺主簿李文中言。比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義倉米。旣失經常之制。亦乖惠恤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庚子。宰執言。言者所論諸路州縣受民輸絹。官吏作弊。雖中

程好物抑而不受。至用柿油退印以壞之。卻縱攬子多取民錢。輸以薄絹。上察其爲民害。命申嚴其法令。監司御史臺劾之。聽民越訴。五月己巳。三省擬差蘇策、張杞、陳孝則爲知州。上諭宰執曰。尙有待差知州人。宜早與之。盛暑旅邸不易。上曲盡人情如此策。軾孫也。初黎雅二州邊備相爲表裏。歲月旣久。浸墮舊制。至是知雅州楊仁籍並邊之人。嚴設條目。以應緩急。左自始陽及碉門。右自廬山及靈閣。凡數百里。皆有屏蔽。夷之冒吾禁者必繫之。識者曰。此雄邊子弟之遺法也。前此夷多掠邊戶爲婢奴。有與之嚮道者。官不能禁。仁得訟者大書其牒下。其長悉卽以取回。執嚮道者械之獄。歲饑。旁郡流民至境。仁發廩粟賑之。吏以無外臺令更諫。仁曰。須令下。索吾人於溝壑矣。不爲動。所活甚廣。是月卒。民畫其像以祠之。此據邵溥作楊仁墓誌 六月癸未。左太中大夫汪藻黜居永州八年。累赦不宥。常以疾乞致仕。不許。是日卒。言

者論高郵軍使吳祖度。乃流人彳之子。彳賣國立僞楚。今祖度乃與彳壻。知廬州曾慥。分守淮郡。宜加斥逐。乙酉。詔並罷。上因諭宰執曰。吳彳、莫儔、王時雍。在漢法當誅。且族。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無與堂除。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職。遭遇陛下隆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卿謙辭也。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爲國害。癸巳。詔才以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甲午。以師遜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初。右朝散郎王循友。知建康府。嘗斷配秦檜族人。檜銜之。而循友差右朝散郎韓參。爲機宜。因與參謗訕朝政。遂興獄根治。旣而大理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冒



請宣借口券入己。及減價詭名收買沒官田產。辛丑。詔循友特貸死。藤州安置。子右承務浚。並除名。而參送德安府編管。時衢州饑。民嘯聚爲盜。而守臣王曠措置乖方。且有贓汙不法之事。甲辰。宰執奏欲先罷曠。上謂秦檜曰。曠是卿之親戚。今罷之。勝罷其他十數人也。旣而盜捕獲而猶未定。詔以提舉太平興國宮王師心知衢州。民始安堵。言者論二廣鋪兵之弊。乙巳。上謂宰執曰。宜令州縣時給月糧。此曹方久住。不至闕事也。夔州路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漆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帥臣周執羔使誠之曰。朝廷用爾爲帥。今一方釋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帥懼。斬叛者以獻。此據周執羔誌先是沅州守臣李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淙間之。遂興獄。追逮數百人及溪洞。時方盛夏。有繫死者。湖北提刑楊椿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卽奏於上。乞罷三人。釋其衆。詔從之。於是秦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椿。眉山人也。秋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卒。甲寅。上曰。張通古之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己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旣而有司欲依世忠例。上曰。俊於國有功。明受間。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敵。當與小國一字王。遂贈循王。後諡忠烈。時贛州守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耕將滿。上諭宰執。選文武臣爲之代。庚申。又曰。昨贛寇竊發。民有應之者。今宜留兵屯庶得安弭。癸亥。宰執奏。縣令能布德惠民有政績者。令監司郡守保奏。上曰。或遷或陞。庶有激勸。如失不保。奏令御史臺劾之。初。詔廣西帥臣直祕閣呂愿中。招撫西南番。至是。愿中言。宣州諸蠻并南丹州莫

公晟皆願歸順。仍畫圖以進。丙子上諭宰執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猛人不作過，百姓安爾。既又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順。上曰：若非休兵，安能致也。上諭宰執在八月乙酉今聯書之。

詔陞愿中直徽猷閣。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時愿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支使羅博文三人。芮、燮、孫也。時論對官多請假

避免。九月，前知滁州魏安行多奏墾荒田，及令本州其實不及五之一。餘皆紛擾爲後政之害，有司刻

安行，意在冒賞。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也。案繫年要錄此下有於是罷安行見任。是年雖稔，亦有小

旱傷處。冬十月丁丑，詔依條檢放其公私所欠，亦住催。初實錄院檢討官朱翌命史官編徽宗御集，藏

之延英閣。至是書成一百卷。壬午，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權奉安天章閣。丙戌，宰執奏年例臨安府自

十一月支錢米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案繫年要錄此下有可即行下句當增入。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

巴州。右朝散郎張軒知劍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時天

章閣新成。十一月壬子，上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崇奉之要矣。時戶部侍郎徐宗說久病，甲寅，亟遷直

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爲戶部侍郎以代之。而改宗說兵部。泳乃秦檜姻黨，藉勢妄作。又甚於宗說矣。於

是宗說謂人曰：吾在戶部，自郎而貳，涉十年，錙銖權會，不敢委吏。今瘝矣，尋以敷文閣學士知明州。宗說

得美職而去檜主之也。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魏師遜懷姦嗜利，不恤國

事。乙丑，詔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丁卯，以吏部侍郎施鉅爲參知政事。吏部侍郎



鄭仲熊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嘆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是月。刑部侍郎韓仲通遷尙書。通判武岡軍方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爲守臣李若樸所告。令江西提刑張常先鞠之。送永州編管。先是四川等路買馬司。於宕昌寨峯鐵峽兩處。榷場買馬。每歲買馬綱至樞密院。往往多斃。十二月庚辰。詔自明年撥付殿前司。後年撥付馬步二司。以此循環。仍令逐司自選。使臣就買馬場團發。大金人使將到丙申。詔諸路差牽挽人。並給錢米。違者在內御史臺。在外轉運司。彈劾之。是年行在建康鎮江三榷貨務都茶場。共收二千六十六萬餘緡。荆南府人口舊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紹蠲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侍郎曹泳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乃其黨。凶焰赫然。帥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責。通判范如圭力勸止之。汝翼晉陵人也。時前祕閣脩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餘年。嘗自言人苟無識。一味貪進。往往如飛蛾投火。隨焰而滅。昔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見之。富貴可立圖。彖曰。君恃楊如泰山。吾以爲冰山爾。若皎日一出。君得無失所恃乎。遂隱於嵩山。後國忠敗。人方仰彖之先知。吾今居嶺下。人皆以爲瘴鄉。然吾於此已久。著書窮理。亦甚安之。何愧嵩山之隱耶。時南康士子春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取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洪公厄北庭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

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亥春正月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符請祠甲戌上謂宰執曰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

爲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川矣乃以符提舉崇道觀二月丙子宰執奏事上曰守臣鄭

思永言還魂度牒緣僧道死而官司不追毀致童行冒名又言監司委縣令造船擾民可悉禁止之三月

月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尙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違法例收其稅癸丑

詔戶部禁止夔永嘉人也戊戌詔福建四川所印私書悉禁止之先是新除校書郎趙逵家尙留蜀

秦檜欲出百金助逵以家來逵不答檜怒人頗爲達危之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言參知

政事施鉅傾邪詭祕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引用鑄既斥心常快快比因國忌行香擁蓋入景靈宮門衆

論大喧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乙酉鉅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珉玉

山人也初諸路上供數外又號無額上供錢及一萬貫以上推賞有差其後言者又論若數少不該賞

典卽所椿錢不復發矣乞纔及二千貫以上卽與推賞從之二千貫以上推賞見二十九年先是經筵講易終篇仍賜

御筵辛丑左僕射秦檜等謝蓋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既親御翰墨書易與書經刻於堅珉聖學淵源固

已深得奧旨猶命儒臣紬繹其說祁寒隆暑略無倦色逮茲終篇真帝王之高致也五月戶部言諸路

免行錢所取苛細詔罷之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之急於進者多附檜意倚撫人之語以爲謗訕通

判常州沈長卿舊常與前參知政事李光啓曰搢紳守和親甘出婁欽之下策敵人難信結執慮吐蕃之

卻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曄同賦牡丹詩爲鄉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



事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默無一語。罷朝。檜頗咎之。時有旨皆除名編管。長卿、武崗軍、長卿、曄皆烏程人也。選人陳祖安緣與長卿密交。亦當追證。而仲熊嘗營救祖安。故得脫免。於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以謂此豈政府所爲。六月己卯。仲熊罷爲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泉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因告令衿謗訕守臣王師心勸之不能止。旣而詔譴令衿於汀州。且置獄召錫迫其行。師心復調護之。召錫伯彥子汲歸安人也。時安南國遣使入貢。禮部具到典故儀範。上諭宰執令照行其驛。以懷遠爲名。秋七月甲寅。宰執奏浙東總管李顯忠再任。上曰。爲將要當知書。以不戰而勝爲武。若殘忍好殺。非良將也。秦檜曰。趙充國知未可戰。故守屯田之議。卒以破羌。上曰。然古之名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正謂是爾。先是遣戶部郎官鍾世明至四川。與安撫制置使符行中總領財賦湯允恭同措置減免錢物。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至是行中等言。總領及茶馬司歲各有剩。二項減科民間錢引二百餘萬道。又州縣贍軍無窠名錢引七十萬道。利州糴米引錢五十萬道。又除兩年州縣所欠折估糴本及水腳等錢二百九十萬道。如已減而復催者。許民越訴。丙辰。詔從之。丁巳。上諭宰執曰。諸州貢物。朕恐勞民。皆罷。獨福建貢茶。祖宗舊制。未欲罷也。殿中侍御史西安徐嘉論知靜江府呂愿中。妄作不法。辛酉。上諭宰執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歃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詔與奉祠。仍令漳州居住。壬戌。宰執奏昨廣西帥司乞南丹州莫延沈推恩事。上曰。愿中旣罷。恐諸蠻生疑。可檢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

心。於是除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爲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仍令鉅諭諸番。以愿中自緣別有不法事罷。於外國不相干。庶絕其疑也。丙寅。宰執奏廣西帥司申奏。本路轉運副使王利用。違法差蔡緒者。權欽州通判。與南安使人爭立班事。上曰。遠人來貢。要待之以禮。豈可生事。乃詔以緒付吏憲司根治。時南丹州莫延沈。已襲父官。乞給長生券。庚子。上謂宰執曰。新封南平王莫延沈等告。可詳視。仍脩改。播告遠人。要得體也。謂秦檜曰。昨醫者謂卿脈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謝曰。上感聖恩。初。詔守臣到任半年。具裕民五事。八月辛巳。上謂宰執曰。守臣陳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爲稱職。如建炎間。時用賀。翟汝文知越州。盡放和豫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沽名。如此等人。國何賴也。秦檜曰。陛下誠中興國之功。而知民疾苦。蓋兼漢孝宣光武之事業。上曰。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乃詔權刑部尙書韓仲通等。詳所陳利害。詔以故韓世忠所納居第作左藏庫及倉。仍令兩浙漕司卽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至是猶未興工。壬辰。上命呼至都堂。傳旨趣之。先是知饒州洪興祖者。擬之猶子。以經學得名。龍圖閣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而興祖爲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入。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己。遂責昭州安置。是月卒。人謂興祖通經。早以此席英舉。晚以此賈奇禍。及其後追贈直敷文閣。此據興祖墓誌脩入九月。言者請於產茶地分。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辛亥。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是月。以刑部侍郎沈虛中兼權吏部尙書。秦檜喜。前吏部郎



中朱敦儒之才。欲爲其子孫模楷。時敦儒已致仕。強之復出。自建炎初。鴻臚寺併歸禮部。冬十月庚辰。始除敦儒爲鴻臚少卿。敦儒掛冠復起。士論少之。此據魯譽爲敦儒集序初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

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臣每有彈章。語必及之。至論知洪州張宗元章。則謂浚爲國賊。湖南提舉汪召錫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衿。故遣圖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宗元所與浚詩。亦與獄株連及浚。又捕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五十三人。獄上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病。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熿爲少師。是夕。檜卒。熿亦致仕。乃詔僉書樞密院湯思退權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逮百餘家。帥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爲多。檜卒。事乃熄。丁酉。上諭宰執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久之。遂贈申王。諡曰忠獻。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論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以秦檜黨招權怙勢。又朱敦儒者。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悉置之門下。內則爲卿少。外則爲監司。若不亟去。必致生事。丁酉。詔停泳官。送新州安置。敦儒復致仕。師旦罷。其後泳又移吉陽軍而卒。扶。金壇人也。十一月癸丑。召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占城國遣貢使至。辛酉。朝獻景靈宮。壬戌。朝獻太廟。時文武官候差遣者甚衆。上乃詔文臣郡守以上到堂者依格將上。武臣將副於樞密院亦如之。通判以上及大小使臣。令吏部左右選措置注擬。勿令久在逆旅。初。秦檜之卒也。其子熿乞以敷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喪事。且云

庶得相聚。至是言者謂建康守臣所寄非輕。若止爲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辛未。詔與會宮觀。仍共集棺之葬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會响弟也。詔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訐爲進取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悛。重寘於法。是月上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十二月甲戌。召直龍圖閣湯鵬舉爲殿中侍御史。乃詔年來臺諫用非其人。與大臣爲友黨。而濟其喜怒。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宜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締交。以亂成法。乙亥。上謂宰相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臣止以奉使不肅罷之。續又處以宮祠。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爲將來奉使之戒。士襄江寧人。初以左司郎官出使。至是上記而黜之。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位版曹。而專爲故相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客。以曹冠爲館客。宗說爲莊客。冠金華人也。以和州防禦使士代爲集慶軍節度使。嗣濮王。壬午。執政奏莫汲。張常先。陸陞之等八人。以告訐濫叨官爵。上曰。此大壞風教。悉送遠郡編管。又詔編管人李孟堅。王之奇。陳祖安等。皆令自便。上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悅。感召和氣。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參知政事董德元。附會權臣。乙酉。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鵬舉再論。遂落職。參知政事魏良臣言。節度使劉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已賜田一百頃。良臣言。見軍帥張柄乞與宮祠。以錡代之。詔可。侍御史湯鵬舉者。首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陸哲。先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纔七日。是日辛卯。遷右正言。方崇海陵人。哲吳縣人也。召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沈該到闕。該始陛見。



上問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初因秦檜泊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曰。然。甲午。以該爲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心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始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爲秦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視事纔數日。至是召爲翰林學士。丙申。詔罷添差官。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是月。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真才實能。不得輒有私意。儻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 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紹興二十六年

歲在丙子

春正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辛亥。珉

嘉俱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熿已取塏爲奏名之首以罷之。虛中。廣德人也。論罷虛中在二月。今

聯書

新執政府三位成。癸丑。各令遷入。東位魏良臣。中位沈該。西位湯思退。於是良臣等言。仰荷聖恩。將

何以報。上曰。比年執政府上漏下溼。蓋不堪居。卿等曾到京見宰執府入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

禮當如此。時言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隣保備賞捉賊擾之。及捕到官。卻令扳有力之家。

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卽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

魏良臣等奏曰。自今每一郡闕。敢不究心搜才。仰副陛下之意。特進張浚。丁母憂。奏至。丙辰。上謂宰執

曰。士大夫起復。非所以厚風俗。唯軍中人乃可爾。時沈該因奏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當以德

行爲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有文章者多不矜細行。往往輕肆傲物。德行爲先。誠如聖訓。是月。右中大

夫段拂卒。二月。甲戌。詔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山積。諸軍亦各自製。可令工部具已造之數。其諸州合發

物料。特與減免。見役工匠。亦宜減放。時有言乞諸州修聖祖殿者。丙子。上曰。惟淮南兵火以來。未脩聖

祖殿。乃奉先之所。固不可無。但行下恐因而擾民。令隨宜措置可也。先是秦檜當國。進奏院所報事。必

令自具本。先納俟窳定。方許報行。謂之定本。其下頗遲。又官吏迎合。刪去要事。止具常程文書。故朝廷施



設除授四方不得盡知。於是右正言陸哲深論其弊，請罷去定本。復祖宗舊制，以通上下之志。庚辰，詔從之。侍郎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陸哲論參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辛卯，以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初，詔修祖宗寶訓，置國史院，未幾而罷。至是著作佐郎周麟之請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癸巳，詔從之。國子司業王大寶奏乞減折帛錢。甲午，上謂宰執曰：大寶近又乞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爲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爲言，且佛法自漢永平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爲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蠱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沈該等曰：陛下聖識高遠，度越前古，天下幸甚。是日以吏部侍郎張綱兼權尙書。三月丙寅，詔略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內外之臣，咸體朕意，如敢肆議，當寘典刑。丁卯，詔軍器監工匠除本所見役八百六十人，依舊外，其諸州發到一千五百人，以三分爲率，減去二分，令還本州，仍給以路費。上之愛惜民力如此。己巳，執政奏京西淮南閒田，乞許人請佃，其租課沿邊免十年，次邊免五年。又四川地狹人稠，欲令制置司散榜諸路，募人往京西墾田，上皆可之。且曰：下戶恐卒無牛具種糧，官宜貸之上之恤民，周至如此。夏四月己卯，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就緒，而武學幾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部兵部

速具以聞。上之留神學校兼隆文武如此。時大金國主亮加尊號庚寅。以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充賀使。誠之自紹興十八年賀生辰。至是凡三入彼國。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戊子。詔温州就試人多置增解額。初。司農寺王炎嘗乞以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權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令諸路歲發陳米十五萬石赴行在。至是侍御史湯鵬舉言其壞祖宗常平成法。望賜黜之。乙未。詔炎世明各降一官。炎安陽人也。五月壬寅。以參知政事沈該爲左僕射。万俟卨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先是執政薦直祕閣知婺州辛次膺時已到闕。上欲用之。而患足不能拜。乃升祕閣修撰。令復還任。上因曰。用人須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則真才實能。何由進也。上於用人留意如此。甲辰。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湯思退。進知院事。丁未。以侍御史湯鵬舉爲中丞。右正言陸哲言。比年臣寮坐罪。卒於貶所。死生無告。乞量原犯條上。或復其官職。或錄其子孫。庶幾仁澤下及泉壤。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遭貶屏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爲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恩澤。上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惠及存沒焉。言者謂近年朝廷免米麥耕牛等稅錢。而不與稅務量減。歲額既重。則他貸必須重征。以求敷數。所以商旅不通。辛亥。上謂宰執曰。此說極有理。宜令戶部立法。時諸州大辟。雖情法相當。類以奏裁。遂獲貸配。右正言陸哲以謂如此。則殺人者幸矣。被殺者冤何所伸。乃請非實有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壬子。上曰。但恐諸路滅裂。將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乃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上於用刑欽恤如此。故是歲諸路斷大辟三十人。甲寅。三省



擬監司條目。上曰：近遴選監司得人，諸路稍稍按發不職之吏，罰既行矣，賞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令諸司具奏，當議褒擢，則善惡知所勸沮。蓋上之留意用人如此。潭州南岳廟災，丁巳，詔罷監官，仍令轉運司計合用錢數，申省撥下，免斂及於民。六月，辛未朔，中丞湯鵬舉乞久任守令監司，課其政績，舉之再任。癸酉，上謂宰執曰：此在謹擇監司，監司得人，則舉刺公當。於是沈該等請詔諸路監司帥臣共考其績，列舉再任有異政者，不次陞擢從之。先是以端明殿學士程克俊知湖州，令過闕奏事。丁丑，除參知政事。戊寅，宰執奏臣等子弟，並令歸本貫應舉，並無牒國子監及轉運司試者，因檢故事。乾德中陶穀之子邵中第，命中書覆試。上曰：秦熺登科，猶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塤中甲科，所對策皆檜燿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舉人有要親者覆試。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糶，號豐儲倉。壬午，詔從之。上曰：所儲儻遇水旱，誠爲有補，非細事也。丁亥，上謂宰執曰：近日雨澤甚足，暑中雨絕，難得可喜也。万俟卨曰：此秋成可望，皆聖德和氣所召也。戊子，宰執奏倉部郎官黃祖舜乞科舉取士之外，有學行爲鄉里所推，其卓異者，聞之於朝。上曰：若果有德行，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下禮部詳之。時以初伏，辛卯，宰執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曰：比聞春夏間，民病多是熱疾，如服熱藥及消風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湯爲宜。曾令醫官揭榜通衢間，服之者所活甚衆。上留神醫藥，恤民疾苦如此。秋七月，丁未，夜彗出東方井宿間。戊申，詔朕已避殿減膳，尙慮朝政有闕，許士庶直言，仍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

之事。庚戌。左僕射沈該等言。臣等輔政無狀。天象譎見。便合引咎待罪。以兩夜微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自有數。卿等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思所以應天。施實德以銷變可也。上又曰。看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爲憂。豈當問遠近耶。時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杜莘老言。彗戾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思患豫防。莫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令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莘老爲首。未幾遷敕局。刪定官。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妨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等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先是近臣進故事。講筵所胥吏多取副本。癸亥。中丞湯鵬舉言。此必懷姦之人。恐臣下獻忠。有違其意。乞不許索從之。是日上諭宰執曰。比年大金人使到館。朕給內庫錢一萬。付都亭驛。備人使買物。先爲還其直。若有還卽撥填。或還不盡。亦不較也。初。福建鹽貨轉運司積於海倉。令上四州及屬縣取而鬻之。以充歲用。近年州縣船運過多。吏緣爲姦。鹽斤兩數虧而多雜。官肆不售。卽按籍而數。號口食鹽。閭閻下戶。無一免者。民甚苦之。甲子。湯鵬舉極論其弊。乞令憲臣據紹興元年綱數。立爲定制。以去一路之弊。乃詔提刑吳達覈實其數。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乞改正。近年續降指揮。與祖宗法相反者。有司至今不見上。沈該等曰。六部謂若一頓改正。恐致紛紜。欲因事正之。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輩臨時舞文。不若一番改正之也。癸酉。上諭宰執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疋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受。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尙爾。外方想不勝其弊。



矣。沈該等曰：陛下灼見弊原如此，天下幸甚。右正言陸哲言：改官之弊，至多行貨路，薦章一紙，費五六百千，救弊之術，惟在增考第，減舉員耳。戊寅，上謂宰執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贓者，舉主同罪，必與行之，則人自知畏。前弊可革。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遵聖訓。時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已平湖南，獠賊楊再興且招到其族，楊通議等乞各與補官，事下刑部，以謂前無此例，欲令本軍收充效用，日量給之。陸哲言：獠人無故擾邊，官軍招之，非藉內應，焉能直擣巢穴，何惜一資一級，以慰其心，且爲來者勸。於是通議等卒得補官。庚辰，中丞湯鵬舉言：欲寬民力，在於省吏。今州縣胥徒最冗，爲民之害，望詔逐路常平官，立定吏額，從之。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十三文。癸未，上謂宰執曰：昨聞淮南米賤，恐太賤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今則未須急，候價減每石一千，至時若戶部無錢，朕自支一百萬貫，令收糴也。沈該等曰：陛下愛民之心如此，可謂至矣。庚戌，交趾國使貢賀昇平綱。言者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匹私直五千，而官估十千，他物稱是，去歲裕民所減，不過一千。癸巳，上諭宰執曰：須與減，若行下未必濟事，不若便令四川總領司且合減數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卽位以來，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爲民而已。九月辛亥，詔錢塘江岸爲潮水所損，久則費工愈多，令漕司同臨安府速修治之。壬子，詔監司郡守具到裕民事，令給舍詳之。武學博士歸安周操言：乞自今武學登科高等者，樞密院籍記，任滿有績，卽加擢用，其次者亦免充筦庫之任，從之。是月，戶部尙書韓仲通除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時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旨退還者半。冬十月辛未，宰執奏此。

仰見陛下儉德。雖禹湯無以過。上曰。賞賚無用許多。能如此撙節。有司一歲可省數萬緡。沈該等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此非獨有司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壬申。上諭宰執曰。宗室中有才學者。選三兩人。除行在官。京師盛時。從官建節者甚衆。今不可以舊比。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睦族之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初。詔實錄院編皇太后回鑾事實。及徽宗梓宮還闕本末。至是先修回鑾事實。書成。丙戌。右僕射万俟卨上之。時左僕射沈該言。昨進安奉回鑾事實禮物。陛下悉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承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人。自古帝后無有也。庚戌。參知政事張綱奏。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多。上因曰。太后前以飲食動臟腑。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惟皇后賢淑。能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綱曰。太后聖德聞於天下。春秋既高。皇后又能承順。周家太任太姒之美。在今日可以比隆矣。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詳守臣具到五事。其間惟二三的實。餘皆細務。祇取充數。亦以爲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今後不拘其數。庶以副陛下務施實德之意。從之。綸。江寧人也。十一月。禮部侍郎辛次膺。請考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廣儲蓄。甲戌。上謂宰執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緣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可裁損。今但當撙節。不可妄費。夫理財得人。又能撙節。如此數年蓄積。自有餘矣。沈該等曰。誠如聖訓。時太學補試揭榜中程者一百九十人。詩賦多而經義少。壬



午。上謂宰執曰。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欲來年省試。後經義與詩賦兼行。上曰善。初知嘉州朱昌裔。知萬州李莘民。知泰寧監費行之。皆因監司所舉。籍其姓名。至是行之。任滿。辛卯。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於是昌裔。莘民。亦皆轉一官。浙東提舉官趙公稱奏。准詔定吏額。據本路人吏四千二百六十。今減去二千一百九十。庚午。上謂宰執曰。若諸路依此。非惟省事。民亦受無窮之賜也。初。詔戶部侍郎王僕詳定重修貢舉敕令格式。至是書成。癸丑。右僕射万俟卨上之。初。上親製孔子并七十二賢贊。皆灑以宸翰。至是。臣僚請勒石國子監。以爲不朽之傳。仍摹本賜諸郡學。戊午。詔從之。己未。宰執奏臺臣論左朝奉大夫陳惇。左朝請大夫趙迪之罪狀。乞屏於遠方。上曰。所論未知真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材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論以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時上方委戶部郎官向伯奮。措置財用。言者論其素有脫空之名。上謂宰執曰。朕見累任監司。亦嘗委以捕盜。今既有言章。須與一郡。於是差知吉州章不報行。庚申。上謂宰執曰。昨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樂聞善言。天下幸甚。壬戌。三佛齊國遣使入貢。是年罷提點坑冶鑄錢官。以其事歸諸路轉運司。金國主亮改元正隆。復修汴京大內。遣其臣左相張浩。領行臺尚書省以督其事。且用本朝內侍向陷敵中。梁其姓者爲提督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而中

原之民。重罹其毒矣。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春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倫死事乞外任。戊子。上曰。王倫頃年奉使於金。欲

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平江府通判。時

敷文閣直學士蕭振。再爲四川帥。上念屬民久困供億。詔振與總領四川財賦湯允恭。提舉茶馬李澗。東

西漕臣許尹王之望。同措置。俾實惠及民。可以經久。尹。鄱陽人之望。穀城人也。至是之望獨奏乞減四川

上供之半以裕民。辛卯。上謂宰執曰。須見得四川每年出入之數。常賦幾何。案繫年要錄此下有機斂幾何句。軍儲所須

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爲諸司未有定議。遽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志。

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湯思退曰。四川財賦。誠如聖訓。可趣蕭振等條上。上曰。甚善。時起居郎趙逵亦奏

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於通衢。上下共知。此明告之。而取

之也。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自備。而後

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暗增有額之數。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是故取激賞等錢。民

不悟也。罷激賞錢。民不與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爲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

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逮矣。旣而振等會議於成都。奏請歲蠲東西路對糴米十六萬石。夔

路激賞絹五萬疋。減絹估錢二十八萬有奇。是月。詔侍從各薦宗室大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

特與召對。二月。上聞諸處將官。全不舉職。己亥。乃詔宰執具出東南共幾員。其不職者。別與一般差遣。



卻令諸將舉曾歷軍事者充。此事出於朕意。卿等更委曲相度。湯思退曰：不曉兵事者，卽與別差遣。可任者依舊存留。江東提刑劉天民，劾知信州周葵，不恤郡政。壬寅，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爲之。朕頃在河朔，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歷多，事皆通曉。向來俞俟知紹興府亦然。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廢江陰軍爲縣，浙西帥榮巖請也。丁未，貢院考到博學宏辭合格選人周必大，詔與堂除，必大，滎陽人也。戊午，以御史湯鵬舉爲參知政事。己未，以少保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甲子，上曰：蜀中舉子赴廷試不及者，皆賜同出身。慮其間俊秀能取高第，猥令就下列，亦可惜。今來者尙少，展日以待之。沈該等曰：臣等議有赴試不及者，欲試策一道，第其優劣而高下之。今聖諭令展日，則待士人禮盡矣。是月，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楊政卒於興元府。後諡曰襄毅。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己巳，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須歷親民，實爲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須先問曾歷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聞玉音，誠可爲萬世法也。沈該等曰：徽宗蓋以愛民爲先務。陛下欽佩祖宗話言，罔敢失墮。雖虞舜羹牆之念，何以過此。壬辰，右僕射方俟高卒。諡曰忠靖。先是刑部侍郎張杓薦主官誥院胸山鮑燾，有旨賜對。旣而燾對不稱旨，杓爲言者所論，降一官。罷夏四月甲寅，知樞密院湯思退等言：杓薦人不當，失陛下信任之意。昨已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

由盡識天下人材。侍從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鬻上殿。已覺不如所舉。況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思退曰。誠如聖訓。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閣門祇候。壬戌。擬授江東安撫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才。朕親觀其所試。皆可採。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用。不可謂今無人。知樞密院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處。之以養其資望。上曰。善。是月。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卒。戶部侍郎王傑。除工部尚書。尋爲言者所論。以奉祠去。吏部侍郎陳康伯。遷尚書。時四川制置使蕭振在蜀中已一年。而職事舉。五月丙寅。宰執欲與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獨科敷。蜀人安之。近薦帥臣。又皆得人。與之不爲過。遂進秩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學士。未幾卒。六月。初。秦檜當國。雖不廢轉對。而所論者。第應故事。至是著作佐郎黃中言。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爲諱。不過塞責而已。望敕在位。自今轉對。要切於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中所言頗合朕意。詔從之。戊申。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初。荆南府爲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戶部侍郎王師心時爲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至是師心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窒邊釁。又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整法不赦。因去爲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旣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可消矣。上然之。秋七月庚午。上曰。茶鹽禁榷。本爲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民共之。時坑冶鑄錢事。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曆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一十四萬。



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效。望復饒贛及韶三監。各令通判主之。漕臣往來措置。三監所鑄權以十五萬爲約。仍不得以舊錢代發。庚午詔從之。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程克俊卒。後諡曰章靖。八月己未。知樞密院湯鵬舉言。近罷坑冶鑄錢事。歸諸路轉運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撥本錢別差官。所以臺章論列。又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倡爲異議。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曰。此一事朕諭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已。若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九月。參知政事張綱求去位。癸酉。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辛巳。以給事中王師心爲吏部尙書。冬十月。戊申。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王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願爲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戶部言。義倉米歲隨苗輸。而州縣吏不據數令椿。故令臨時有誤。賑給欲下逐路常平司。劾其違戾者。癸丑。詔從之。初。福建鹽自提刑吳逵奏定綱額及減價三分。轉運司鹽本錢亦減。只收一十九文。且不許科賣。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司利。故衆論搖之。朝廷加逵直祕閣。移守鼎州。逵憤而死。有旨下本路諸司。以逵所奏相度更定。至是。諸司條上。歲般一千六百萬斤。如逵數。而鹽價惟減一分。鹽本錢收二十五文。上方與宰執共議。提舉常平官張汝楫別奏。請行鈔法。庚申。上以問宰執。陳誠之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免私販之弊。

第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上曰。大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後有權者甚多。然終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歲認鹽鈔錢三十萬緡。至是與減八萬。減鈔鹽錢在十一月一日今聯書之自此轉運司及州縣少舒。不復科賣於民矣。時詔直祕閣曾幾入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以爲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是職。至是三十八年。以老臣自外超用。鬚鬢皓然。衣冠甚偉。人皆感歎。以爲太平之象。幾舉故事。每與同舍會說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竟日。於是右僕射湯思退語客曰。惜思退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君游也。左正言何溥請久任郡守。毋庸數易。十一月辛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率多賣直。癸未。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義問壽昌人也。甲申。宰執奏。接伴使副徐林、張倫、乞將人使。往回宿食頓具。有不擾而辦。或過爲擾民。皆許具奏。以行賞罰。上曰。朕再三思之。此止是增重接件事權。恐州縣觀望。卻成騷擾。接伴迓客爾。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沈該退而仰嘆。上英明洞見物情。出人意料。無不心服。林、建安人也。先是吳國長公主請女夫直祕閣鄭珙。轉兩官。仍添差浙東參議官。珙、建安人。穀子也。給事中賀允中封駁詞頭。丙戌。上曰。命下逾兩旬。珙已被受。乃始封駁。恐非故事。可諭令書讀。於是宰執召允中至堂面諭聖旨。允中執所見不易。丁亥。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沈該等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事也。時故太師張俊三子授待制。集英



殿修撰。允中亦封駁。又沈該乞其子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科闕。允中言。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筦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持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旣新萬務。宰相正當忘其私。臣甚爲該惜也。不然。檜燻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而稱嘆。初。諸路漕憲及常平司。皆得互舉所部選人。改官舉員及格。吏部引驗放散。自置總領所。而總領所舉及本所屬官。或用他薦者。引驗訖。仍須取旨。寒士病之。至是。吏部侍郎凌哲。始爲啓請。遂依例皆得放散。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庚。臨海人。籍。丹陽人也。甲午。方崇等罷。戊戌。吏部侍郎凌哲。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也。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時已蠲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斂。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斂。與違制罪均。況蜀去朝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悖執甚焉。乃劾官吏之罪。悉罷逐之。

# 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紹興二十八年

歲在戊寅

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諭宰執。據

間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即可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錢。沈該等曰。臣等仰見聖心愛民。可謂切矣。言者論殿前司強刺人充軍。壬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往往以招軍爲不切事宜。殊不知無事之時。當爲先事之備。今殿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失軍額。但當約束。無令擾人足矣。上又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力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爲考察之法。時臨安府申輦官爲軍中招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曰。在禮以足蹴路馬。芻猶且有誅。況天子之輦官。其可刺以爲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言者。遂力陳之。自是軍中少戢。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左僕射該辭免。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言。招軍之勞薄。而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乞許其辭。從之。三月。著作佐郎周麟之。請就日曆所纂神宗哲宗兩朝寶訓。至是神宗寶訓書成。丁卯。左僕射沈該等。併仙源積慶圖上之。嚴州遂安縣賊徒嘯聚。有擒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爲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慮高遠。非臣等所及。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鬧。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溢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闕略。雖小而不可貸。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



其責。五月甲戌，宰執奏朝士楊偃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俸料之數，乃稍就格，此若可行，不至今日矣。是月，金國主亮坐薰風殿，召其臣吏部尙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室授朕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而上馬。亮所乘烏騾小馬，號小將軍。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既遣人至廐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亮戒無令泄於外。六月，福建帥司奏擒獲海寇，已戮其渠魁三人，餘乞斷配。辛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持論多以姑息爲好生，殊不知殺人不死，是謂失刑。卿等更審處之，已而旨下帥司，具逐人情犯申省。其後刑部侍郎陳正同又奏諸路死囚例多降配事。上曰：刑非務刻，要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何所畏？卿等可令遵守成憲。沈該等曰：邇來獄案，臣等一一親閱，酌情斷罪，務適其中，既不殘民，又不廢法。期以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正同、沙縣人，瓘子也。著作郎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已二年，每當講必傳經啓沃。王深器之。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卽爲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秋七月，左正言何溥請詔大臣擇大縣闕爲堂除。辛未，上謂宰執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事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爲朕選監司郡守足矣。沈該等曰：聖訓及此，深得爲治之要。昔姚崇爲唐玄宗言，令擇十道採訪使，猶慮不得其人。況天下四百餘州，其縣令豈能盡擇？正與聖意合也。丙子，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

朝正史。以右僕射湯思退兼監修。先是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上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雖民間常用。設以他物代之亦可。今若上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於是。有旨於御府出銅器千餘。付外銷毀。其士庶之家。照子及寺觀佛道像鐘磬鏡鈸。官司銅鑼。許存外。餘並納官。翌日。知樞密院陳誠之。奏事。因及此。且曰。陛下以身率之。自然令行禁止。上曰。所得之銅固不多。徒欲使人知不用。卽不復鑄矣。八月。徽宗實錄書成。宰執請擇日稱賀。上顰蹙久之曰。若可以不賀否。壬辰。再奏。禮當拜表。第罔極之恩。深惻聖懷。若免稱賀。亦以昭孝道。欲竟不賀。詔可。戊戌。右僕射湯思退上之。九月。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李文會卒。右僕射湯思退言。故翰林學士汪藻嘗纂元符以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甲子。詔贈藻端明殿學士。子恪等與堂除未幾。徽宗實錄書成。思退上之。書成在十月。今聯書之。時大學私試。有中前列者賦落韻。一學闕然。博士金華唐堯封函取駁放。於是侍御史葉義問論堯封罷之。國子正馮方亦改差戶部架閣。乃降詔戒飭諸生。略曰。較藝不精。朕固黜之矣。自今有不率教者。長貳具名以聞。方安岳人也。初。大理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低田多爲水浸。蓋緣諸水併歸太湖。湖水分爲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注之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爲淤塞。望令有司於農隙開決。俾北派流通。實四州無窮之利。詔漕臣措置。旣而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燦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流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



納之海。凡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滄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堙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己巳。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瀟所請。以五千人爲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燦。晉陵人。古。定陶人。壬申。戶部言兩浙江湖歲認發米。以石計者。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三十萬。欲且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詔依限發足。上將祀南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罷郊賜。司馬光贊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宜申光之義。許兩府侍從皆辭賜賚。宗室刺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閒然矣。既遂。除道夫兼侍講。辛巳。以建州觀察使濮園令士輅爲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布中言。本司監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從之。時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癸未。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使備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卻爲民間用。復何所惜。戶部侍郎趙令詎。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及水旱不須檢放。及七分便

許賑濟。乙酉。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糶。糶之恐失豫備。上曰。逐郡米自有數。若量糶十之三。椿其價。次年復糶。亦何所損。又高下必須檢放。七分方賑濟。則賑濟處絕少矣。饑民何繇得食。卿等可別爲措置。冬十月初。上於禁中作損齋。又親灑宸翰爲之記。至是。吏部尚書賀允中。請推廣損齋記節儉之意。詔諭中外。庚寅。上謂宰執曰。朕禁中嘗闢一室。名爲損齋。屏去聲色玩好。置經史古書。朝夕燕坐於此。嘗作記以自警。不謂外間亦聞之。允中比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身鍊形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若果能長生。則始皇武帝至今存可也。朕惟治道貴清淨。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欲。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沈該等曰。損卦之象在於懲忿窒欲。陛下以此道制世御俗。唐虞之治不難致矣。若降御記以迪在位。過於詔書遠甚。然尙慮四方未知。續當擬詔進呈。十一月壬戌。宰執奏近蘇湖松三郡大水。放大戶積欠。蒙聖恩捐內庫錢助戶部歲計。以寬民力。所進大禮金銀錢帛。又令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豫立定格。無分毫濫比之前。郊纔及十之五。沈該等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辛丑。朝獻景靈宮。戊寅。朝饗大廟。己卯。冬至。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天下。皇太后新歲八十。上將以正旦於宮中行慶壽之禮。十二月辛卯。宰執請依建隆故事。率臣僚詣文德殿稱賀。從之。辛丑。上謂宰執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



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罪，恐公然容芘姦賊之吏，無所忌憚，自今更不許待罪。

紹興二十九年歲在己卯春正月丙辰朔，詔皇太后仁德天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賀禮，當與普

天同慶。應京朝官選人使臣及得舉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者，並特與官封有差。壬戌，詔諸軍揀汰人逐州立定員數，極邊處二十員，如三次立功者，添差帥司監司指使。先已詔客販食米不得收稅，仍豁

除州縣稅額，所冀民不闕食。至是訪聞諸路奉行滅裂，遇販米船雖無他貨，亦故作淹延，屈伏收稅。又閩廣路例皆販穀，場務巧稱非米，抑令納稅，乃詔米穀悉同。若無他貨，並即時放行。如有違慢，許民越訴。委轉運司檢點月具申省。二月己丑，以侍御史葉義問爲吏部侍郎。庚寅，殿中侍御史任古奏事，因請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料理銓曹，未幾兼史館修撰及侍講二職，尋以義問兼權尙書。

初，諸路多閑田，右司郎官鍾世明嘗請出賣而未行，仍許民佃。緣歲獲厚而租輕，復增租以攘之者，謂之剗佃。故詞訴繁，興官以爲病。知温州黃仁榮建言請盡鬻之，則訟自息而利在官，詔從之。至是仁榮授淮南帥，入對上曰：卿嚮論鬻田，戶部得緡錢五百萬矣，何必爲淮西行也。遂除度支郎官。三月不雨，癸未

上謂宰執曰：祈雨略應，未至霽霈，雖今斷屠三日，所免止是豬羊。民間緣此競食雞鵝魚蝦之屬者，害物命多過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時殿前司統制官陳敏上戰車之法，甲戌，上曰：戰車雖出於古，然用各有所宜。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戰車非澤國所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琯猶敗於中原，況澤

國乎。今之軍士不知車爲何物。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令武人有棄一得之嘆也。丙子。宰執奏擬蠲放諸路積欠詔意。上曰。輕徭薄賦。以息盜賊。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從而又加之刑罰。豈使民不爲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爲本。湯思退曰。本固邦寧。誠政之所先。此詔旣頒。實惠廣被。眞天王之用心也。夏四月己亥。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實總萬機。各有本省之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敕令格式。歷年旣久。而尙書省第有省記條冊。望下有司重修三省成法。從之。其後刑部侍郎黃幾詔罷敕局前指揮旋寢。祖舜條具申請。未至乾道六年降詔復修。

戶部侍郎趙令詔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澀。留滯運綱。望令守臣興修堰閘。辛丑。詔從之。五月己未。上與宰執論及內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澀。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哉。蓋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可令戶部會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爲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支。湯思退曰。昔漢文帝常言。朕爲天下守財爾。今陛下聖德過漢文帝遠矣。六月。知樞密院陳誠之乞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爲僥倖。望鑄職罷郡。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等再論。遂落職。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等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疏請老。己酉。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倬等再論。遂落職。致仕。民望。德化人也。敕令所刪定官聞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望許降等改官。仍約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冒。而養廉素。詔吏部長貳參酌。務可久行。閏六月。給事中王稀亮。中書舍人張



孝祥、洪遵、議以謂此法一開，刊出官十餘年，坐待京秩，其不可有四。難如所請，從之。滋、嘉興人，稀亮、莆田人也。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於赴省，令就宣撫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侍郎孫道夫兼侍講，一日極論四川類試之弊，上曰：「早方與宰相執議，今歲已無及。」其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義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所業問題，日以祕語爲契驗，則無跡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爲允也。」旣而事下國子監，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秋七月丁未，以吏部尙書賀允中爲參知政事。癸巳，以戶部侍郎趙令詎爲崇慶軍承宣使，襲封安定郡王。八月己卯，起居舍人浦城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所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厭，望令兩省逐月修進外，其前未修者帶修一月，庶譏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從之。御史臺主簿張闈前爲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司法，上以兩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官詳定。九月壬午，上曰：「朕嘗問闈，市舶歲入幾何？」闈言：「歲約二百萬緡，如此卽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賦之外，宜復取戶部收支實數以聞。」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宰執皆賀。上曰：「前日諸處妄傳中外紛紜之論，或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後宜安邊息民，以圖長久，乃爲良策。湯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威德所致，申飭邊境，務令安靜，敢不仰遵聖訓。」庚子，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殮前一日。宰執召禮部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杜莘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時百官朝暮臨。將避辰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以爲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旣而卜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中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寮各服其服。啓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可也。冬十月癸酉。王綸奏樞庭除常程細事外。其大者亦與三省商議方敢決。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是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略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太祖太宗不血刃取天下。以堯舜之聰明。更加思慮。豈可易也。都民望曾有章云。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意謂樞庭不法。朕已收之矣。上又云。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姦邪。卽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時金國主亮再役諸夫匠造軍器於燕京。令其臣右丞李通董之。又命戶部尙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十一月先是皇太后回鑾事實旣進。而祐陵之書亦成。然吉凶之禮不可相襲。未敢以聞。己亥。左僕射湯思退始請以永祐陵奉錄爲名。仍於顯仁后神主祔廟以前進呈。奉安於敷文閣。從之。丙午。權葬顯仁皇后於永祐陵之攢宮。先是有持陰陽家說。欲於殯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域。故有墓在其間。皆當徙去。澗東帥臣王師心力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殯宮。就令按視。於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又薦獻之物。舊取於民。師心謂聖心極其誠意。豈可使



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十二月淮南漕臣魏安行言。淮東多閒田。今誘民以耕。宜借之口糧。次給農器。定爲分數。俟見利還官。仍立賞格。如招到一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進勇副尉。五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承信郎。依效用補官法。理爲實任。丙寅詔從之。安行鄱陽人也。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爲吏部尙書。侍御史朱倬爲中丞。辛未。同知樞密院土綸。進知院事。初詔內外各薦武臣。如有才藝超卓。衆所列薦者。別具取旨。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共薦新浙西副都監李寶乙亥。詔除寶帶御器械。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薦浙東副總管李橫。淮西總管劉綱。皆籍記。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計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萃於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買。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給。於是吏部尙書張燾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初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旣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爲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於內。其家發哀舉服。已降旨聲鐘給賻。而方且爲之告。廷出命制。詞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檜。萬俟卨。知樞密院沈與求。是也。其在者。非易實屬纊。不復有請。是年吏部郎官洪邁言。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待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卽以告所在州。州上首部。然後考其平生於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厲風俗。賢於天下爲僞也。上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時執

政多以爲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此據洪邁隨筆錄時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制判興州吳麟官資已窮。其下姚仲、王彥之、儔皆建節統全軍守巨鎮。異時蜀帥以文令則玩於柔。以武競則失於暴。至是四川制置使王綱中開心見誠。不立崖壘。頗得將使之情。詔加綱中寶文閣直學士以寵之。



# 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紹興三十年

歲在庚辰

春正月初詔知荆南劉錡招置效用三千人。已支回易錢四十萬緡。至是再招三千人。

錡請更支三十萬緡。庚寅詔從之。仍令御前給賞庫支銀二十萬。權貨務支通鈔一十萬。二月庚戌朔。

金國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努延溫屯謙

原作樽溫都謹今改正

等來弔祭。貢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西

安主簿唐仲友詔與堂除仲友金華人堯封子也。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爲金國報謝使。義問

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入侵意及回密奏金人以剋剝不卹爲能以殺戮不恕爲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

所爲如燕京已劇壯麗而又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

海州賊黨未平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

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金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先棄巢

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兵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海食之利能役船

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

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

金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御史汪澈亦極陳利害

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各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

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鬪心而樂爲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豫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上欲封建宗英。以隆本支之勢。甲子。左僕射湯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此出於獨斷。非古帝王所能及。及上曰。朕久有此意。以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思退曰。昔周文王十五年而有嗣子。而文王壽幾百年。天人之理。非聖哲孰能知之。吏部尙書張燾告老。丁卯。詔除資政殿學士致仕。甲戌。詔翰林學士周麟之兼權吏部尙書。乙亥。召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楊椿。諭以指意。鎖院甚嚴。丙子。詔略曰。普安郡王瑗。藝祖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聰哲端重。亢於宗藩。歷年滋久。望隆淵懿。中外所聞。其以爲皇子。賜名瑋。是日以皇子瑋爲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初。宣詔於文德殿。百官莫知其事。既聞。以普安爲皇子。縉紳動色相慶。中外無不鼓舞。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等曰。豈惟士大夫。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謨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先是編國朝會要。久未就緒。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乞纂元豐以後。仍付之祕書省官。詔禮部祕書省條具取旨。淮西總領都絜言。江東所屯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貳恬不加意。乞將弛慢尤甚者。按劾黜責。三月。庚辰朔。詔從之。兵部尙書楊椿薦階成副總管楊從儀。湖南副總管李師顏。可充將帥。詔從儀轉一官籍記。師顏知夔州。知貢舉御史中丞朱倬。上合格進士劉朔等。戊子。詔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朔。莆田



人克家晉江人也。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有人望者。以待有闕。便可除用。湯思退曰。聖慮及此。可謂知本矣。臣等當公心選用。無毫髮之私。庶合衆望。丙午。以少保恩平郡王璩判大宗正寺。紹興府置司。丁未。上謂知樞密院王綸曰。璩昨日之除如何。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爲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矣。建王所珮玉魚。乃初置權場。朕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今二王之除。皇后意與朕合。綸曰。陛下英斷如神。規模素定。然堯舜文武。亦由內助。祖宗神靈在天。自此篤祐陛下與宮中者。曷有旣耶。夏四月乙丑。詔自今臣寮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如都堂納劄子。永爲成法。初。神宗嘗以御史闕員。手詔臺臣同舉忠純體國之人。共成篤厚之政。至是獲當時石本。丙子。詔付三省。令重刊御史臺朝夕瞻仰。庶幾上廣聖意。下息澆薄。稱朕意焉。是月。工部侍郎黃中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不報。初。吏部侍郎劉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胥欲以絹自入。而下其直以予衆。不服。請於章。語胥曰。如所直以市百縑可乎。蓋謾爲辭以折服之爾。胥遂誣章以實買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事。言者執不已。遂罷章爲提舉崇道觀。事在二月。朝士皆知其冤。無敢言者。至是起居王佐於上前極論其事。言者復以爲朋比而併攻之。佐亦罷。出知永州。初。言者乞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爲令。至是給事中王晞亮請將山陰等四十大縣。以待薦舉之士。悉由堂差。吏部更不許注。五月。癸未。詔從之。先是提點坑冶鑄錢官李直奏。歲額錢內藏

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比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爲額。丙戌。工部言。若依所請。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爲額。從之。時太常奏。金國遣使來賀天申節。詔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下。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廡下。中持不可。乃如故事。既又遣中爲送伴使。中還言。聞金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壬寅。右正言沈濬言。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覈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是月。改濬爲吏部郎官。六月。戊申。殿前馬步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知樞密院事王綸引疾丐罷。庚午。詔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七月。戊戌。同知樞密院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朱倬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周麟之爲同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謂兩淮形勢。在今爲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郢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戚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爲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眞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其擇地勢險要。廣施豫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肯爲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以沿淮一帶。遴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



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相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法以清湯思退曰。頃未立法。吏緣爲姦。上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引例也。思退曰。一如聖訓。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通同掌。其法屢更。後因戶部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通判。既而復命知通同掌。至是言者以爲通判專行。因得盡力往歲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餘萬緡。昨自改法。通判壓於長官之勢。恐其侵用。迄今無歲不虧。請復委通判。己未。詔從之。金國主亮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尙書梁球。兵部尙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爲正軍。弱者爲伊勒希。一正軍以二伊勒希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爲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是月。僉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明安。原作猛安。今改正。萬戶爲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亮遣其臣禮部尙書施宜生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俾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亮令繪爲軟壁。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詭曰御製。其實翰林修撰蔡珪作也。建劍邵汀在閩。號上四郡。例盤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沙縣。鬻鹽峻暴。民走轉運使司訴之。知縣事陳夢遠。乃漕司主管陳正綱之族子。正綱爲白漕臣王時升。押訴者還。

汀而本州見差巡檢官於鄉。下督鹽錢。民因共留巡檢。乞州釋訴者兩易之。是月汀守謂民嘯聚。亟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之關通。皆繫之獄。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帥臣王師心。卽移文釋諸囚。具薦師尹於朝。旣而夢遠與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正綱。沙縣人。權子。師尹。閩縣人也。先是前四川帥臣李文會。王綱中。漕臣王之望。提點刑獄王弗。夔路提舉官王适。皆舉武德郎。董誠。堪充邊將。九月丙子朔。上謂宰執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詔與邊郡。仍籍記以俟。他時選用。言者謂今日產馬之地。無出於川廣。如沈晦帥廣西一年間。買馬三千匹。今每歲率不及二千。竊見廉雷二州鹽積於白石場。不知其幾。若運置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而有用也。丁丑。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比年朝廷作假。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爲例不入省者。似非祖宗法意。矧陛下宵旰求治。責成政地。獨可略乎。望詔三省稍加裁損。仍令吏部兩漕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詔從之。冬十月初。殿帥楊存中。以官三司。班立樞密上。校書郎王十朋。因輪對言。三衙管軍與北司深交。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且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管軍而位三公。其盜名器極矣。古無有也。祖宗時無有也。凡天上利路舉入其門。掙剋聚斂。不知旣極。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密結私黨。深忌宿將。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朝廷心。夫樞密者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不以爲恥。事勢倒置如此。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布滿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者。朝廷爲之庇覆。俾其言卒不得行。夫臺諫言及侍臣大臣。隨之罷斥。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爲國耶。至



若諸軍承受。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甚於周之監謗。內外諸將。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爲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至是知樞密院葉義問。以謂三衙本隸樞密院。祖宗舊例。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請各爲班著。從之。乃詔文武臣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卽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卽親王使相請假。則立西班。先是宰執奏中官承受事。上曰。今之承受。卽祖宗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近日士大夫。或論其賄賂。至云恐寢如漢石顯之類。朕前次不知。亦嘗降詔戒約。意謂空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此屢卻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丙午。乃詔罷內侍官承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政司投進。湯思退曰。陛下英斷。洞照今古。臣等謹遵聖訓。癸亥。日方中。無雲而有雷聲。十一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見樁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鹽錢。從之。丙申。宰執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爲羨餘。可俟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益都人也。前池州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執曰。朕思之甚詳。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兼取見沿江所在頃畝。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曰。當先根刷。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後之序也。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摺撫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爲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敗。何以庇爲。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者。慶曆初。京師一日無

雲而雷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十二月乙巳朔。思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領太平興國觀。澈等欲鑄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此。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於是澈等再論。思退遂落職。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嘗建言。用楮幣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數品搭從之。端禮惟演孫也。時殿前司乞招軍。并三衙兵。亦增過紹興丙子歲人數。戊申。諸路經總制司錢。以十九年爲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爲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敷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謹奉詔。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繳奏。續贛超轉一官不當。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實違令。丁巳。上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思漢霍光專政。殺許后。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陳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元祐中。蘇轍任戶部。嘗以一歲出納之舊。纂成會計錄。今若不講。則恐有限之數。不應無窮之用。臣已具去歲所用。編類成冊。望詔宰執。侍從臺諫。同議。無爲文具。要在可行。此今之急務。乙巳。詔戶部條上均節等事。翰林學士洪遵。以草湯思退罷相制。不



明著其罪。丙寅除徽猷閣直學士與宮觀。初朝廷宿重兵守蜀。雖無事而總計之臣常患不給。是用除太府少卿王之望代總領四川財賦。計其時本所見錢引一千四百四十餘道。糧三百三十餘萬石。此其大略也。

# 中興小紀卷四十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春正月。安南獻馴象。己卯。上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甲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獨韓仲通嘗因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建康。是月。詔罷之。初。正字胡憲。以年老求去。詔改京秩。三館之士。分韻作詩。共餞其行。以兵部尙書楊椿兼權吏部尙書。二月。丙午。宰執奏。昨有詔問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支收事。上曰。陳設不過饗廟及殿中。并人使至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支收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爲尙。陳康伯曰。陛下儉德。天下所知。雖大禹不過如是。少師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在殿岩幾三十年。至是。上章丐閑。甲寅。除太傅。封和義郡王。爲醴泉觀使。以開府儀同三司。主管步軍司事。趙密代爲殿帥。存中行述云。同列有謀奪其權者。意蓋謂密也。方存中之制未降也。上曰。可令趙密於未宣麻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喜祐甫善處事。可以爲法。又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殿前司統制李捧。主管步軍司事。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司事。成閱。仍舊職焉。甲子。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左藏庫錢一十萬貫爲本。時戶部侍郎錢端禮。經畫爲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焉。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秦熈卒於建康府。詔贈熈太傅。給事中黃祖舜言。三公非有大功德。不以輕授。陛下保全秦檜家。



俾熺休致而歸。不加以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因其遺奏。許之推恩。異寵併加。殊駭物聽。遂寢其命。三月己卯。以何浦爲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尙書。壬午。以兵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爲參知政事。夏四月。自廣西歲於橫山寨買馬。費九萬緡。而多斃於路。至是言者請今後止令部至靜江府南北兩務收養。令所撥請軍自往取之。詔經略司相度申樞密院。己未。上謂宰執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固自合蠲放。或已納足。而官吏侵用。則當與覈實。明示罪責。治道貴信。賞必罰。若漫不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也。是日。四川總領王之望。上催驅殿最事目。乃詔諸路依此行之。時左僕射陳康伯與參知政事楊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爲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時舊相惟張浚在。於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盡兼資文武。可付以闕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望聖慈。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比有朝命。分卒戍黃魚塚。而寶違不遣。乃詔責寶。以散官安置。朝論快之。金國主亮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五月。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犯塞久矣。至是遣其臣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來賀天申節。辛卯。引見於紫宸殿。全因道亮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亮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其國。大率皆慢辭也。於

是宰執聚都堂議舉哀典。故時有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哀。工部侍郎黃中聞之亟曰：「此大事。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和養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六漕長武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中給舍黃祖舜、虞允文、楊邦弼、臺諫官汪澈、劉度、陳俊卿聚議。久之而退。宰執百官入和寧門舉哀。仍進名奉慰。景夏、餘杭人。度、歸安人也。時朝廷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軍以防海道。於是提舉浙西市舶曾懷獻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重。篷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於高麗之商。謂有同日離岸而隔歲不至者。有同時出洋而經月不至者。況北人之便。惟在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窞。若海道過爲之備。徒分兵力耳。朝廷亦以爲然。懷、公亮孫也。」六月壬寅。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戍鄂渚。李道、戍江陵。吳拱、戍襄陽。朝廷以上流重地。邊面闊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遣慶遠軍節度馬帥成閔、總禁旅三萬。往上流控扼。壬子。閔率衆發臨安。尋以閔爲湖北京西制置使。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郢之間焉。乙卯。以鎮江都統制劉錡爲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上以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聘。麟之憚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儻遣康伯。聞命卽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竟辭。於是言者論之。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庚申。罷麟之爲在外宮觀。時前吏部侍郎徐嘉、前戶部侍郎劉岑皆願使金。並召至行在。而岑對不合。戊辰。以嘉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借資政殿學士。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仍留岑戶部待



郎。秋七月。新德安府教授王質。以近方登科。召試館職。爲言者所論。癸酉。詔從之。甲申。左僕射陳康

伯。率羣臣詣南郊。請淵聖皇帝諡。宜天錫之。諡曰恭文順德仁孝。詔恭依。右司諫山陰梁仲敏言。前同

知樞密院周麟之。懷姦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戊子。責授麟之祕書少監。筠州居住。徐嘉等出

使。未至盱眙軍。金主遣翰林學士韓汝嘉。先在泗州壬辰。相見於淮岸口。汝嘉傳亮語。謂卿等雖來。即非

所召。可回。令元指定近上一二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

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可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作。天變如此。亮不

知懼也。其母太后立諫。南征。亮怒。使護軍將軍持嘉彥忠。原作赤蓋彥忠。今改上二字。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

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英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亮一日召其臣問

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爲之。亮喜。即拜諤爲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

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中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尙書蘇

使衡。統水軍。驍騎上將完顏正嘉努。原作鄭家奴。今改正。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淮南制置使劉

錡。新創踏射威強弓兵。八月。戊申。醫官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

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以廣第舍。別業外帑。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罄

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於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疏數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

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

能治天下。乃詔貶繼先福州。子孫停其官。都城第宅皆籍沒。強買奴婢。悉縱還之。先是言者謂今日正當卽浮費。責其贏以濟軍興。監司自浙漕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示外路。俾之爲式。至是。浙漕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諭宰執。椿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數。如昔時羨餘。適資賊吏而擾吾民也。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旣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澳。而士寧適自密州回。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旣又聞諸營勸請回易處仍舊剋除。或非理斂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皆歡舞拜賜。己巳。朝獻景靈宮。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金帥喀齊喀原名合喜今改正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悻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璘於帳中。璘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於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璘遣將官高松往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嘗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官。以仍奉內祠。及和議成。悉爲金索而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中彥爲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卽遣蠟書說之。又剛中聞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璘談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譽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



未以爲然。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初，金主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葛王褒者，晉王宗輔之子，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陳俊，皆倡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原名窩幹，今改正。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亮，歸會寧府立褒爲帝。或言立褒在六月。改元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亮，亮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豫識改元之事。亮卽遣先鋒將郭安國率衆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璘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成閔分京西河北西路，並爲招討使。時新復海泗二州，乃詔歸正官魏勝知海州，夏俊知泗州，金帥喀齊喀犯黃牛堡，旬餘不退，宣撫使吳璘別遣將直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大寨，獲捷。於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卽日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曰：「公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時屯戍兵將暴露日久，丙午，宰執請再加賞犒，上詔所在總領所撥給，仍具數以聞，令內帑給還。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爲參議軍事。時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區處調度，頗有條理，葉義問力薦之，上有擢用之意。陝西河東招討使吳璘遣將官彭清強、英、張德等攻破隴州方山原。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宮留守。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浚尋改判建康府。先是浙西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

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隆、明椿、劉異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爲應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裨將曹洋、黃端禮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丙寅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互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刺擊，燼之舟中，其餘僉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金將完顏正嘉努等六人，斬之。惟統軍蘇保衡未發，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船人倪荀、商簡、梁三兒等，皆淮浙姦民，且爲敵嚮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而進，而聞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爲援。遣曹洋飛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軍節度沿海制置使。丁卯，知樞密院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先是淮東制置使劉錡遣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留不進。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守，故敵得維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敵騎至尉子橋，統制官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擁羣刀斧自衛，殊不援，興殺賊數百人，以援兵不至而沒。癸亥，權又棄和州，先奔采石。初，京西招討使成閔遣統制官趙搏以四千人守德安府，搏乘虛攻蔡州，入其城，斬敵首楊寓，餘衆遁去。時金人旣入兩淮，而上流惟鄂渚、荆南二軍。朝廷亟命成閔總諸軍，併舟師回援淮西，而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諤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人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都統制吳玠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玠將引兵



回鄂宣諭使王澈聞之馳書止珙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敵果犯襄陽珙與戰於襄水之上時武昌令薛季宣嘗獻計於澈謂閔已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經陳汝趨汴梁敵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季宣永嘉人徽言子也時詔淮漢郡縣籍民爲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手而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宜令兵民止聽部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劉錡提大兵禦之於清河敵以氈裹舟載糧挽而上劉錡募善沒者鑿舟沈之敵大驚錡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敵犯楊子橋欲以邀錡錡以兵保瓜州敵騎逼江錡遣麾下員琦設伏於皂角林與敵接戰誘敵入張弩俄發敵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十一月庚午宰執奏楚軍闕額事上曰尋常兵集自有定數當此多事之時額外招收不必拘也詔江浙福建揀軍發赴三衙其闕額令自招填詔下鬻爵之令登仕郎八千貫依奏蔭人例仍免銓試一次度僧牒亦減價爲三百貫金房駐劄都統王彥統兵復虢州金亮爲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至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軍時顯忠未至乙亥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禦敵之計燾但言己當死留鑰丙戌左僕射陳康伯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經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真受陛下挾纊之賜也亮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時淮南制置使劉錡退屯鎮江而錡病已劇知樞密院葉義問以都統制李橫代

錡之職。趣令渡江。錡之姪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軍戰不利。橫併其都統制印失之。時上怒甚。將先按誅王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敗軍之罪。誠合誅。然劉汜亦須正典刑。若貸汜而誅權。是謂同罪異罰。願劉錡大有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以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無爲敵所快乎。願陛下少留聖恩。上大悟。權汜得不死。癸未。乃詔湖北制置京西等路詔討使成閔。

爲淮東制置淮北泗宿招討使。鄂州駐劄都統制吳琪。爲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建康府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爲淮西制置淮北壽毫招討使。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遣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偁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時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帥入。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帥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淪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其中有一人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人雖欲殺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諸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一作三萬人亮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穆爾原名母里今改正謀亦欲弑亮。乙未。諸帥集兵萬餘人。控



弦直入亮寢帳中。左右親兵散走。諸帥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卽死。并殺其太傅及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丙申。亮細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是日。虢州僉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是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曰。以太一局攷之。金亮不煩質斧。冬至前。當有蕭牆之變。人皆未以爲然。至是驗之。是月。以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尙書。初。馬軍司統制官趙搏。離蔡州至麻城縣。復被詔會鄂渚。帥吳玠。江陵帥李道。併力進取。搏領兵還攻蔡州。刺史蕭懋德攻城立寨。十二月。己亥朔。黎明。搏潛師入城。懋德遁去。時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也。壬寅。淮東制置使成閔復揚州。敵衆已戕。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眞。使持牒請和。甲辰。金都督府牒本朝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今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敦舊好。上將撫師於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禮部侍郎黃中持不可。上納之。然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卽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乙卯。李獻忠戰退金兵。己未。上次鎮江府。宰執奏肆赦事。曰。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以稱朕畏天愛民之意。陳康伯等奏宣諭詞。臣仰遵聖旨。壬戌。曲赦新復州軍。上諭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守臣洪遵進洞庭柑。卻之。今過常潤。兩郡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罷也。朕意無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歷之郡。必競爲夸侈。有過於柑子者矣。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識陛下儉德。又以見聖慮之深遠也。癸亥。建

康留守張浚言金人已退兩淮皆定。初金亮既被弑子光瑛留汴京亦爲其衆所殺亮遣先鋒將郭安國行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國新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時詔沿江監司條上恢復事江東提舉常平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宜傳檄中原使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屯淮上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不必輕涉其地與之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俱集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此萬全之策也。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貫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貫爲額而近歲虧甚多是年止及一十萬一千貫數內惟嚴州神泉監密邇行都令徑自運而建之豐國韶之永通與贛之鑄銅錢院悉赴提點官所就饒之永平監團綱津發泛大江轉入浙西漕渠納之京師。是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贛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萬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此據楊傑江陵志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形便利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團教民射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云。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初鄧州安撫蕭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至是爲亂兵所害州民乞立廟襄陽都統制吳珙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官與贈官併賜廟額仍令珙輩致其孤於武昌多方恤之。時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



之民以旱荒而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所棄之產。已爲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於官。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州縣所賣逃產。許元業人子孫。以元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從之。先是京東忠義軍耿景等。以占東平府遣使來奏。己丑。以景爲天平軍節度。就知東平府。仍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二月。戊戌朔。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爲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於興州置司。癸卯。上發建康府。初上欲付留守張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以宿衛使楊存中爲宣撫使。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執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比奏事。專爲浚地耳。然存中宣撫之命亦寢。專措置而已。乙巳。上次鎮江府。乙丑。上至臨安府。己未。以觀文殿大學士行宮留守湯思退。知紹興府。先是統制官趙撝。再得蔡州城。復爲金兵所圍。撝戰卻之。會鄂帥吳玠。進軍駐南陽。遣統制官成皋華旺等。各以所部來援。而金帥裴滿。率精兵十萬。止於城西。依汝水爲寨。一日。浚旦來攻。統制官焦元中流矢。敵乘勝登城。撝牙將王世顯募敢死巷戰。敵敗退。再來攻。又不利。敵燒營而遁。屬有旨班師。乙丑。撝軍還信陽。閏二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劉錡卒。右諫議大夫梁仲敏。殿中侍御史吳芾。左正言劉度。言參知政事楊椿。無所建明。三月。丁酉朔。罷爲資政殿學士。奉外祠。再論。遂降授端明殿學士。壬寅。詔諸路帥府。各置會子庫。上之幸建康也。翰林學士何浦。以屬疾不能扈從。至是力求去。己巳。以浦爲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夏四月。御史中丞王澈。宣諭荆襄。回。戊寅。入見。遂除參知政事。甲申。上諭宰執。論及近年諸將之子。躡取科第。有居清望官者。

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爲武臣。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於是陳康伯等退而仰歎不已。是月。資政殿學士魏良卒。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措置兩淮。詔以建康留守張浚兼之。四川宣撫使吳玠。時已復大散關和尙原。至是。又遣都統制姚仲。率師攻德順軍。未下。敵衆來援。玠恐。士有退志。卽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呼。城中之人。欲識玠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旣戰。又爲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前。幾不可行。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累章乞解印。尋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五月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爲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賴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於是陳康伯等惶懼仰歎而退。戊申。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御營宿衛使。復爲醴泉觀使。壬戌。龍圖閣學士洪遵。復爲翰林學士。望仙橋東新葺宮成。六月戊辰。詔以德壽爲名。己巳。立皇子建王爲皇太子。改名宥。初。民間讖語曰。朝廷自有龍兒在。頭角生時方見天。至是。識者謂從天而加二點。乃頭角之生。其下從日。則如日當天而天下利見。此見天之義也。右僕射朱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祠而去。制辭略曰。君子邦家之基。未聞成效。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未幾落職。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故宗室祕閣修撰子偁。追封秀王。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內降御劄。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百寮起居畢。宰執陳康伯。葉義問。汪澈。黃祖舜言。臣等不才輔政。令



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實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已至號慟。上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便御正殿。上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早來禁中。又面諭之。卽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朕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卽還內。羣臣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入班殿廷。案此上九字。原鈔本注缺。今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補入。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前。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奏。願陛下卽御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尙容辭避。康伯等再奏。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臣以驚下之材。恐不足以仰副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賀畢。駕還內。百官赴祥曦殿。候太上皇登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輝。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會覲。覲持白于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旣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卽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做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筭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苞苴矣。又腴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



蝗且起。赦亦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中興小紀四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熊克撰。克字子復，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編排次南渡以後事蹟，首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年經月緯，勒成一書。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紀，其曰小紀，蓋以別於官書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牴牾，不稱良史。岳珂程史亦摘其記金海陵南侵，誤以薰風殿之議與武德殿之議，并書於紹興二十八年，合而爲一，蓋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耳。目既有難周，是非尙未論定，自不及李心傳書纂輯於記載詳備之餘。然其上援朝典，下參私記，綴緝聯貫，具有倫理。其於心傳之書，亦不失先河之導。剏始難工，固未可一例論也。宋史藝文志載克所著尙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樂大典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無端委。僅此尙爲完本，惟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并，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中興小紀四十卷

宋熊克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所載南渡事迹，起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蓋高宗一朝之史。其曰小紀，蓋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紀，故以小別之，明非官撰也。



直齋書錄解題

中興小麻四十一卷

熊克撰。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牴牾。不稱良史。

鐵琴銅劍樓書目

中興小紀四十卷

鈔本

宋熊克撰。排次南渡以後事蹟。始建炎丁未。終紹興壬午。宋史藝文志作四十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四十一卷。是書前列四庫提要云。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并。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四十卷。蓋從四庫本傳錄者也。

是書爲巴陵方氏傳鈔本。原文譌敝。不可卒讀。今據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朝野雜記。宋史。金史。諸書。詳加校正。隨綴案語。其可疑者。亦附注俟攷。原鈔本間有案語。未審爲誰。以原案別之。至云原作某。今改正。及據某書修入者。則熊氏自注也。原引各書。止空一格。殊與正文相混。且前後語意。未免隔斷。今改作夾注。附當句下。以便觀覽。案四庫總目。原書久佚。蓋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提要言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仍勒爲四十卷。攷直齋解題本四十一卷。殆別目錄數之也。宋史文苑傳。稱克好學。善屬文。尤淹習宋朝典故。然觀此書所紀。多詆抑李綱。趙鼎諸賢。而傳會和議。是非已謬於當時。君臣諛頌之辭。瑣屑必錄。而韓岳戰功。反略。武穆之冤。未能表白。所徵引如汪伯彥時政記。朱勝非閒居錄等書。尤屬誣辭。殊少別擇。文語亦復艱澀。陳伯玉譏其書。往往疏略多牴牾。非苛論也。雜記載克以上所著九朝通略。遷官。而此書未嘗進御。乾道八年秋。商人戴十六者。私持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帥憲臣。察郡邑書坊所鬻。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則當時已少傳本。要錄所引。類多摘瑕訂誤。以其爲宋人舊帙。於中興事蹟。亦有可備參攷者。故刊而存之。光緒十六年五月南海廖廷相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95794)

國學基  
本叢書  
中興小紀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熊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E一六三三平

翁



合 查





94506

查台

5949

T7

V.2

熊克撰

中興小紀



紅印：不可超下



查

1. 14  
30

登記號數

5949

類碼

94506

卷數

T7

V.2

備注

不出書

紅印：不可超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24331